

詳刑公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國朝名公
神斷詳刑公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 言

蕭欣橋

《新鑄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四冊八卷，明刊本。上圖下文。原書板框高二〇五毫米，寬一二〇毫米，書末牌記「南閩潭邑秋林劉太華刊行」。現藏大連市圖書館，今據以縮印。

大連藏本原缺卷一首頁，卷二末頁缺半。據孫楷第《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附子部小說一種」稱：「馬隅卿先生曾於書賈手中見此書，錄其目還之。題『京南歸正寧靜子輯』、『吳中匡直淡薄子訂』。」

此書與《新刻皇明諸司廉明公案》、《續廉明公案》、《律條公案》等體制完全相同。卷下分類，類下分則，一則即一斷案故事。此書因卷一首頁原缺，故首類首則名目不詳，但從開頭幾則內容看，首類似應為「人命類」或「謀害類」。其下各類，依次為：「姦情類」、「婚姻類」、「姦婦類」、「威逼類」、「除精類」、「除害類」、「竊盜類」、「搶劫類」、「強盜類」、「妬殺類」、「謀估類」、「節婦類」、「烈女類」、「雙孝類」、「孝子類」。全書每類一至九則不等，共收四十則斷案故事。此類故事旨在顯示「國朝名公」理訟之明察神斷，但亦反映明代之民情世風。各則故事敘事方法大致相同，即交代案情的來龍去脈，包括狀語判詞，直至案結發落。多數案後還有輯者按語。語言簡樸，也很少想像虛構。嚴格說來，它們還不能算作公案小說，祇能說是公案小說的雛形。



二女子才身去... 十日。日新自往
 新里街去看差到牙人楊清家清曰今年來何
 遲耶新駭然曰我表弟已久未你家收布我在
 城中如何久不發貨來清曰你那個表弟並未
 曾到新曰我表弟馬泰舊年也在你家何推不
 知清曰他幾時來新曰二十二日同到陽邏驛
 分行滿店之人皆曰無有心中疑惑乃遍問別
 牙家皆無是夜清備酒接鋒衆皆勸飲新悶悶
 不悅衆人曰想彼或往別處收買貨去不然人
 豈會不見新想他別處皆生無有去所只宿過
 一晚次早往陽邏驛李昭店問亦曰自二十二



日別後未轉。乃心忖或途中被人打搶。新一路
 探問皆說。今新年並未見打死有人。又轉新里
 問店中表客是幾時到。皆說是二月到的。新乃
 心中思忖。此必不家見他銀多身孤。利財謀死
 亦未見得。新謂清曰。我表弟帶銀二百兩來。你
 家收布。必是謀財害命。適問途中並無打搶。設
 若途中被賊打死。必有屍在。如何活上一人。那
 里去了。清曰。我家滿店客人。如何幹得此事。新
 曰。你店中客人。皆是二月到的。我表弟來想。或
 孤客夜到。故受你害。清曰。既有客到。隣里豈無
 人見。街心謀人。豈無人知。你平白黑心說此大

日新具



狀告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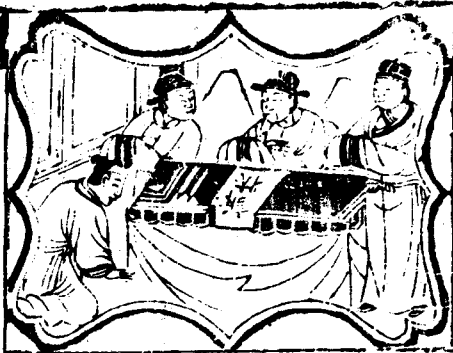
寃二人大誼因而斷打新馬信催一人馳報家
中次日告平縣曰

告狀人鄭日新係武昌府江夏民告為虎牙
謀害事身與表弟馬泰同行買賣各帶本銀
二百兩前月二十二日陽邏駟分手身未城
中泰往新里店主李昭見証投入虎牙楊清
頓立梟心利財謀命情慘昏天哀爺作主究
屍究財斷填正法上告

奉感知縣張時泰准狀於牌次日楊清訴曰

訴狀人楊清係本縣民訴為栽禍抵飾事身
克牙行奉公守法詎惡鄭日新前日飄空來

揚清具



狀訴縣

家無人馬泰到家豈無人見屋坐街心豈敢
 謀人切思非途被賊即思自謀患家清究誑
 毫抵飾懇天嚴鞫涇渭判然良不遭陷上訴
 縣三准訴行牌拘審一千人犯齊赴臺前研審
 縣主曰日新你告揚清謀死馬泰有何影嚮新
 曰奸計多端彌縫自密豈露踪影乞爺法究自
 明清曰日新此言皆昏天黑地瞞心昧已馬泰
 並未來家若見他一面甘心就死莫說要見其
 銀之多寡今歲人實未見此必是日新謀死伴
 告小的以掩自己新曰小人分別在李昭店買
 酒各往東西縣主問李昭曰你實見他別去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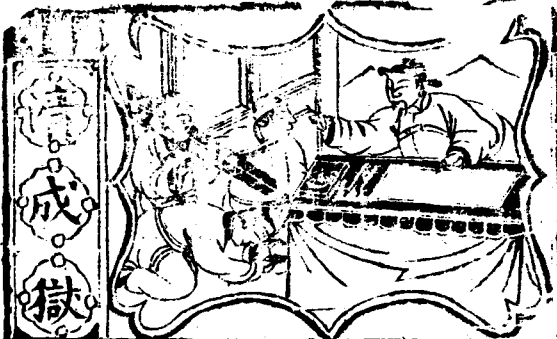
縣主研



審隣里

昭曰是日到店買酒小的以他新年初到舊例
設酒飲後辭別一東一西小的來得仔細不敢
胡言清曰小的家中客人甚多他進小的家中
豈無人見本店有客伴可審東西有隣里可問
縣主即拘隣里客伴問曰尔見馬泰到楊清店
否客伴曰小的曾見來隣里曰彼家未往人
多皆不甚知新二隣里皆伊相知彼縱曉亦不
肯說客伴皆是二月到前馬泰乃正月到他家
裡二日未的豈知正月之事大抵馬泰一人先
到楊清方起些事及之小法斷償命縣主
見隣里客人各各推阻勸清招認清本無此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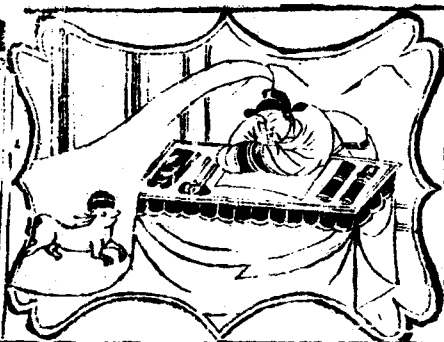
縣主



肯把認縣主喝令將潛差責三十。不認。又令執起受刑。不過乃亂招承縣主曰。既招謀害屍在何處。原銀在不。滑曰。實未謀他。因命七吾刑受當不過。只得重招縣主大怒。又令夾起。即刻昏暈。父而線醒。自思。不招亦是死的。不若暫且招承他。日或有明白之日。遂招曰。屍丟長江。銀已用盡。縣主見其招承。停當。即釘長板。扭鎖。投筆判曰。

審得兇惡楊清牙。偷作活。引客營生。馬泰帶銀米店。遂豈觀觀之想。欺身獨自。思為利己之謀。夜半行兇。害其身于非命。更顯招出不

魏公閱



案孟公

其骨于長江自慶財藏囊案豈思冤枉無辜
命謀財俱皆招出極刑大辟處決秋時

清罪擬定已及半年朝廷委刑部主事魏道亨
來湖廣恤刑歷至武昌府是夜覽案卷乃見是
本年新案仔細詳察偶爾精神困倦隱几而卧
夢見一免頭戴一帽奔走案前既覺心中思想
竟不能明及覽張知縣審語冤枉無辜句翻然
有得夢見免戴帽乃是冤字想此中必有冤枉
次日單吊楊清一起人犯研審問李昭則曰明
白分別楊清隣店皆曰未見不知心中自思此
必中途有變次日托疾不出坐堂微服帶二家

魏公微



獲屍

人往陽邏駟一路察訪。至南眷見其地甚是孤僻。乃思馬泰之死必在上下之間。細察仰觀。但前面源口鴉鵲成郡。栽啄蔭塘岸畔。三人進前視之。但見有一苑人浮于水面。尚未甚爛。魏公一見。令家人竟至陽邏駟討驛卒二十名。轎一乘。到此應用。驛丞知是魏恤刑。即喚夫轎。自來迎接。叅見已畢。魏公即令驛卒下塘。取屍其深莫測。內有一卒趙忠。自稟曰。小人畧知水性。願下取之。魏公大悅。令之下塘。浮至中間。拖屍上岸。魏公曰。你各處細搜。看有何物。否。趙忠一直鑽下。見內有先屍數人。皆爛不能得起。乃上岸。

驛丞印



迂魏公

粟與魏公魏公即時令驛卒擒捉上下左右十餘家人民問曰此塘是誰家的衆曰此塘乃一源灌蔭非一家所有者魏公曰此屍是何處人的皆不能識將十數餘人帶至驛中路上自思這一千人如何得將誰問起安得人人而加刑劫心生一計回驛坐定驛卒帶一千人進魏公令之一班跪定各報姓名令驛書逐一計開其名呈上魏公看過一遍乃曰前在府中夜夢有數人來我臺前告狀被人謀死丟在塘中今日親自來看果得幾屍與夢相應今日又有此人名字伴將條筆亂點姓名紙上一點高聲喝

手冊公案下

卷之六

七

魏公驛

中審問



曰不幸者是去謀死人者晚上聽審衆人心中
無虧皆走起未惟吳王唬得心虛膽戰起亦不
是不起亦不是正欲起來魏公棋子一敲罵曰
你是謀人正犯怎敢起去吳王抵首无言喝打
四十問曰所謀之人乃是何方一一復直招來
免動刑法吳王不借招認魏公命取杖棍夾起
乃招承曰此皆遠方私客小人以牧牛為由見
天稍晚將三言四語哄他回小的家中借歇將
毒酒醉倒丟入塘中皆不知姓名魏公曰此未
爛屍者今年歲時謀他的吳王曰此乃今春正
月二十二日晚下謀死的魏公自思此人此且

官員迎



接魏公

正與鄭日新分別同期想必此人即喚李昭素
問驛卒稟曰前日往府聽審未回魏公令眾人
各回將吳王鎖押次日魏公起馬往府中官
僚人等不知所以出郊迎接皆問其故魏公一
道之衆皆嘆服次日吊出楊清等略審即令
鄭日新往南省認屍新認屍明白回報取出吳
王出監研審乃問清曰當時你未謀人何為招
認承獄清曰小人再四訴說並無此事緣因本
店客人皆說二月到的隣里皆恐累身各自推
曰不知故尔張爺生疑苦刑拷鞫昏暈幾絕自
思不招即死不若暫招或有見天之日今日幸

龍
氏
姑



水

遇青天訪出正犯一則老爺明察况冤次則皇
天不昧魏公令打開楊清枷鎖又問日新曰你
當時不察何故身告新曰小人一路遍問豈知
這賊彌縫如此縝密小人告清亦不得已可魏
公曰馬泰當時帶銀多少新曰二百兩又問吳
玉曰你謀馬泰得銀多少玉曰實非小人謀害
前日但畏刑亂招魏公喝打三十玉乃招曰謀
馬泰是實銀只去三十兩餘銀猶在魏公即
差數人往其家追取原贓其母以為捉已受刑
乃赴水而死魏氏見姑赴水亦同跳下公差見
而救起搜檢原銀封鎖家財令隣里拿王

魏公斬



玉償命

帶龔氏出官票曰王母已赴水死此婦亦已赴水小人等救起送臺發付魏公曰這婦人可惡丈夫為此大惡怎不阻諫你同與謀亦該死罪龔氏曰屢諫遭謀母諫成仇婆已今死妾亦願隨豈料公差救起今日夫受極刑亦願同死魏公曰尔既屢諫不從于你無干今發官嫁日新本該問你誣告之罪但要你撇屍回葬罪後免擬日新滾頭叩謝魏公判曰

審得吳王日牧山鳩以險語而誘人借宿夜陳醢酒以灌酒而謀人水中狼虎狠心使之妻子不相見鴆毒謀令人財命盡消凶先

保甲代



安
安
安

不耳心白免棄中來訴冤靈難瞑目烏鴉塘
 碎哭沉冤痛此數商奔走江湖而喪命惜哉
 馬春自投國圉死無辜千累日新為友而添
 措怨禍延牙儉無罪而誤遭刑稔惡貫盈寸
 斬難以謝罪強梁乘大辟用正典刑池內
 數商費王家貲而營棺槨都中保甲領屍殮
 殮而塋山林楊清無罪省發寧家之側日新
 誣告諒擬不應之條撤屍回塋免作他鄉之
 鬼原銀領去用為路費之資龔氏無辜由伊
 自嫁吳王收監秋後決教張孝感法既不明
 粟當誓止

朝
躬
拜



謂
有
文

予按此斷魏公之英明如此上不負朝廷推敘
之誠下不致因國獲益之嘆不然揚清之死幾
一于典華而馬恭之寬終沉于苦海此寬一白
京師大震海內知名而恤刑反任始不盡矣理
刑者可不察與

董推府斷謀害舉人

廣州府雲和縣人離有文知南豐縣事有年
家藏泉幣數人鞠為一係以書之親帶僕三人
貴十八年二月十探語有文僅獲百金將銀五
兩置南豐銅鑄金三卷籠盡篋子用皮箱盛
貯白銀錢論又在南京被盜梅先春任亦係表

鞠躬主



僕
登
舟

胡家不鮮有文起身數日到瑞豐先令章三官
 十二人起早往孟京探問披院巡歷何府約定
 燕湖相公次日換船水手葛彩為彼搬過行旅
 上船葛彩恐是生疑是金銀乃報與家掌艾虎
 曰數皮箱甚重想是金銀必非他物二人乃起
 不良之心謀曰不可耳搭別人以便中途行事
 計排已定乃伴請躬曰我想相公是讀書之人
 好靜恐搭做客雜人同船搖接不便今不搭別
 人但乞相公重賞此船錢躬曰如此更好到燕
 湖時多把錢與你就是二人見說愈疑銀多是
 日開船數日過了九江次晚水手將船稍在僻

謀鞠躬



處候至半夜時分。艾虎執刀向躬頭一砍。蔘彩執刀向貴十八頭一砍。主僕二人死於非命。丟入江中。搜出鎖匙。將皮箱開了。見滿箱皆是銅器。有香爐。花瓶。水壺。筆山。精緻玩器。又有篋子。皆是籠金故事的。止得銀三十兩。彩曰。我說都是銀子。二人一場富貴在眼下。原來是這些東西。虎曰。有這樣好貨。愁無賣處。莫若載至蕪湖。沿途發賣。即是銀子。二人商議而行。章三當十探行。按院消息。巡蘇州。巡轉蕪湖。候過半午。只見三來。多討船一。路上來。並未曾有。又上力江。直抵蕪湖。豐源店。借店。王曰。次日換船。即去。

一僕沿



途不見主

何待如命三人駭然又下南三盤纏皆盡遍無
 覓處二人與衣為路費往蘇州路問及到蘇州
 遍問主人無消息不意梅按院已起馬往巡
 松江二人又往松江又問亦無消息囊篋消息
 歎見梅院柰衙門整肅高議莫若做狀一紙往
 告乃具狀曰

告狀人章三富十條處州府龍泉縣民告為
 失主事恩王舉人懶躬自南豐仰候台臺瑞
 豐別王往京探駕出巡約定蕪湖回信到京
 依期轉候半月不來直上九江瑞豐等處尋
 覓不獲中途失主情慘可矜囊篋滿然典衣

二
僕
梅



院
訴
情

作費到蘇爺台發駕到此入叩無由具狀懇
合作王代查庶使奴等有依他日不疑瓜李
上告

梅院見狀大驚乃問曰你相公來此中途如何
相別章三曰小人與相公同到南豐羅爺任上
買有溜金銅器籠金豐篋以作贄樣離南豐而
抵瑞豐令小的二人起早先往京中探問老爺
巡歷何府以便進謁約定蕪湖回信到京得知
老爺在蘇復轉候王半月未來小的二人討船
直上九江沿途尋覓未有消息疑恐來蘇小的
盤纏已盡與表作費到蘇老爺發駕過覓無空

梅院給



僕批銀

到此數目老翁衙門整肅不敢進見故假狀為由門上總肯放入乞老翁念老奴七分上代為清查梅院曰中途別後或回家去富十曰未意的確豈回家去梅院曰相公在南豐所得多少富十曰僅得百金梅院曰買貨多少富三曰買銅器豐蕪用銀五十兩梅院曰你相公最好馳逞既未回家非舟中被劫即江上遭風我給批文一張銀二兩與你二人做盤纏沿途緝獲右被劫受有貨賈逢有賣銅貨豐蕪者究問來歷不明者即結送官起解見我自分曉二人領批而去姓各處捕獲皆無章三二人盤纏將盡

紐
結
偶



逢
兵
馬

羊
州
公
案

歷至南京見一舖有一副香爐二人細看是真
問曰此香爐肯賣否店主曰自是賣的童三曰
還有甚玩器否店主曰有童三曰有則借看店
主攬出皮箱任揀二人看得的確問曰此貨何
處販來的店主曰蕪湖來的富十一手扭結店
主不知其故乃曰你這二人無故結人有何緣
故大講廝打偶兵馬司朱天倫過門問曰何人
囉哩童三扭出富十一取出批文投下帶轉司去
細問來歷童三一一詳述朱公曰你何姓名
其人曰小人名金良米公曰此貨由何處來的
良曰此貨前是妻舅由蕪湖販來的朱公曰此

六馬轉

司勘問



非蕪湖所出安在此處販來中間必有緣故良
曰要知來歷拘得妻舅吳程方知明白朱公即
發牌拿程將衆收監次日拿吳程到司朱公問
曰你前在何處販此銅貨來吳程曰此貨出江
西出自江西南豐適有客人販至蕪湖小人用
價銀四十兩憑牙撥來朱公曰客人你認得是
何處人否程曰萍水相逢那里認得朱公聞言
不敢擅決只將四人一起解赴梅院正巡至太
平府解人解至察院梅院正值審錄考察無功
甚問發委推官董廷試問明繳報解人起批回
訖董推官升堂當十二人具狀曰

解犯梅



院投到

告犯人富十章三係處州龍泉縣民告為謀
害事。恩主鞠躬往豐謁殿用價五十兩。買有
銅器豐筮未京叩院。中途別主。豈料兇惡金
良。吳程頓起梟心。利財謀命。坑身遍覓。幸獲
原贓。懇天嚴鞠。清苑正律。生死銜恩。上告。

吳程訴曰

訴狀人吳程係江陵縣民。訴為冤枉事。守法
經商蕪湖。生意偶因客帶銅貨。用價撥回。當
嫌牙儉段克已。見証。豈料梟惡富十章三等
飄空冒認。切思貨係禦來。安敢明賣。懇天作
主。勢寬杜善。上訴。

發委推

府勘問



推官受詞研審一遍收監次日牌拘段克已到
 取出各犯聽審推府曰段克已你做牙行吳進
 稱是憑你搗來必知原委何名何姓克已曰往
 過未繙昔進今以交能久記姓名推府曰此一
 案乃都爺發末無且人命重事知而不報必與
 同謀吳程你明白招來免受重刑程曰古道有
 眼牙人無眼客當時貨憑他買程曰是時你圖
 他貨賤肯與他買我不過為你解芬息爭平其
 價耳我豈與之盤奸細乎推府曰因利而帶會
 人之情也倘不圖利安肯乘波抵險奔走江湖
 你既知他貨賤賣必是竊來之物爾做牙行

推府解



申梅院

攬四方。豈不知此事二人自相推阻中間必有
說話。便直招來。若是他人。速報名姓。若是自己
招明受罪。何待刑拷。二人不招。俱發各打三十
杖。敲三百。仍前推阻。自思二人受此。若刑竟不
肯招。且權收監。但見忽有一片葛葉。順風吹來。
將門上所掛之紅彩。一起帶下。飄在克已身上。
不知其故。及退後堂。自思衙內。並未裁葛。安有
葛葉。飄來此事。甚異。竟不能解。次日。又審刑。鞠
不從。遂成疑獄。具申梅院。倒文令着實查報。
且查盤據。真等縣。推府起馬。往蕪湖。討船官
船管。答應上司。去時。差皂快。捉船應用。偶爾

推府登



船獲賊

授艾虎船到推府登舟問曰你何名也虎曰小
 人名艾虎彼何人姓虎曰水手名葛彩推府自
 思前疑已釋葛乘隨彩而下想謀人者即葛彩
 也遂不登舟令手下擒投二人轉公館拷問二
 人唬得魂飛魄散推府曰你謀害舉人前牙行
 段克已報是你久緝未獲今既獲之招承成獄
 不必多言艾虎曰小人撐船與克已無干彼謀
 人何故亂拔我等推府怒其不認即令各重打
 四十寄監蕪湖縣乃往各縣查獲回府即行牌
 取二犯審勘蕪湖知縣即將二犯起解到府送
 入理刑廳推府即令重打四十迎風二人毫不

推府勘



問虎彩

詳刑公案

招承乃取出吳程等一千對審吳程曰你這賊謀人得貨脫銀累我等無辜受此苦楚幸天有眼葛彩曰你何昧心我並未與會面何故妄扳吳程曰銅貨豐飽得我價銀四十二兩克已可証艾虎二人抵飾不招取挾談一百艾虎招曰事皆葛彩所起當時鞠舉人來船彩為撇過皮箱三隻上船其重異常竟是金銀故萌此心不搭別人過湖口以刀殺之丟入江中後開皮箱見是銅貨止得銀三十餘兩二人悔之不及將貨在蕪湖發得吳程銀四十兩是時只要將貨脫身故尔賤賣被段克已覺察挾分其銀一十

立
安
示
申



院
殊
落

五兩克已低首無言推官令各自招承當十董
三叩謝曰爺上青天恩主之一旦雪矣推府

判曰

審得葛彩性若鷹鷂試輕重而起朵頤之想
艾虎心同狼蝎聞利言而操害命之謀駕言
多賞船錢餽探囊中虛實不搭客商囉咤枉
成就裏机開稍船僻處豫避人知肆惡更闌
操刀殺主僕于非命行兇夜半丟屍氓踪跡
于江湖不思天理誰欺自慶奸謀叵測欣幸
滿箱銀兩而登時富貴豈知盈篋銀貨非旦
夕脫身裝至蕪湖牙儉知而分騙販米京鋪

推府處



決各犯

二僕認以獲贓賊不知名飄蕩葉而詳施顯
症犯難處獲抵官船而自報真名悟符前錄
非是風吹敗葉捨米拷鞠果是謀害正兇招
出吳程和買鎊金之貨板米段克已騙分十
五兩之銀為父二兇利人財謀人命合梟首
以示衆吳既二惡和買貨騙分贓皆克配於
遠方金良無辜慮皆省發

立成文案中於按院梅大巡看得情真罪當依
擬情為彩文震秋李斬訖吳程克已即行發配
予按此斷雖翰詔之冤魂抑鬱不伸實重念之
美督用心體認不能斷出此兇一則不負上人

永泰世



商經

所委次則不致知免精網是可見天理昭然面

王法明矣

陳府尹判忠僕謀主

陝西西安府有一巨商姓劉名永太同恩養窮
僕進兵往廣東潮州府發賣毡絨等貨大獲其
利結帳得銀千有餘兩遂命進兵收拾行李回
家沿途橋馬漸至西南驛在汪華家催馬行到
涼亭離鞍憩息偶遇一隊獵夫網得鹿鹿免鹿
山鷄野鳥無物不有間有死者柳有生者惟一
山鷄未死眼中似竟流淚永泰為人心慈極好
施捨不思山鷄受此網羅救其生令進與問

永泰買



雉放生

獵夫山鷄肯賣否吳即問獵夫曰汝山鷄肯賣否獵夫曰汝買去何幹吳曰我東人欲買放生獵夫曰若買去吃價亦不多如買放生價要加倍永泰就命進興拿皮箱過未開鎖取銀與他獵夫爭多競少汪華近客人皮箱邊叫客官放生好事還添他些永泰又開皮箱取銀湊他買成相別獵夫行數十里將山鷄放去華見皮箱許多銀子陡起鼻獵之心欲設謀害之計一時無如之奈乃登聲慨嘆吳問之曰汪華哥你為何事這等傷心華曰我今日見你東人皮箱內許多銀子如此命寤分毫未有所積吳曰



要銀子何難之有只是未有合志之人若有合
 志者其不難也華曰何為不難與不吝微上而
 笑華曰汝為何發笑吳曰我笑人痴不知我意
 華曰你意欲何為吳曰我意欲謀一場大富貴
 華曰大富貴如何謀得吳曰眼前若有同志者
 即時可得華再三數問吳方纔說出真情我東
 人皮箱內有千餘銀子你若肯同心協力將我
 東人謀死我與你兩人豈不是即時大富貴乎
 華曰你說此事正合我意我只怕你不肯善主
 故不敢講其言我昨日發誓慨嘆者正此故也
 既而二人同心合志散至店中謀死恐難脫身

二人林



內分銀

莫若次日行至山塢僻處方可下手二人商議
已訖次日果依此計謀死遂埋于深林之中二
人商議同往遠處買賣與曰你且歸家別做買
賣我回不得潛往金陵權開當舖我舖面牌額
上改齋九嶷你若通書問候可尋當舖招牌定
知下落言訖遂將銀子平分相揖而別華即歸
家漸上將銀置買屋宇田產族人鄰舍議論紛
紛皆云此子不過一馬夫耳何為一旦而與家
創業若是之速耶俱有所疑未期年只聽得潮
州府府堂上一場異事有一山鷄從空飛向府
堂月臺前三嘆其聲府尹心中惶上恐悞意有

雉入府



堂訴冤

甚凶變之事山鷄且飛且鳴府尹問曰山鷄你敢飛來報我有甚凶變之事乎山鷄挺然不動府尹又問曰却是你有甚冤枉之事乎山鷄線飛近案前點頭府尹曰既有冤枉差幾名皂隸跟你往冤枉處所山鷄慌忙將頭連點幾下即差饒甫繼善二人同山鷄而去已經二宿山雞飛引二人到一山塢僻處深林之中山雞飛上土堆將爪在上爬土連叫幾聲而死饒甫繼善二人即時投明地方將土堆開看果見一死漢還未朽爛只見衣帶上縛着一挽手饒甫二人遂解下挽手帶回報知府尹府尹問曰你們眼

公差跟



雉獲屍

山鷄到何去所二人答曰小的跟山鷄三日
一深林之中只見山鷄慌忙飛上土堆杆爪爬
土連叫幾聲而死小的即拔地方開看果見一
死漢在內還未朽爛死漢衣帶上有稅手一個
府尹即差精兵十名拿城中養馬夫鞫問馬夫
俱已拿到府尹問曰這稅手你認得是那個的
馬夫答曰小的不認得內有一馬夫答曰此稅
手是西南驛汪華的即差精兵十名竟到西南
驛拿得汪華赴鞫問汪華不認連打四十又
不肯認又將夾棍夾起汪華受刑不過只得招
出前情小的馬雉陝西客人劉永泰途中因買

府尹審



問馬夫

山鷄放生熊見皮箱銀子小的同他家僕進與謀死是實府尹曰進與今在何處華曰進與與小的當初分別之時叫小的歸家買賣他往金陵開一當舖改號九嶷說小的或通書問候或去看他可尋當舖牌上有九嶷二字就是府尹沉思不決將汪華收入重監是夜思之曰我有同年者任江陵縣尹次日寫書一封密差精兵回名星夜營書往金陵江陵縣同年初查當舖舖有號九嶷者可起解回對審進與拿到與即訴狀云

訴狀人進與訴為飛禍誣陷事身素守分毫

汪華赴



府訴狀

不妄為髻年跟叔貿易營至坐舖金陵僅可糊口殊恐生平未識捏故同謀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冤蔽覆盆乞台嚴審庶涇渭得以兩分良民不遭誣陷匍匐哀乞上訴

陳府尹細觀訴狀已畢分付牢子監中提出汪華對審進興堅執不肯招認發打四十迎風鮮血淋漓又不肯認又將夾棍夾起敲上三百餘下暈死在地嚇避鞫問又不肯認又將腦箍上起受刑不過托出前情小的與汪華同謀死主人尾的陳侯遂落拙語云

劉承泰心地仁慈既捐金以全雉進興重懷



兇狠思謀主以無方偶遇汪華艷羨自慶得
 獲知音山鳩僻處以樵石而謀主非命深林
 隱地分銀兩而別姓金陵自謂遂謀得志而
 成家起本豈知冥主業債而負屈含冤雉獲
 解危尚知訴台雪恨興叨養育而忍試主辜
 恩禽羨何深人心何慘爰服上刑永茲無赦
 汪華一体秋後同決

予按此斷陳公善政清刑感鳥悲而鳴數年之
 冤枉燭奸破宄斷僕死以矜萬世之窮哥非明
 于格物者能乎鳥也無知尚能報怨人而有竟
 何忍忘息此冤一白陳公之名愈著而報效之

貴
新
夜



設
酒
殺

跡愈彰。人而不仁，不如鳥乎。是以邑人以爲
斷云。

● 吳推府斷船戶謀客

蘇州府吳縣船戶單貴水手葉新，即貴之妹夫。
專謀商客，至於起家，適有徽州商人甯龍帶僕
季興來蘇，買緞絹千有餘金。無僱單貴船隻，概
貨上船。主僕二人，次日登舟開江，徑往江西而
去。五日至童灣，稍船是夜，單貴買酒買肉，四人
般桓而飲，極情勸得甯龍主僕盡醉，就止候至
二更，人靜，單貴棄新將船舵，二抽綁，潛出江心。
深處，將主僕二人丢入水中。季興昏亡，沉醉不



醒人事被水淹死。龍勿識水性，落水時即隨
 勢鑽下，偶得一木緣之，隨水直下。見一隻大船
 悠々而上，龍乃高聲喊叫救命。船上有一
 人氏龍同縣人氏名張晉，乃龍之姨表兄也。知
 其語，類故鄉，連令稍子救起。二人相見，各叙親
 後，晉即取衣與換，問其何故墜水。龍一一以前
 事答。晉乃取酒為之壓驚。天明二人另討一船
 復轉蘇州，馮狀告于府曰：

告狀人甯龍告為謀財害命事。身帶銀千兩，
 一僕隨行，來蘇販販緞，往賀江西尋牙募船裝
 載。不料駕掌卑貴水手葉新攬載，殊惡，往至

竊。龍。水。



中。獲。救。

章灣稍船設酒苦情勸醉將身主僕推入波
心僕遭淹及身幸張晉援救平白謀人竊吞
財貨情極可憐告堂作主追貨斬填勇惡除
亮生先脚息上告

時知府朝天推官吳士鳳署掌府印接得此狀
細審一遍行牌捕投二人尚未回家公差回稟
即拿單貴家小收監又將竊龍同監差捕快謝
能李儒二人即領換批徑巡水路挨訪豈知單
貴二人是夜將貨另載小船將空船揚言被劫
將船寄在章灣二人起貨往南京發賣既到南
京將緞絹總撥上舖得銀一千三百兩掉船而



回至章灣取船。偶遇謝李二公差。乃問曰：你往何去？謝李二人曰：奉公差遣往松江而來。搭船回去。貴曰：既然回家，可同我船而去。謝李二人毫不言動。同船直回蘇州城下。上船謝李取出扭鎖，將單貴、葉新二人鎖起。二人魂不着體，不知風從何來。乃曰：你無故將我等鎖起，有何罪名？謝李曰：去見老爺，就見分曉。二人投入城中。吳公正坐晚堂，謝李將二犯帶出，曰：小的領鈞旨，揆拿單貴。一起人犯帶來，投到乞金筆銷批。吳公問曰：你二人在何處投獲謝李？曰：小的從水路緩上遊去，密訪聞往南京。二人欲僱船去。

公差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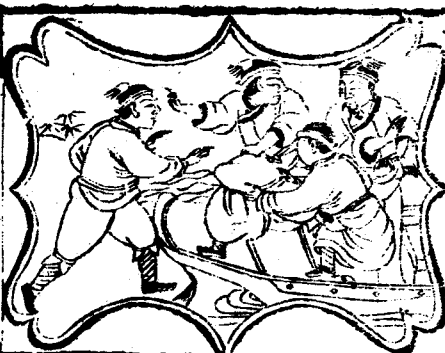


獲犯

羊

偶遇單貴二人回轉。他問小人何去。小的伴
 奉公由松江而回。在此討船單貴說載我二人
 回來。小人路上並不曾說出。恐知奔走。直回城
 中方鎖送老翁。吳公曰。你二人起來。又差四人
 往船上。整將所有。搬入府來。單貴棄新。你二人
 謀死。竈龍得銀多。單貴曰。小人未有謀人。知
 甚。竈龍吳公曰。方有仁云。憑他代竈龍催船。往
 江西中途謀死。何故強爭。單貴曰。竈龍馬船中
 途被劫。小人之命。險不能保安。顧得他竈龍之
 殺賊。殺之也。竈龍之財。賊得之矣。與小的何干。
 吳公怒曰。以酒醉。丟入波心。還自口硬說。你無

公差船



上搜脏

干可將各重打四十葉新曰。小人縱作有此駭
 心。今無人告發。無証無証。緣何追風捕影不審
 明白。將人受責。豈肯甘心。吳公曰。今日到此不
 怕你不甘心。從直招來。免受刑法。如不直招取
 夾棍。夾起單貴二人。身雖受刑。任敲狼頭。形色
 不變。口中爭辯不一。俄而衆兵擲其船上。行李
 一一陳于丹墀之下。于監中取出窰龍素認中
 間動用之物。一毫不是。銀子一兩。未有緞絹一
 疋也。無豈料其銀併得窰龍之物。皆藏于船中
 夾底之下。單貴見所陳之物。無一是龍的。乃曰
 窰龍你好負心。是夜你被賊劫。將你二人推入

推府



拷各口犯

洋刑公案

水中緣何不告賊而誣告我等。你沒天理。龍曰：是夜何嘗被賊。你二人將酒勸醉。賊將船抽出江中。丟我二人入水中。將貨寄在人家。故自口強。吳公見二人爭辯。一時狐疑。乃思既謀害龍船中。豈無一物。豈無銀兩。千兩之貨。置於何地。乃令放夾收監。吳公退。計次早升堂收單。貴二人。令單貴。韋東廊葉新。站西廊先呼葉新。而問曰：是夜賊劫你船。賊人多少。穿何衣服。回貌若何。新曰：三更時分。四人皆在船中。沉睡。忽衆賊將船抽出江心。一人七長八寸。穿青衣。塗臉。先上船來。忽三隻小船圍上。圍住。劉主僕。

推府親



追不真証

見賊入船。驚走船尾。跳入水中。那賊人討小的。未打小的。再三哀告道。我是船戶。他方纔放手。盡擄其貨而去。今竇龍極告法臺。此乃瞞心昧。已吳公曰。你出站西廊。又叫單臂閻曰。賊劫你。船賊人多少。穿何衣服。面貌若何。貴曰。三更時分。賊將船抽出江心。四面小船七八隻圍住。有一後生。身穿紅衣。跳過船來。將竇龍二人公入水中。又要把小的丟去。小的道。我非客商。乃是船戶。方纔放手。不然。同入水中。吳公見口詞不一。將二人夾起。皆曰。就謀他財小的。並未回家。其財貨藏于何處。並不搭認。死法可施。又令收

推府令



寵認賊

羊州公案

監親乘轎往船去看船內皆空細覘其中見船底有隙皆無稜角乃令左右啓之內有暗栓不能放令取刀斧撥開見內物廣多衣服器用皆有兩皮箱皆是銀子驗明挑回衙來取出竈龍認物竈龍曰前物不是不敢冒認此物皆是只有此新箱不是吳公令取單賈二人曰這賊可惡先告不招此物誰的單賈曰此物皆客人寄的何嘗是他的龍曰你說是他人寄的皮箱簿帳諒你廢去此舊皮箱內左傍有一鼎字號吳公令左右開看果然有一鼎字號不差乃將單賈二人重打四十又夾起不認又如夾起熬刑



不過乃招出其貨，皆在南京搬去。得銀一千三百兩，分做兩箱，二人各得一箱。吳公判曰：

審得單貴、葉新、蛇蝎、虎狼、惡貫、兩盈、乾沒、利源、駕扁舟而載貨，貪財害客，因謀殺以成家。客人甯龍，誤載其船，舟行數日，携酒類對盃，中設餌腹內藏刀。趁酒睡濃，一篙抽舡，離伴俟更人靜，隻手推入長江。自意主僕落波，心定喪江魚之腹，貨財囊私索得充餓虎之願。不幸暮夜無知，猶幸皇天有眼，雖然僕遭溺殺，主獲救，授轉行赴告。挨批誘投於舟中，真賊天機巧言，三三結於公庭，到底中搜出帶物。

竈龍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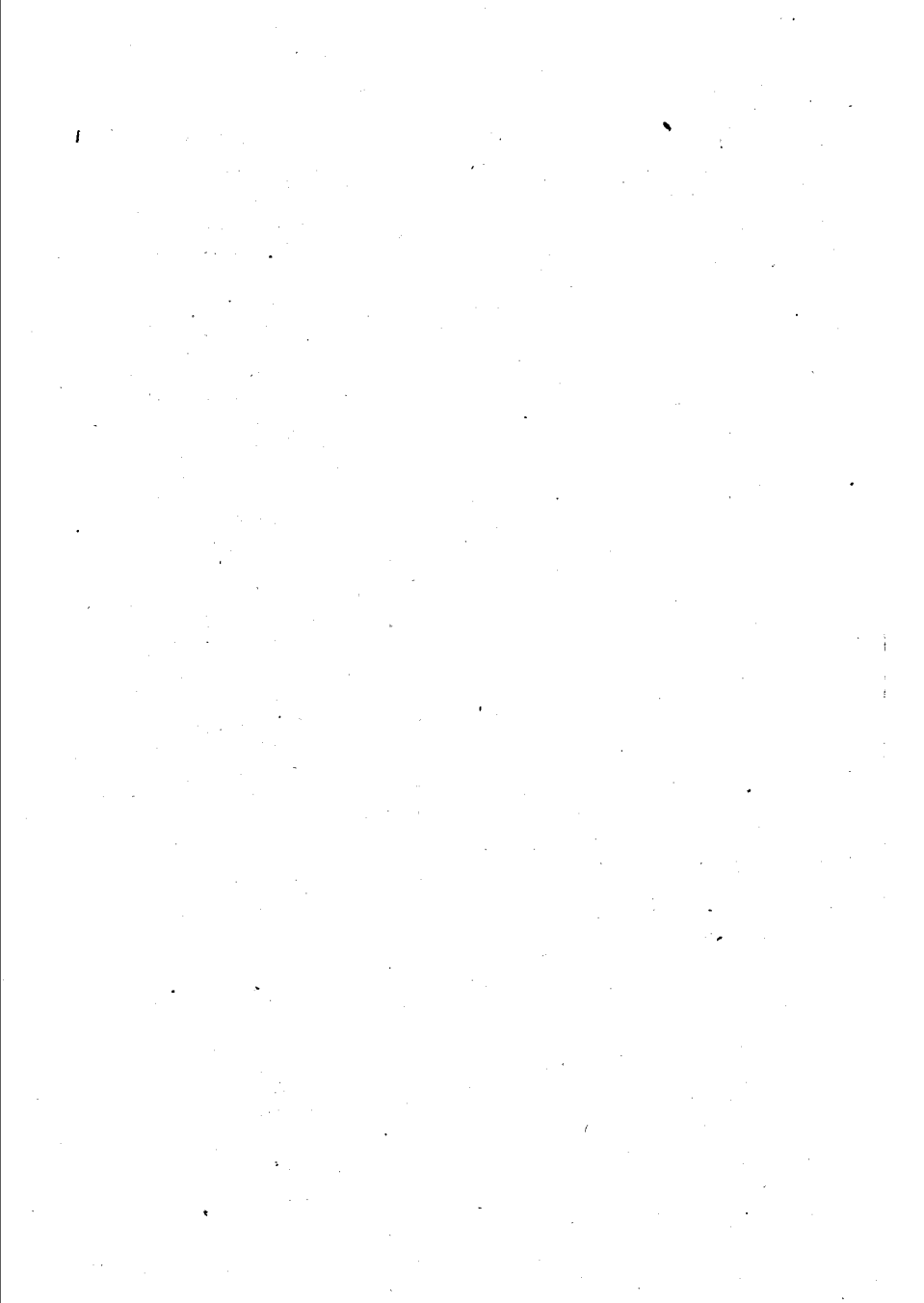


贓返家

銀兩簧舌上招出害命謀財罪應大辟以償
季吳之命贓返舊主以給竈龍返家

予觀此斷民奸隱伏黑白交遷倘不細察安能
悉得其真而吳公一審得理再察獲贓令奸兇
塞辭自招非有才有能者其孰能之為政者可
不察歟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明公案一卷終



時懋延



師教子

鼎鑄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卷之二

女情類

●陳代巡斷強姦殺死

徽州府歙縣富民張時懋家貲巨萬生子學禮性毓風月最好馳騁丰姿俊雅才思過人春初父命學禮請師設館於庄去家二十餘里師徒辭懋就館路經一地柳塘有居民鄧魁常借懋銀出外經商偶遇學禮師徒過門魁欣然延入其家入門時學禮見魁室門半掩於門隙間見魁妻喻氏花容月貌賽過當年西子堪比往昔

節魁邀



入飲酒

潘妃手纖上若蘭芽新發眉彎上似柳葉初重
學礼見之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心猿意馬豈能
把持魁恭敬款待坐分賓主席列高上嘉穀美
酒師徒盡醉而別學礼就館經史無心思一見
無由日夜惟魁妻是念日往月移倏爾清明魁
與其母往醮父墳獨喻氏一人在家適有東源
後生章八父思喻氏因其姑在家未便偶途中
遇魁母子往祭意其家別無他人乃徑往其家
欲覈其婦喻氏貞潔不從大罵無耻光棍安敢
如此我夫回來必不輕放過你奔出厨房章八
進至厨中喻氏罵不絕口章八自思此婦不從

章八姦



殺喻氏

夫聞必告是非難免見房中首飾衣服頗多其
若殺之以掩其口因而利其所有向厨中取利
刀一把趕至堂前殺之入房內擄其衣服首飾
奔入後面盤山而回學禮是日因先生辭回醮
祭父命僕馬接學禮回將至柳塘先令僕安福
挑衣箱先行學禮挽韁直至魁門下馬繫馬於
門意畲得見喻氏一面自廳呼魁至堂只見其
婦鮮血淋漓死於地下嚇得學禮魂不着躰忙
出騎馬即行章八尚在上見得明白魁母子
回家見妻死於地母子驚暈於地半晌方甦子
謂母曰今日不誰我家大抵強奸不從或行殺

卸魁投



衆驗屍

死入房但見釵服一空魁遍問無有知者乃往投西源地方韓福保長李忠東源章八等到家驗明章八曰今日我在山砍柴見張學札到你門首下馬繫門而入半日方出慌忙策馬而走此必是他無疑魁曰你見得仔細否章八曰這等大事安敢胡言委係的實但時懋家富止有一子你可擡屍上門彼決不肯令爾聞官千金可獲不亦美乎魁曰我只要為妻伸冤意不在索銀也衆皆曰然且張宅家丁衆多若被他捨屍去了又無話柄只宜告官魁乃寫狀告縣曰告狀人卸魁係本縣民年甲在冊告為奸殺

卸
魁
貞



狀
告
縣

事豪惡張學礼漂蕩風流姦淫無比窺見身
妻喻氏青年貌美百計謀姦瞰身母子出祭
父墳飛馬來家接抱強奸妻貞不從持刀刺
死擄去簪釵服飾鄰佑章八見證是實當投
地方韓福保長李忠驗明惡逆彌天寃情沉
海乞天相驗法斷償命以正綱常合血表
告

縣主沈懋修為人躁酷性至剛執見狀審過口
詞一遍大怒曰白晝敢行奸殺世變異常即差
傳貴王榮火速拿來重究學礼是日忙回神色
大變見父母默無一言即入房間坐父母以子

公差牌

捉學禮



又在館中呼婢設酒全飲悶不樂父母問其
 故終不敢言至次日傍晚懋在門首閑遊見二
 捕快直抵其家懋驚問曰我家無甚事公差來
 舍何幹公差出批與看懋覽駭然即問其子學
 禮以直告父家中即備酒殺款待公差次日寫
 狀訴曰

訴狀人張學禮本縣民訴為飄誣事身業儒
 流家傳清白寃因鄧魁先年揭父本銀未還
 田騙無由偶身今歲藏修於左道經惡境本
 月初八日騎馬過門孰知伊妻誰殺飄空捏
 是夕謔意最極情狀天况騎馬非竹打

沈公相



驗屍首

之事白晝豈行奸之時像 天查審詳鞠一
干不遭騙陷上訴

縣上佳訴亦詳問一遍即拘原被干證一手入
犯擇日驗死只見項下一刀脇下一刀血迹猶
在沈公即喚韓福李忠二人問曰爾二人附近
必知學禮殺婦之詳明白說來二人曰小人是
日上午出耕畝畝家阻一坳年後回來魁投驗
屍是實其間情由章八知之沈公曰章八你知
學禮何以殺之章八曰小人在後山砍柴見學
禮騎馬至魁門首下馬進入其家半日經出跨
馬吓走不是他人奸殺是實沈公謂學禮曰據

縣斷學



禮死罪

章八之言是你無疑。從直招來。免受刑憲。學禮
 曰。小人頗曉詩書。頗知禮法。安肯為此昧心之
 事。小人其日到魁家。婦已被殺。小人既來行奸。
 安敢騎馬。既騎馬來。安敢殺人。章八梗證。沈公
 怒。敲擊子。喝打學禮四十。暈死半晌。令湯灌醒。
 終不屈招。沈公令牢子。叉挾棍夾起。刑法難當。
 屈認行奸。不從刺死。又問曰。首飾衣服何在。卒
 禮曰。實無。沈公令敲狼頭。學禮曰。家中叙服。頗
 多。安據彼物。沈公不聽。逼勒招承。乃斷曰。
 審得張學禮。恃富欺天。妄行滅法。淫縱匪彝。
 亂大倫。而不顧姦謀。強殺貪美色。而枉為賊。

十一
懋
攔



馬
告
狀

母子出蔡墻間馳快馬而入逼強奸行奸不
遂殺美人於非命貪心奮起擄釵服以回家
隣里咸稱的實明是強梁上惡得非搪突西
施本當的決用作貪花烟戒制決待時尚俟
秋後處斬

陳王道為南京代巡七月出巡徽州府張時懋
具狀攔馬告白

告狀人張時懋係徽州府歙縣民告為燭窺
劈墮事身年六十止生學禮寃因先年卸魁
揭本經商屢年未還思騙無由今年三月伊
妻被殺男偶館回騎馬過門飄空捏男強奸

縣
解
人



犯
候
審

刺死買賄鄰佑章八等偏證本縣 沈爺非
刑拷訊屈桮招承罪擬大辟寬蔽覆盆鐵壁
銅城冤無訴路懇 天大發雷霆擊破冤門
冒死上告

陳代巡青年進士明如鏡鑑清若冰壺任事精
勤秋毫必察刑罰嚴簡纖微必燭每問刑焚香
告天獄無冤枉屢出無辜此老三告不准見不
勝哀泣意必有冤即准其狀發本府候審代巡
到府三五日後行牌拘審吊縣原案人犯俱齊
唱名過後見學札人物俊雅似非惡人乃厲聲
呼學札曰爾既讀書安為不法重責四十學札

代巡審



問學札

曰容訴小人委實冤枉春間與師就館魁邀入
欲清明回家特踵門而謝豈知魁不在家小人
揚聲呼魁自廳至堂只見婦死於死不知所以
驚駭吓出馳馬而回既欲行奸必不騎馬繫馬
於門必不殺人章八苦證小人進魁家半日終
出此乃賈囑屈陷望老爺高擡明鏡照破苦案
章八曰此事是的小人在後山砍柴見學札進
魁家半日終出並未有人到彼家代巡見此
人狀貌不善乃怒問曰其婦被殺必會喊叫爾
在山逼近豈不知之章八曰小人知叫代巡曰
既知喊叫胡不進看何待鄧魁來投終說此言

府
斷
章



八
填
命

難憑章八詞窮無言可答代巡正在狐疑適有一烏鴉飛入臺前三匝而鳴向章八頭上一啄而去衆皆驚異代巡厲聲曰殺喻氏擄財貨是你這賊安可証陷他人重打四十依直招承不認令挾起敲狼頭一百又不招又令重挾熬刑不過乃招曰是小人強奸不從恐言於夫故殺之代巡曰既是你殺惡陷學札章八曰偶學札過門入其家小人尚在後山沿山奔回是不合強證屈陷學札此亦天理不肯今遇命三青天自分償命代巡追其釵服不認又令挾起乃招曰釵盡用去衣服尚存即差嚴完呂篋挾令卸

代
巡
旌



表
節
婦

魁到其家搜出原衣十餘件魁認明代志斷曰
喻氏被殺情固可矜學札遭刑苦猶可憫非
有司罪歟其章八身行大惡嫁徇東吳雖寸
斬不足以謝天下然烏鴉飛啄可稽在天理
不容漏網憲臺法眼難瞞在王法安容橫暴
填命有條斬首示衆學札無干省發還家之
例卸魁不合誣告死罪之刑喻氏貞節雖死
不從合旌其門以風天下

予按此斷非素行動神明誠心格物類者能乎
陳公一見學札丰姿知非其罪况烏鴉之報一
鞫便明王法昭矣旌貞節救強暴民風可挽時

菜
張
結



拜
契
父

俗可回足稱明于折獄者矣

●劉縣尹訪出謀殺夫

桂林府興安縣西街富清縫皮為業年行五十
妻陳氏少艾淫濫無子清撫兄子維德養老長
娶許氏貌頗嬌嬈有靈川縣二人來興安辦樹
一名菜子龍一名張子秀與清有舊好遂寄宿
焉日夕愈厚二人拜清為契父母出入無忌視
若至親子能與陳氏通焉既而子秀皆有一日
清叔姪往鄉縫皮子龍與陳氏正在雲雨被媳
撞見陳氏曰今日被此婦撞見不便莫若汚之
以塞其口清叔姪至夜未回許氏獨宿子龍往

姑
切
子



龍
姦
媳

樓開許氏房門許氏正在夢寐子龍上床抱好
手足無措喊叫不從陳氏入房以手掩其口助
之恣行雲雨許氏壓捺不得已遂納寢焉子秀
亦與陳氏就寢由是二人輪宿子龍宿姑子秀
宿媳子龍宿媳子秀宿姑清叔姪出外日多居
家日少如是者一年有餘四人意甚綢繆不意
為清所覺欲執未獲子龍二人與陳氏謀曰老
狗已知莫若除謀殺之免貽後悔陳氏曰不可
我你行事只要縝密些彼獲不倒無奈你何叔
姪鄉田數日清謂維德曰今八月矣家上校有
新谷今日初一不好去明日早起同往各處去

菜
張
持



斧
殺
清

討興谷回家用次日早與姪同出二履分行清
往石坊畧近維德往新坑稍遠清帳先完次日
午後即回行至中途突遇子龍二人鏘樹回家
望見清來交頭附耳前計可行近前問曰契父
回子包裏兩傘我等負荷行至一僻地中山天
色傍晚二人扯清進一深源清心慌大喊並無
人至子秀一手扭住子龍於腰間取出小斧一
張向頭一劈即死乃被腦骨陷住取斧不出倏
忽風動竹聲疑是人來忙推屍首連斧丟入蓮
塘恐屍浮出將大石壓倒二人即回自謂得志
言於陳氏陳氏聞得此語心肝俱裂乃曰事既

三
人
定



計
陷
姪

成矣切不可令媳婦知之恐彼言語不謹反自
招禍皆曰此言誠是陳氏曰倘維德回尋叔父
將如之何子秀曰我有一計你若肯來管取無
事陳氏曰計將安出子秀曰維德回來你先問
他如曰不見即結送官謀死叔父若問死罪移
回我家豈不快哉陳氏子龍曰此計甚妙可依
計行初六日維德回到家中陳氏問之曰叔何
不歸維德愕然曰我昨在石坊住欲邀叔同回
皆說初三日下午已回陳氏變色扭結投鄰里
鎖住自往擊鼓縣主升堂陳氏具狀告于縣曰
告狀婦陳氏生為叛殺事叛姪富維德三歲

陳氏狀



告縣主

失父夫因無子養育成人長婚許氏殊惡漂
蕩傾家叔屢痛責成仇於本月初二早叔姪
往鄉討帳豈料惡姪中途謀死丟屍白日黑
天哀 爺嚴鞠究骸正法哀告

縣主劉仕毅蒞任清明刑罰不苟見此狀即准
差汪勝李標即刻拿到隣佑肖華里長徐福一
起押送縣主曰尔叔自幼撫養安敢負恩謀死
屍在何方從查招來維德曰當日小人與叔同
出半路分行小人往新坑叔往石坊叔帳先完
次日即回昨口小人又到石坊邀叔同歸聚皆
曰已回三日可拘面證小人自幼叨叔孀厚恩

二九

九

伴
問
維



德
承
獄

撫養娶婦視如親子常思面報未能安忍殺死
乞爺細審詳察陳氏曰此子不肖漂蕩家貲嗔
叔阻責故行殺死乞爺上嚴刑拷鞫追屍殮葬
斷填叔命縣主吊肖華上平臺下問曰維德素
行何如華曰維德素行端莊毫不孟浪事叔如
父漂蕩嗔責小人不敵徧屈縣主令華跪下一
傍又吊徐福低聲問曰維德素行端否徐福所
答默合華言福又欲言縣主喝止乃佯怒曰爾
二人受維德買囑本該各責二十看你老面縣
主知非維德沉吟半晌心生一計喝將維德重
打打至二十喝止即釘長板乃曰限爾三日令

縣主微



服訪察

人尋屍還葬令牢子收監發陳氏還家陳氏叩頭謝曰青天爺上神見願萬代公侯喜不自勝回至家中縣主退堂候至更深微服而出呼門子隨行徑出南街聞有人云劉爺往事皆明只今日枉屈維德處多矣又轉西街一路皆然並無異議縣主乃問門子曰維德家在何處門子曰前面就是二人直至門首各家睡靜惟陳氏家尚有燈光縣主於壁隙窺之但兩男兩女共席以飲酒子龍笑曰非我妙計焉有今日衆皆笑樂惟許氏不悅曰好你便這等快樂虧了我夫無辜受刑你心安乎子龍曰只要我得長

窺訪四



人樂飲

又享此快樂管他則甚。大家飲一大盃。趁早好去行些樂。陳氏曰：人道劉爺明。今日問我這事。不見高處被我三言四語。就問維德成獄。子龍曰：閑話休說。乃抱住許氏。你今日這等不悅。我與你在此樂。一樂為你解憂。許氏口中不言。心中恁起。乃曰：人頭人面。衆人燈前。何可幹此。陳氏曰：老爺限三日後。追屍還葬。你放得停當否。二人曰：丟在蓮塘深處。將大石壓住。不久即爛。陳氏曰：這等便好。再飲大盃。徹去碗盞。子秀問許氏曰：事齊了。事楚乎。許氏不答。二人爭宿。陳氏曰：休爭。潤開床。四人共睡。盤桓而樂。豈不美。



乎皆曰善。遂同床而睡。極盡人間之樂。豈知禍起蕭牆。縣主大怒。回衙令門子擊鼓點兵。衆人莫知所以。兵齊乘轎親抵維德家。將前後圍定。將前門衝開。子秀二人不知風從何起。見卒目官兵。遂向後走。被後面官兵擒住。併捉男婦四人。回衙。每責三十。扭鎖收監。次早出堂。先取維德。出堂。問曰：「你去石坊路上有蓮塘否？」維德思忖良久曰：「只有中山有一坵蓮塘在裡面。深源山下。即開維德扭鎖。令之引路。差皂快二十餘人。親自乘轎直至其地。果然人跡罕到。維德曰：『蓮塘在此。縣主曰：』尔叔屍在此塘內。維德一聞。



大哭跳下塘中。縣主又令壯丁二人下去同尋。直至中間得一大石。果有屍首壓於石下。取之得起。擡上岸來。見頭骨帶一小斧。取之洗開。見斧上鑿有子龍二字。奉上縣主。縣主問曰：此誰名也？維德曰：是老爺昨夜所捉之人名也。又問曰：二人與你家何等親？維德曰：是叔之契子也。遂驗明傷處。轉縣取出男婦四人。喝將子龍子秀各打四十。令之招承。不認乃丟斧下來。此是誰的？二人心慌。默無一言。喝令挾起二人。面面相覷。刑苦難禁。乃招曰：小人與陳氏有姦。被彼覺察。恐有後禍。故爾殺之。縣主曰：爾既覺姦。姦

縣主見



情為禍豈不知殺人之禍尤大乎。再重打四十
扭鎖重獄。縣主謂陳氏曰：親夫忍謀而厚待他
人，此何心也？陳氏曰：非管小婦人事，皆彼二人
操謀殺死，方纔得知。縣主曰：既已得知，合當先
首胡為？又欲陷維德於死地，你該劉爺不明被
你三言四語，就瞞過了。這潑賤可惡！再打
又謂許氏曰：你同與謀陷夫，心何忍乎？許氏曰
此事實未同謀，先是媽上與他有姦，挾制塞口
不待不從，其後用計謀殺二人。小婦人毫無所
知，乞爺上原情宥罪。縣主曰：先固是姑挾制，既
後合當告夫，必無今日。湏未同謀，亦合寬宥。

鞠
斷
四



以
死
罪

從事減等謀擬援筆斷曰

審得萊子龍張子秀負義兇頑既奸其妻又
殺其身是豺狼為心合擬大辟爰惡陳氏盡
淫害理既逼其媳又陷其姪是鴆蜴成性合
就凌剝始也陷答為證既也飲酒自招此固
天理昭彰之應也其許氏分壓於姑水性楊
花始斲終隨忍夫就死減等絞罪維德無干
合應省發

予按此斷非長于臆訪察識者不能也劉公先
擬姪罪以安其心既訪真情而劾其實是不鞠
而自招也固邑人咸稱神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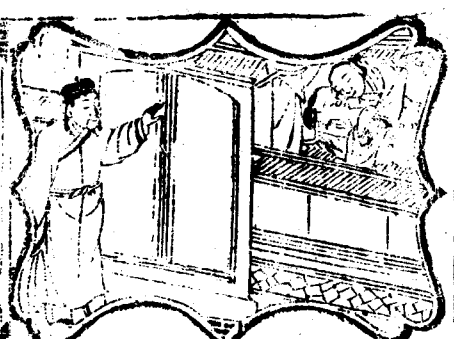
逢春稍

氏樂飲

● 彭縣尹斷姦夫忿殺

德安府孝感縣林雄充本縣精兵有妻趙氏姿容雅絕花柳多情與南街李逢春通焉時十月初輪值雄守城門趙氏意其夫晚必上宿遂約逢春晚來趙氏及晚先備飯與榘食榘食完竟徃守城去訖逢春候黃昏時節遂赴約焉趙氏備有酒肴等爰見其来而喜曰酒久熟矣何来遲耶逢春曰正及其時也攜手入房坐床而飲相親相愛無所不至每酌各飲其半興動則抱行雲兩興盡則飲酒調情二鼓終完趙氏徹去其飲乃就寢焉不意榘在城樓睡至半夜與動

林
桂
田



家
打
門

無且寒氣逼人乃思妻在家亦冷即謂同伴者
曰今夜天寒想老爺不出爾等好生守住我回
家去睡明說你回我守同伴曰去則去只早來
推應諾而回趙氏逢春酒醉睡濃推乃扣門又
恐驚妻只得低聲輕呼逢春心中微覺先醒即
推起趙氏其家止有一門二人慌忙不能出趙
氏只得聲口應住乃取絮被裯褥令逢春鋪開
睡于床下方出開門推進徐上言曰何睡濃耶
我呼門半夜你並不知趙氏怒曰既然何不早
回半夜三更累我寒冷開門推曰我因畏寒恐
爾亦冷故回以相伴耳趙氏據然上床面壁而

林樵求



歡不

二卷

眼樵乃以手挽之求歡趙氏揮之不就曰如身
 冷身何沾人肉樵曰我身果冷是不合貼你二
 人離身而睡樵身稍熱近身又求雲兩喉至再
 三趙氏罵曰我正欲睡絮叨叨令人睡不瞑
 目樵又不言而睡趙氏見天微明連呼樵曰天
 色明矣快起樵起看曰天未大明要要次
 去趙氏終不肯從樵見不可披衣而起恐妻脚
 冷向厨中取火籠送妻被下且戒曰天寒毋早
 起冒風閉門而去趙氏見夫去連喚逢春上床
 來睡趙氏且曰可惡天殺的回來累你凍這一
 晚我心甚不安逢春身冷趙氏以身相貼以面

逢春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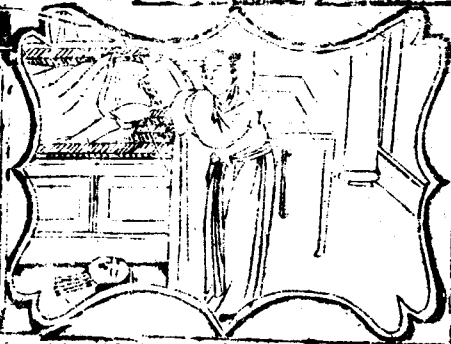


死趙氏

相慢以手相携以腿相壓摩弄其物自納牝中
十般做作百樣奉承逢春羨氣所發心自思情
此婦不是好人論才貌我不如雄論溫存我不
如雄其夫待之何等愛惜此婦待夫毫無情意
我亦不過如此他反這樣奉承遂奮然欲起趙
氏緊抱求終房事逢春不得已而卒事趙氏曰
我與夫盡如何早起莫非怪我怠慢你乎逢春
竟起穿衣被衣掛動床頭腰刀向春曰何物响
趙氏曰腰刀逢春持刀在手厲聲曰你這無情
潑婦我特殺你趙氏以為詭不意逢春一刀就
下躲避不及頭隨刀落逢春殺了趙氏忙走回

林
樵
抱

妻
大
哭



家氣息悔之不及想其事必發竟逃他方樵家
 催東隣公麥挑水其早盞挑水至樵家叫林娘
 子開門盞無人應見門雖閉而未閉意必煙濃
 遂推開門進御水厨中鋼內復闔門而出時彭
 同魁蒞任之初甚是嚴謹清明黎明升堂各門
 交鎖半早進堂衆方敢散樵亦回家見妻未起
 呼之不應進房見一頭在地鮮血滿床嚇得心
 肝抱妻大哭四隣駭看又見厨中新水樵曰此
 必徐盜強奸不從以致殺死觀者嘖嘖無不嗟
 呀樵馬狀于縣曰

告狀人林樵告為姦殺大變事身充本縣精



林
雄
具

狀
告
縣

兵催情徐鑾挑水殊惡嗽身昨在守城未回
今早挑水來家見妻趙氏未起強好不提抽
刀斬死身頭兩處情慘昏天厨中新水可証
乞 天法勦斷償妻命生死兩感上告

彭縣主准狀即差副判汪福即刻拿到鑿訴曰
訴狀人徐鑿訴為冤屈事身貧無活挑水營
生今早挑水惟家呼無人應傾水厨中往起
他後孰知誰殺伊妻飄空架捏陷懦白書黑
天哀 翁勞冤避陷不遭枉禍上訴

縣主准訴雄票曰乞爺龍駕到小人家中驗屍
縣主乘轎到其家即令喚伴作抬出堂前光處



相驗果見身頭兩處作票曰陰有餘精相驗
 明白畧審原被二犯帶轉衙去彭公心中思忖
 若強奸不從而殺豈有餘精若從奸必不殺死
 大抵非二人姦奸即二人爭鋒而殺也先問雄
 曰你妻子有外交否雄曰性至貞節並無外交
 又問曰你家有人來往否雄曰並無閑人來往
 只有徐奎每早挑水往來奎曰今早小人呼門
 不應意必睡濃且見門未閉插即挑水進厨傾
 入鋼中就出小人進房尚且不敢安敢殺人縣
 主畧施刑法未認收監乘輜自往拜况城隍曰
 朝廷命我以治一縣生民上帝勅神以宰一邑

縣主禱



祝
城
隍

禍福今有林樵之妻趙氏被人殺死神必知名
乞詳報應不致枉陷無辜非惟王法昭彰抑且
神明靈感虔恪香悽誠心叩禱程畢回衙縣主
是直發中恍惚有人語曰殺死樵妻者桃杏一
時人既覺熟思莫非姓李桃杏開李亦開一時
人或者名春必是李春無疑矣次早升堂僉押
用印後呼樵問曰爾近鄰有名李春者否樵曰
近鄰並無縣王曰別街有否樵又思縉曰只南
街有個李逢春與小人亦頗相知縣主曰殺爾
妻者即此人也即差王英胡勝披手挈來二公
差到其家云昨早出去並未見回轉衙回稟縣

縣主審



問李恭

主問曰家府親人否權曰有父李恭有弟李成
實縣主曰可即拿父弟來公差即刻拿到李恭
曰小人父子苦趁苦食並不為非蒙公來拘不
知何為縣主曰爾長子李逢春殺死趙氏逃往
何方從直招來恭曰長子昨出未言向往況殺
趙氏並無賍證林准所告未有兒名安知是彼
家無重犯為扭一家縣主怒曰爾子殺人逃走
猶自口強喝將李成實行三十將李恭板監為
質限你三日捉出兄來成實曰若不是他殺早
脫身回若是他殺決不回來乞賞換此一紙公
差二名小人情愿同去撲拿實限數月或可拿

公差店



獲逢春

來如限三日決不可得縣主依稟即差精兵王
英胡勝頌批挨拿限一月回報令椎回殞殮妻
子成實與公差頌批緝訪半月歷過三縣未有
蹤影又往隨州酒店歇歇三人在樓上飲酒是
直逢春亦來其店借宿店主曰你一個人可在
樓上房去成實等知是逢春聲音要上樓來遂
將燈光藏了及逢春執燈上樓遠望見是第
與捕快轉身就走下樓但見暗中趙氏紫衫扭
住逢春一時心慌連曰冤家到了走不得去成
實取燈近前捕快將鐵索扣了成實將前事備
言其兄逢春曰我自身做事自身當安可累及

公差押



送逢春

你與父親明日回家投獄償命。此是冤家先聞見是二位欲下樓走去暗中分明趙氏扯住不然我亦走了乃呼店主賣酒肉款待公差次日同回教日到縣公差與成實早堂送出銷批將主曰李逢春你因何故斬此趙氏從直招承免動刑具逢春曰冤因趙氏原與小人有通其脫翰值林樵守城趙氏約小人晚來黃昏赴約趙氏備酒同飲極其誠敬二鼓就寢三更時候小人夢中聽得林樵呼門連推醒趙氏二人慌忙計不得出趙氏設榻褥令小人睡於床下方出開門趙氏見夫回來無情無緒樵三求歡而

卷之四



招承獄

三不名，小人有怒心。及天微明，急呼雄起，雄
又求歡，竟不遂焉。雄起恐妻脚冷，又取火籠洗
入衿下，且戒勿早起。冒風何等，温存待之。雄出
趙氏呼我上床同睡，見身冷為我，儂熟百般奉
承。小人良心復萌，義氣奮發，欲起回去，再三留
住。要終房事，不得已終而起焉。偶波衣掛動，彼
家床頭腰刀，一時怒起，抽刀斬之。後悔無及。小
人自作自當，合該填命。安敢累及父弟？乞爺釋
放無辜。小人萬死何辭。彭公斷曰：

審得趙氏花柳淫情，不知拳案之良規。惟知
私情之狎愛，其死固無足憫恤。李逢春剛

縣主審



釋無辜

惟心惟知不義之乖理不知官法之如燭
 死亦不寬擅殺且趙氏縱行不義在姦夫不
 當誅戮是以執律而論情斬刑差重原心而
 擬律絞罪協宜林樵既犯刑于而察識而且
 誣告于無辜又不奉公而守禦斯乃擅離乎
 取沒合應薄擬杖罪依律取供李恭珥桌不
 嚴姑以不旬免擬徐奎成實無辜俱應首發
 寧家

予按此新精明察識辨難朗然初驗餘精知非
 強奸致殺既格神夢悟出真犯姓名斯死無餘
 恨生有由恩情順理當詎曰不宜

曾稷臨



終囑子

●呂縣尹斷誣姦賴騙

辰州府盧溪縣富民曾稷家有餘貨出貸貧多窮甚無償者輒不若勒臨終之時批帖盈匣囑戒二子曰我一生放債批帖在此間有得本而未得利者有得半本者有全未得者簿數明白累年未結是皆憫其貧而不勒者也倘後有不負心者自送來還利有不足亦將原帖還之不要還者置之不可逼取以貽後悔二子唯上聽命及父終不敢父道競上謹守囑言既而長子亦卒次子曾聰為人渾厚慷慨有為濟弱扶危所行合養生子三人長子明佐丰姿奇特才節

明佐出



財助窘

出倫襟懷磊落度量寬宏每出財助窘人不以
為德明佐亦不校之甚至有以橫逆加之率不
能為善明佐視若罔然其存心猶遇厚也有疾
人曾倍娶妻熊氏與德母屬表姨家私消乏倍
乃四難為養每外出或一月或兩月熊氏居家
糧無隔宿甌有疑塵德母往七周之以谷粟貸
之以銀兩累成十計熊氏一旦疾故遺子曾宜
年纔九歲倍將祖屋出賣族人子寄舅家逃住
府城入贅三載其婦惡倍不務生業且有齊人
之行遂棄而逐倍又抱琵琶而過別船笑倍莫
能典角回寓水車身無定業或打鷓鴣於溪港

魯宜陳



氏通女奴

或困誘維於山間。其子魯宜稍長。或貨薪於市。歷或傭工於富室。倍厭勞。改業學。精星平。一日閑居。將宜命推筭。見畧有貴氣。遂遣子讀書。倍則出外推命。以贖館用。宜常有不給。館友不忍見其受飢。推食食之。推衣衣之。數載。學將有成。哀憫族人。集子弟與宜訓蒙。奴顏婢膝。俯仰於人。墓無士節。苦積學俸十餘年。僅上有二十兩。父謂子曰。爾年四十。可將此銀娶妻。傳後。宜曰。近地風俗。有婦陳氏。乃三姓婢女所產。嫁與人。胸乳為妾。宜常往其地。見此婦貌。儘嬌。婢堪折。若華臺。媚柳性多風。月可採。若路營。

德母理



陳氏

之殘花兩意綢繆遂而通焉誓為夫婦族人阻
之不可卒娶回家陳氏歸魯門半載見明佐英
後累欲私之且明佐素性端方凜然難奪屢拂
其意心稍怨之及一年餘陳氏不賢悍性漸
露出不敬家長有美殺則自亨以菜飯奉家長
宜乃溺於淫愛不能箝制倍恨而長齋以不食
子媳肥甘為誓德母春秋僅百最嫌不孝之人
往其家而責之陳氏愧而恨焉因有非言傳於
德母母怒往其家取索前債倍父子鬪爭先投
黨正皆言公諒處頭還倍只以年久抵塞德乃
還了你臨云已還拜天三日分毫不取倍執不

鬼。德。狀。



皇。典。史。

拜一家大措。偶四衙過其地。德往呈馬批。尊長
黨正代追。宜自知理。虧難抵。與陳氏計議。以奸
誣明佐。可以抵塞。宜屋西有學館。明佐常往館
談。次日偶過其門。正欲入館。陳氏立門以手招
之。明佐以為有他事。尚未交談。不意宜在後以
手扭結。投伊堂兄魯富云。明佐強奸。其妻次早
二人各寫狀。結告于縣曰。

告狀人魯德。告為誣騙事。最惡魯信。約借身
母。贖老紋銀玖兩。妻死逃。贅府城。隣里可証。
回寓水東。取推歲月。旧年伊男魯宜。娶妻莊
妻陳氏。典屋回宗。母性理取不還。縱娘姓。

洋州公案

二



暈地伏呈 捕廳批黨追還特強涸爭情野
 難抵男偶過門飄結奸妻兄投弟証預布瓜
 牙能 天劈誣追贍正法明倫上告
 告狀人魯官告為家惡詐騙事聞官魯德縱
 男明佐勢橫荒淫懶身就館入抱強姦姿嫂
 身歸撞獲互結投鄰眷富思騙無由詐將車
 磊故紙賄黨勒貧買妻捏呈 捕廳審明奸
 忿切嫂叔分嚴強奸罪重迄今變法屠民恨
 天親勦除害安民上告
 時南京呂智晦新任各在具狀畧審一遍縣主
 曰難憑二人自說必要公牌拘奸正犯干證



可審理。即差里長拘齊一千人犯縣。主問曰：富既係謹鄰，孰是孰非？公道說來。富曰：小人近宜家，只知喊叫出門，看見暮宜明佐結出門外，當投小人中間，曖昧不敢妄言。宜曰：明佐，敝身在館訓蒙，來家強逼妻姦，妻貞不從，故爾纏欠小人自館偶回，只知妻喊入見，扭結當投畧。富明佐曰：富非黨里，又非尊長，燕係至親，胡不投他人，而獨投彼堂第一人？明是偏証，扶同。况我父已呈取債，蓋為仇敵矣。縱然不智，安敢奸欺人之妻？此理必無。且彼門屬通衢，亦未有白日門外行奸之理。種上虛詞，難逃照鑒。陳氏曰：



小婦正在門內。明佐衝進強抱行奸不從。喊叫
 偶遇夫回。方纔放手。不然幾入虎口矣。縣主笑
 曰。你夫來得這般湊巧。這潑賤無耻。着實攢起
 既曰。家近通衢。喊叫豈無他人知之。從直招承
 陳氏受攢不過。乃曰。強奸事無。搪抵是實。縣主
 曰。債有幾年。明佐曰。原帖存証。縣主見帖。屈指
 三十餘年。乃曰。年載多了。決無深追之理。宜曰
 此銀父手。已還三次。明佐曰。既還二次。豈不取
 帖。宜曰。當時你父推遺失。明佐曰。既推遺失。還
 銀豈無收付。宜詞窮。乃遁曰。我父未還。何待今
 日。明佐曰。尔父手早有畫。無日食猶難安。忍開

縣主審



斷評姦

口索債既而賣屋逃住府城人且不面對誰敢討縣主曰二人不必爭辦事已昭然借債未還是的但以年久不追天理分明今世不還俟再世輪迴做牛馬償你明佐曰債固付諸天理魯宜不合縱妻推我祖母跌暈尊卑分定乞老爺明倫正法扶植綱常縣主曰魯宜不合縱妻又不合誣姦重責二十以彰風化陳氏不合欺嚴發回祠尊懲責以別尊卑援筆判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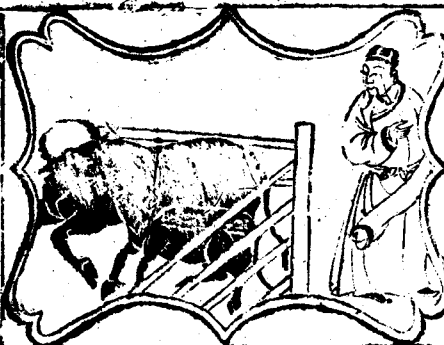
借債而負債食人之常態放債須捨債自古有遺言弟先奸後娶固已有乖於國法誣奸騙債是乃陷溺乎良心魯宜自執奸從夫捉



理固然也胡為不捉奸於房中而乃捉奸於
 門首恐白晝之事難與絕纓例同日語也陳
 氏自稱拖杆响喊鳴已節也胡為不終事于
 一夫而乃復嫁于二天恐奇貨之身難與採
 桑蠶事繞美也嘗倍借德父之銀歷年已久
 決不償追在天眼恢上不漏應有輪迴之報
 大馬何辭魯宜誣明佐之奸取索已仇必不
 為此在朗鑑昭上不昧合從招誣之例杖罪
 取供借帖付火以塞訟端其陳氏毆尊家有
 祠堂仰族長懲報

予觀魯宜一則曰強姦其妻丹則曰勒賣其妻

倍
變
牛



償
德
債

是以妻為首貨以人為孤注此孽上為利者也
稍可利已雖名義而不顧第慮夫愚婦尚知名
之當正矧譽宜濫衣冠之列耳為此禽獸之行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明佐一時被誣究之
美玉區上蒼見何足玷哉雖然訟強姦者孰若
訟負債者之名為尤愈也及次年譽倍因疾而
死譽德是復夢見倍入牛欄天早起徃相視之
牛產一小牯牛皆四字倍償德債德嘆曰報何
速也閭里咸稱奇莫此斷呂公折理推情一審
了然雖无甚奇見天報應之奇也似若天英之
同心者然錄之以示天下有則改之无則加勉

繼祖路



逢二婦

母致效此其概也

● 善慶云 善四人強奸

廣州府龍門縣民楊立家私巨富生子繼祖特財妄作惡志奸淫交游嫖賭光棍三人其名滑巧通方萬智偶因父疾不能往庄放谷庄人佃力催積歲次止不得已乃命子往庄放谷以代已勞祖領命僕馬跟隨徑往南庄放谷數日稍閑出外游觀偶二女子可二十上下自遠而近淡粧素服自然雅潔觀不厭目仍可賞心問庄人曰此誰婦也庄人曰是山後劉騰家也行前者妹行後者妻即氏祖曰從何去來庄人曰因

四人飲



酒定計

夫出外經周二載未回常往下面關王廟求籤
筮祖曰彼有親人在家否庄人曰无家中只催
一工人耕種每夜只叫姑來伴他祖曰姑嫁何
人庄人曰已嫁前村張早為妻祖曰你去問他
家中若少銀谷隨他多少我把借他庄人曰張
早頗富縱有不給必自周濟况彼亦偃豫何用
求人祖是在想二婦之顏色竟不能寐次日飯
後取一錠銀約有十兩往其家調奸二婦貞節
不從房色意欲欲戒隣人祖見不可拂袖而出
思謀无策即言漢添慶去請滑巧等三人來庄
三人隨僕懸脫即剝令庄人整酒飲至半酣滑



巧曰今日蒙君有何見諭祖曰今日一事甚屬
 我且特請三位同設一計承曰何事快請教祖
 曰昨午閑遊偶遇劉勝妻妹二人朝神過此貌
 均奇能今上午將銀一錠到彼家只求一樂不
 惟不肯返被惡言罵詈故拂我意通方曰此事
 至易祖曰兄自何妙策請教上方曰今夜候
 至三更將兩人後山吶喊兩人前門進去擒此
 二婦放在山窠任伊摆布何難之有上皆咄上會
 曰此計甚妙是便飲酒候至三更四人瞞了庄
 人私自潛出繼祖滑巧二人在後山吶喊通方
 高智二人伺前衝門而進僱工人不知起看二

四
人
輪



姦
柳
氏

羊
山
八
卷

人就將工人縛丟于地下使不能出城遂
 房中捉得柳氏一人不意張昇因家有事傍
 晚接妻回夫四人將柳氏捉入山中平窠內四
 人輪幹每人二次柳氏苦楚不勝至天微明四
 人散去繼祖不忍遺一手帕在傍次早鄰人方
 知柳氏家被劫遂派人入看解救工人即報張昇
 夫婦往看見一踪尋至山窠只知哀叫苦
 二人近看羞小處不能動止張昇背問柳氏
 不能言語惟以手相打而已始會其意知為陽
 多膨脹取扁擔輕打其夫其陽始以湯灌久之
 畧甦方能言語因何如此柳氏羞言姑問

二

十七

柳氏與



姑訴

三乃曰昨夜三
 起身欲去穿衣未
 強奸不容自強姑曰
 之下認人不真張昇
 小帳上有放谷欠戶
 放谷其妻知之乃告
 一銳來家求奸被我
 光棍來捉強奸幸我
 罵狀告于縣曰
 人衝門而進我以為賊
 人進房捉上山去四
 人你認否柳氏曰昏
 得手怕解開看七得
 知繼祖在座
 將銀
 合
 張昇
 不忿
 逃矣
 張昇

告狀人張昇告為強奸致死事。豪惡楊繼祖
 風流浪子。恃富橫淫。金銀包膽。奸宿匪類。職

張昇詰



縣告狀

勇遠出來家擲銀調奸勇婦柳氏貞節不從
喊鄰罵出殊惡串黨四人竄夜明火衝家搶
捉山窠輪奸幾死次早覓獲命若懸絲遺帕
存証四隣驚駭乞 天法勦剪惡安良上告

縣主曾唯清明如水前決如流即准其狀差兵
孫丙魏亨二人拿捉繼祖訴曰

訴伙人楊繼祖訴為仇惡栽寃事身素守法
勝若捧盈徒訟張昇先年與父爭買庄屋未
遂奸謀咬恨無由偶遺手帕詐設陷机捏詞
登告陳 天孽心杜禍上訴

縣主准訴拘勾原以聽審又拘隣佑蕭吳等聞

張昇繼



祖對詞

曰你係近鄰知其詳否與曰是夜事小人通未
知之次早起過門更知備工人喊叫衆人一看
見工人綁於地下遂即解放報知張昇夫婦過
看覓至山窠總獲柳氏不能行止遺帕在傍是
的餘事不知不敢妄言縣主曰傍遺有帕帕內
既有繼祖的標必是他無疑了祖曰小人三日
前遺此帕於此並求在山况一人安能綁人而
捉人此皆夙仇誣陷昇曰日間分明是你擲銀
調戲二婦喊馬總出是晚遭劫並未去財况有
手帕梗証設是賊劫必定擄財何獨打婦乞者
爺嚴刑拷出同黨以伸此冤縣主喝將繼祖重

禁子紐



結三人

打二十令之招認祖仍前巧言爭辨縣主令將原被二人一起收監刻佑等發出私看禁子曰你謹守監門倘有甚閑人來看繼祖否若有人來不可令之相見即拿來見我明日賞你若漏洩賣放六十董後禁子曰不敢縣主退堂禁子坐守不移時有三人來監門前呼祖禁子閉了頭門守堂皂隸齊出扭結三人進堂敲柳縣主升堂禁子曰獲得三人俱皆探繼祖者縣主曰你三人同奸柳氏繼祖先已招出正欲出牌捕捉你自來凌巧三人面皆失色兩不相照滑巧曰小人三個並無彼何妄扳縣主曰繼祖云若

縣主勤

問三人



第二卷

非你三人

非你三人他一人必幹此事不得從直招來三人曰彼自幹出安推我等縣主見其詞遁乃令各打二十取招三人亦招令挾起遠出廳下監中取繼祖二人出來他見挾起三人心中慌子縣主呼上罵曰分明是你這賊強奸柳氏我已審出三人係伊同夥彼已招承云是你叫他非管他事故將他挾起繼祖猶自爭辨不已仍令挾起繼祖畏刑乃招曰是日小人不合到其家擲銀被他罵出遂叫二人商議計出通方乞老爺寬刑縣主曰是誰一人進家救出祖曰通方高智救出四人同奸中過三人同上堂証縣主

明正四



人通刑

曰你三人先說妄極
面上相觀無言抵卷

繼祖招明各盡招來四
只得招認縣主判曰

審得楊繼祖不羈
浪子恃富荒淫聞知官法
之如爐倚恃爪牙
擒奸婦女勝若探囊而取
物棍徒滑巧等賊
不能盡忠告之善道抑且
相助而為非通方
高智皆既不能陳藥石之
箴規窵且設謀以
從欲明火衝家
綁縛工人於地下
開門擒捉輪奸柳氏
於山中敗壞紀綱
強奸不容于寬宥
有母分首從大辟
月成乎刀淫

平按

西

案

盜子禁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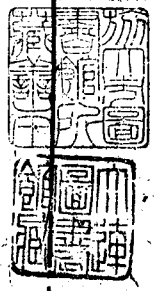


盜汪澤

鼎鑄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卷之三

女奴情類

● 吳代巡斷女奴情類



南閩汪澤生一子名楮仔家資貧劣挑擔營生
 抚莽妻子汪澤為人奸究專一鼠偷狗竊被人
 捉獲送官遭刑擬罪監禁一年幾乎餓死後得
 曾知縣垂簾清政明察秋毫審得汪澤初犯刺
 臂省刑釋放未及半載仍行竊盜過惡不悛其
 妻謝氏屢上勸曰為人在天地間只可勤儉處
 世毋作非為上與祖宗爭光下與妻子爭耀方

亂鎗殺



死汪澤

是個好人。况且赭仔年幼，不諳世務。你日夜思量，竊人財物，酷好口腹。如此為人，怎生是了。殊不知貧富皆由命定，盜人財物，何曾見你發積。又只是這等貧窮，自此以後，万望我夫改惡從善，為個好人。古云：寧可清飢，不可濁飽。被妻子搶白一場，自盡无顏，遂與賊夥逃出他方。仍然上盜被人亂鎗殺死，屍骸暴露。謝氏見夫不回，日夜憂悶，欲令赭仔去尋。年幼不能遠覓，謝氏恐夫做賊之人，終有大禍，憂悶成疾，遂自縊。赭仔見母死了，無人拘束，放蕩縱逸，不顧廉恥。將後度花，交結棍徒，只貪酒肉肥口。後為一

子被



王蛾罵

家子弟包在花園戲耍。梢仔口口不善。會迎阿諛取奉。富家子弟見他乖巧。輒為之婚娶。王蛾為妻。生得俊雅。杏臉。麝腮。香肌。細膩。誠寢月羞。蒼之貌也。未及期年。身懷有孕。遂產長女。名喚桂馨。生得窈窕。後二年。又產次女。名喚桂姻。亦生得美。二女入字。俱帶桃。然無人求聘。家貧日食。維度。將夫罵曰。你這忘人。終日遊手好閑。又好口腹。况你田產半毫也。无家事。日見消乏。教我外女。如何過日。你也要思量。做甚生意。總是終不然。叫我外女。就飢受寒。淨過見妻。子所說。言上中理。不能應答。遂謂妻曰。你小心。

黃狗調



戲玉娥

在家看頑女兒我要出外尋些生業這些錢未
 回來托養你外女妻見夫說喜不自勝次日失
 婦相泣而別殊不知一去不回音信杳無外女在
 家日食難度常時典隣居黃狗借柴借柴米黃狗
 見他外女生得美貌借不推辭黃狗曰汝丈夫
 出去多年丟你外女在家不顧真畜生之類也
 若不是我家借些柴米與你我不餓死乎玉娥
 曰多得你周急不敢忘恩待夫回來厚利奉還
 黃狗曰我也不要你還我只愛與你結為兄妹
 不知你意肯否玉娥知其來意亦微上而咲曰
 我這貧婦不敢高攀玉娥乃是淫惡之婦又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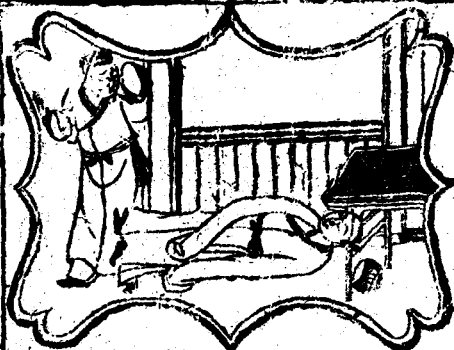
玉娥黃



狗偷情

家貧遂與黃狗私相謂曰此時人多不便恐人
知費你可元宵夜趁燈月交輝人民混擾可密
密潛踪來我家方可如願黃狗依約赴期同衾
共枕恣意取樂既而兩情綢繆無夜不啣盃對
飲樂極天然經今兩載情意漸淡黃狗見他長
女桂馨嬌嬌為寵又欲姦之殊桂馨亦是淫盪
之女皆了母親遂與黃狗合于是日與桂馨
情厚冷落玉娥玉娥心中甚是妬恨尋思一計
害死黃狗欲害死在家又恐族人鄰右知之又
越兩月見黃狗果只鍾愛女兒是夜安排藥酒
次早假意托他去市買布做衣次早叫得黃狗

黃狗死



謝成店

來家吃早飯。將藥酒飲幾盃。催促去買黃狗。去到半途。一鄉村謝成店中。吃午飯。藥酒發作。腹痛難忍。喊叫倒地而死。地方黨約都來觀看。俱認淨是黃狗如何死于此。恐有貽累。即着人去黃狗家。報知黃狗弟黃文。收屍回去。黃文疑是店主謀死。遂告于縣。地方亦具狀首于縣。李爺即差精兵十名。去拿店主謝成。拿到鞠。問黃狗死于你店。必是你圖財謀死。是的謝成叩頭求訴。黃狗來店吃午飯。不知登時喊叫幾聲而死。小的白日青天。敢誣害人命。李爺權將謝成收監。又差件作驗屍。屍驗過。乃服毒已

李爺拷



問謝成

若回稟李爺李爺曰你相驗屍首何如件作蒼
曰是服毒死的李爺又監中揆出謝成拷問是
你藥酒謀死是實役直招木免受刑憲謝成受
刑不過只得供招償命收監俟決謝成之父謝
榮見子无辜陷于死罪日夜垂泪不已聞吳代
巡案臨蒞政嚴肅官吏凜然鬼神驚懼折獄如
神謝榮即具狀奔訴

訴狀人謝榮訴為燭冤豁命事貧男素守本
分毫不亂為家光滙業各店營生寬養黃狗
來店買酒吃飯充飢一刻身亡李爺不容分
辨擬男償命切思白晝謀人難逃鄰居耳目

吳代巡



夢黃犬

綉衣到日望甦蟻命寃根奔乞 青天劈寃
杜陷上訴

吳代巡將收詳看一番遂出牌吊謝成尚審謝
成亦將前情哀訴一時難辨權將謝成收監是
夜吳代巡夢見一犬口啣一塊肉半边鵝近
前跳躍而死驚醒乃是一夢吳代巡半夜不睡
將夢想解自言曰黃犬乃黃狗也一塊肉半边
鵝乃王娥也莫非黃狗與王娥有甚寃枉故托
此夢次早升堂即差精兵六名去拿黃狗弟黃
文黃文拿到吳代巡曰你家有叫王娥者否黃
文答曰小的家沒有止有隣居汪緒仔妻子名

送王蛾拿



捉王蛾

王蛾即差精兵六名去拿王蛾。王蛾拿到即將重刑拷鞫。王蛾受刑不過，招出真情。小婦人與黃狗通姦是實。只因黃狗心腸變了，後與小婦人長女桂馨通情，把小婦人拋却。故此小婦人妬恨，假托他去市買布做衣，將藥酒毒死。是的是將謝成省派回家。又拿桂馨外女同擬罪。審得王蛾乃淫妬之婦也。桂馨亦淫濫之女也。而母子妬姦，人倫大變，魯夷虜之不如。黃狗既奸其母，又奸其女，罪不容于死。上亦宜矣。桂馨不合違母通奸，絞刑不貸。王蛾不合毒醜謀害，入辟何辭。

決斷娘



女死罪

予按汪澤一家奸盜俱全。父以盜而竟殞身子。以蕩而竟忘沒。妻因無贖而改節。女因失配而荒淫。母子爭鋒。遂起醜毒。奇謀黃狗。恣新自取。无端大禍。死固宜。然不足恤。謝成无辜。幾陷就死。幸而吳公感異。夢頓釋其冤。此天心不昧。故彰善惡之報。而人可不鑒諸。

趙代巡斷奸殺貞婦

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有崇峰里。姓呂名國。學號毓仁者。家世業儒。歷代富足。平生好善。默積善。巧年過五旬。止有一子。年十歲。名如芳。就學。異非常。里閭輒私謂曰。此老生此靈。慶兒是天。

如芳夫



妻合香

生以昌大其慶門也時本邑陳邦謨副史開
 若休徵其子音嶷憑其子業師傳聞命為媒將
 女月英以妻其子水說一傳六禮遂定越及數
 年毓仁敬請表兄傳聞命約日完娶陳備奩粧
 送女過門國色天姿人人稱羨學中朋友俱慶
 新房內中有吏部尚書公子朱弘史是个風情
 流友觸色薰心衷懷悒快與盡方回不覺天曉
 自夫婦合香之後陳氏奉姑至孝順夫毋違豈
 期喜事方成灾禍存至毓仁夫婦双亡如芳不
 勝哀痛守孝三年考入音黌序聯捷秋闈又產麟
 兒陳氏因留在家看顧如芳功名念切竟別妻

衆友同



慶新房

赴試陡遇凌驚中途被執惟僕呈二逃回報知
 陳氏痛夫幾絕父與兄弟赴慰稍止其父因云
 我如今之任去急我慮你一人在家不如携甥
 同往你意下何如陳氏曰爺上發命本不該違
 禁你女婿鴈鴻獨飛今被擄去存亡未知只有
 這點骨血路上倘有疎虞絕却呂氏之後且家
 中無主孩兒死去之理也望爹上思之副史曰
 你言亦是我不好強我今全家俱去只你二位
 嫂上在家你可常往死在家憂悶成疾省我星
 應副史別去陳氏允家中大小事務盡付典呈
 二夫婦照骨身傍惟七歲婢女秋桂伏侍闔門

如芳遇



侯被擄

詳則公案

不出。內外凜然不意。呈二妻。春香此儻居張茂。七私通。日夜偷情。無所不至。茂因謂春香曰。你主母青年情思。正熾。爾為我成就此姻緣可乎。春香曰。我主母素性正大。毫不敢犯。非至切事。容易不出中堂。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茂復以言戲之曰。爾是私心。怕我冷落。了你的情意。故不肯。乃爾春香曰。我豈有此心。但事實難圖。俟我緩上謀之。然要不可必耳。不意人同此心。更有操謀密者。時有朱弘史。因慶新房。後感動春心。無由得入。至聞得。知芳被擄。遂卜館與呂門相近。結交附境之人。詢問內外之事。若有至愛。

文七春



香通女奴

存實為同抱惜者。其人乃盡情告曰。呂家世代積德。今反被批。是天無眼矣。其外子陳氏執守婦道。出入無三尺之童。身傍惟七歲之婢。真正大有能幹之女子也。弘史復以言挑之曰。陳氏既不柄家務。却付與何人看顧。其人曰。家務支持。盡付與呈二夫妻。呈二毫無私意。可羨。上白。史見其人。獨誇呈二。其婦必有出處。復以言套之曰。我聞呈二妻。與人有通。終累陳氏美德。其人曰。相公何由知乎。弘史曰。我聞久矣。但不知其詳。爾試言之。其人曰。我此處有个張茂。七極好風月。與呈二嫂朝夕偷情。其家與呂門屋連。

弘中細



問
人

詳則八家

或此婦在他家眠。或此漢在彼家睡。弘史曰：他丈夫如何不知其人？曰：丈夫在庄上去。就是這等弘史得知于心。心自計曰：我當年在他家慶新房時，記得是裏外房間，其後有私路可入中間。我打听得呈二不在家，筭定無人，稱此洗浴。天時藏入裏房，強抱姦宿。計較已定，次日傍晚，知呈二去訖，從後藏入已定。其嬾在堂喚秋桂，將水來洗浴，及抬至放在外房。陳氏叫秋桂在堂看小官進房，將門扣上，脫衣將洗。忽記裏房透中間的門未闔，遂袒身進去，闔訖就洗。此時弘史見其虜白身軀，如實陰物，王莖猖狂，元精



已離位矣。陳氏浴完復進。忽被緊抱。把口緊掩。靠近其床。陳氏洗完未穿衣服。陰物水氣未乾。一直搶入弘史情慾方張。其手已開。把舌銜入口內。令彼不能發聲。把玉莖往來。春色已酥矣。陳氏婦人胸次卒然遇此。束手无措。心自思曰。身已汙。不如咬斷其舌。死亦不遲。隨將舌尖緊咬弘史。不得舌出。將手扣其嚙喉。陳氏遂死。弘史從中走脫。並無人知。移時小兒啼哭。秋香喊聲不應。推門不開。遂出叫春香提燈進。外門緊閉。從中間進去。見陳氏已死。口中血出。喉管血痰。担身露。陰戶流膏。不知從何致死。乃

無鎖春



香伴屍

喊驚族隣見其婦如此形狀竟不知何故內有
呂育十四舅兆十說道此婦自來正大此必是
強奸已完其嬾將喊遂扣喉而死我想此不是
別人春香與張茂七有通必然是春香同謀強
姦致死就將春香鎖扣伴屍俟明日赴縣首告
將陳氏幼子送往母家乳哺次日將行首告忽
呈二庄回見此大疑問緣其眾將春香逼
姦同謀事情說知呈二即具狀告縣

告狀人呂呈二係崇峰里為強姦殺命事極
惡張茂七貪妻少艾調姦落套恣意橫行來
往無忌寬於本月初八日潛入生母卧房窺

呈
二
座



詞
衆

見浴水強捉行姦主。隨發喊剪喉絕命。妻春香喊驚鄰某証。切強姦致命。罪惡彌天。畏下冤情。非台莫斬。懇息。勸正法上告。

縣主饒繼春准訖。即行相驗。見屍。候管血瘡。口中血流。陰戶流精。令僕將棺乘之。帶春香茂。七千人犯。赴縣鞠問。縣主問呈二曰。你主母被強姦致死。你妻子與張茂七通姦同謀。你豈不知情弊。呈二曰。小的數日往庄收割。昨回見此大變。詢問鄰族。吳育十四。吳兆十。說你妻子與張茂七通姦同謀。強姦主母。主母發喊。扣死絕命。小的即告命台。小的不知情由。望命法問小。

王
二
赴



縣
生
口
狀

的。妻子纔見明白。縣主問春香曰：你與張茂共
同謀強奸，致殺主母，好！上役直招來。春香曰：小
娘人與茂七通姦的事，真若同謀強奸主母，並
沒有官曰：你主母因何死了？春香曰：不知。官令
拶起春香，當不過刑法。道爺上同謀委實沒有
只張茂七曾說你主母青年貌美，教小娘人去
做脚。小娘人道：我主母平日正大，此事畢竟難
做。想來必定張茂七私自去行，也未見得。縣主
將張茂七夾起，問曰：你好！招來，免受刑法。茂
七道：沒有。縣主又曰：你既是有心，叫春香做脚。
怎的說沒有此事？時育十四兆十曰：爺上是看

縣主親



驗屍首

天既一事真。百事也是真的。茂七曰。這是友好計。爺上分明是他兩個強姦他改借小的與春香事情。坐陷小的。縣主將二人亦加刑法。各自爭辯。縣主復問春香曰。你既未同謀。你主母死時。你在何處。春香曰。小嬪人在廚房。照顧做二人。只見秋桂來說。小官在啼。我叫主母又不應。推門又不開。小嬪人纔是提燈去看。只見主母已死。小嬪人方是喊叫鄰族來看。首十四兆十。就把小嬪人鎖了。小嬪人想曰。畢竟是他二人強姦扣死出去。故意來看。加陷小嬪人。縣主令俱各取監。待明日審問。秋桂決斷。次日拿秋桂。

公差帶



犯聽審

到後堂縣主以好言誘之曰你家主母是怎麼
死了秋桂道我也不曉得只是傍晚叫我打水
做洗我打水在外房他去做洗叫我看小官他
進去把前後門門音了後只聽得腳鼓亂移口將
言又相似說不出過半時无声音小官纔啼我
去叫不歪門又閉了我去叫春香姊七拿燈來
看只見做洗未穿衣服死了縣主又曰育十四
兆十常在你家未麼秋香曰自不曾來又問歲
七來否秋桂道常在我家來與春香姊七咲縣
主審得詳細取出一干犯人至堂曰吳呂二人
事已明白與他无干戊七我知道當初你時春



香做脚不遂。後來你在他家稔熟。曉得陳氏每
 日傍晚在外房做洗。你先從中間藏在裏房。俟
 陳氏進來。你掩口強姦的事。真你奸完。陳氏必
 然喊叫。你恐人來將咽喉扣住。致死了。不然。他
 家又无雜人來往。那個這等稔熟。後來春香見
 事難出脫。喊叫。此乃掩耳盜鈴之意也。你二人
 死罪定了。遂令呈二將棺埋訖。開豁族鄰等眾。
 乃落審語云。

審得張茂七浪蕩棍徒。市邑兇漢。既犯法。更
 氏之婢。復萌心。潘濟之房。聞知陳氏被強。潛
 入強姦。畏喊扣喉。絕命。色胆如天。隱然待春

縣主行



文申明

香為弭陳氏之計也。罪不容於死。春香操戈入室。復決愛同謀。姦主雖非已持厲手。然致禍根由。皆由勾釀。合亟大辟。以警不軌。育十囚兆十事。係无辜不究。其僕呈二不能塞萌。稿首亦合杖警。

即將行文申明上。司繳訖。呈二依然忠心看領。小主不提。越至三年。適山東大巡趙思聖出巡。阜縣趙公一生廉明。人人呼為趙青天。及至歲七學六具狀進告。

訴狀人張學六。係曲阜縣崇峯里。為電劈飛冤事。梟惡呈二主母身故。飄架貧男茂七姦。

學子六按



殺告縣慘鞠屈招寬沉黑海切姦无捉獲疑
貳難分身死不明衣物无執况平地又無交
孚則真偽難磨重劈懇天鏡照飛霜詳情
不兩盆下啣恩哀乞上訴

大巡準狀收訖次日夜閱各犯罪案至強姦殺
命事及當相單遂精神疲倦卧睡忽夢見一女
子似有訴冤之狀大巡曰你有冤只管訴来其
煩不言其所以然口念數句詩而去詩云

一吏立口下人士 八公通誇一了居
舌失留口含幽怨 蜘蛛橫死方消恨

大巡醒來得一夢甚是疑惑又見一大蜘蛛口

大巡閱



卷得靈

開舌斷死於卷上。大巡展轉尋思，莫得其解。復自籌曰：陳氏之冤，非姓史者，即姓朱者。次日審問各罪案明白。審到此事，乃問曰：我看起秋桂口詞，他家又無亂人往來，况你在他家稔熟，你又預托春香去謀姦，意蓋露矣。到于今還訴甚麼冤？茂七曰：小的實沒有此事，只是當初縣官做殺了小的，有口難分。若有此事，于今罪問三年，料想難脫。怎麼不吐一句真情在父親處，故此冤不得伸。父親纔未訴狀，幸喜青天爺到此，望爺上斬斷冤根。大巡復問春香，亦云並無此事。只云主母既死，小嬪人分該死了。大巡乃



設法帶春香出外聽候。單問茂七曰：你當初知陳氏洗浴，藏在房中，你将房中物件一一報來。茂七曰：小的無此事。怎麼報得來？大巡曰：你死又定何不報來？茂思前世冤債，只得妄報幾件。他房中綿被紗帳箱籠俱放床頭。大巡令帶春香進來問曰：你主母房中使用物件逐一報來。春香不知其意，報曰：主母家雖富足，出自宦門平生只愛淡薄，福生帳布被箱籠俱在樓上，裏房別無他物。大巡見二人各報不同，姦殺必非茂七。復問春香曰：你家親眷并你主人朋友有姓朱姓史的沒有？春香道：我主人家日有个



風
考
校

觀

朱史部尚書公子相交。自相公被擄，並不曾來。只當年與黃國材相公在附近讀書。天巡發付收監說。次日觀風，取弘史筆批首，取黃國材第二。是夜閱其卷，復又夢前詩，遂自思悟曰：一史立口卽人士，一史乃是吏字，立口卽是部字，人士助語詞也。八公乃公字，一了是子字，此分明是吏部公子，舌尖留口含幽怨，這句不會其意。痴蛛橫死恨方除，此公子姓朱，分明是痴蛛也。他學名弘史，又與此橫死，聲同律，恨方除必定要問他填命，方能洩其婦之恨也。次日朱弘史來謝考，大巡說賢契好文字，弘史語話不明，舌



不調律。大巡疑惑辭去。黃國材并四名五名來
 謝。大巡問黃生曰：列位賢契好文字。衆答曰：不
 敢。皆老大人綱羅量所優耳。因問曰：朱友相貌
 魁昂，文才逸拔，只舌不協律。吾為此友惜之。不
 知此還是幼年生成，還是長成疾致。國材曰：此
 友與門生四年，在崇峰里讀書。忽六月初八日
 夜去，其舌尖故此對答不使耳。諸生辭去。大巡
 思曰：我看案狀是六月初八日告強姦殺命事。
 此生亦是此日去舌。年月已同，兼相單載口中
 血出，此必是弘史近境探知稔熟，兼向年同慶
 新房知門去向，故預藏在裏房，俟其洗浴已完。

諸生按



院謝考

強姦肆欲將舌入其口以防發喊春色已酥陳氏烈性身已被污恐脫身逃去將口咬其舌弘史不得脫身扣燕絕命逃去試思此生去舌之日與陳氏姦殺之日同符此正應舌尖留口含幽怨也強奸致命更無疑矣於是發人去請弘史及至重刑鞠問明白一一招成填命遂送審語云

審得朱弘史宦門辱子鬻序禽徒當年與如芳相善因慶新房包藏淫慾凡夫被擄於四年六月初八日夜藏入卧房探聽陳氏洗浴恣意強姦畏喊剪燕絕命寃死陳視禍移張



三美
十五
茂七生死銜怨恨積飛天致使含舌訢究於
 夢昧飛霜落怨於台前年月既俾招辭亦合
 合擬大辟之誅誰逃斷劍之戮其茂七春香
 填命雖冒無辜然托謀容策立心終成禍胎
 矣亦合發遣問流以振風化

大巡斷畢人人稱贊包公復生然終慮尚書權
 勢尊大遂上本劾朱以見縱子姦淫殺命

朝廷例旨選職為民於是名播京師聲傳曲阜
 趙公之名沒世不朽矣後表呈二看顧小主不
 唐程嬰其子亦瞻望高第亦可見毓仁忠厚之
 報也故陳氏得著烈名于世云

其子

聯



然

還

卿

予按此斷天道好還無往不復人心稍惡雖細必彰茂七恣欲終懼其缺弘史敗姦卒至滅身毓仁積德終畱忠僕守其家而成其後陳氏烈貞故始雖蒙不潔而終至流芳信平室家之好不可示以淫朋結納之失當預察其心曲不若夫有如芳失朋之誚妻有月英姦殺之寃也交友者其慎之彼欲者其鑒之

○周縣尹斷翁奸媳死

秦原府壽陽縣余國禎為人淫蕩敗俗傷倫不顧廉恥長子春曦娶妻汪氏纔歸半載時遇暑天乾旱春曦夜往田間看水未回汪氏在房洗

國禎入



房。奸。媳。

浴國禎知之。衝門而入。汪氏初謂夫回。及近。覺是翁。一時穿衣躲避。不及。國禎向前抱住。汪氏難以推托。遂而從焉。自後常相往來。終常碍子。國禎乃設一計。次年將銀五兩。令子出外。做些小可生意。春曦領銀而去。三月未回。翁媳每夜同寢。春曦甚是獲利。遂不農田。往販榨木。發賣。亦頗獲利。過三載。為次子春旭娶妻黃氏。已歸。而月一。晚見伯不在家。入姆房。同績。偶遇翁與汪氏雲雨。即欲走避。國禎遂捨長媳。而併擒黃氏。黃氏不從。汪氏取之。解才不待已。而後焉。自後兩媳皆有二子。不在。常同飲同睡。隄防甚

汪氏助



公羽
奸
婦

早與密。二子皆未知之。又過數年。為幼子春明。娶石氏。其婦儀容俊雅。較之二姆。猶勝十倍。性凶剛烈。純白言不亂發。說回一月。因復謂汪曰。前番二婦得你助我。我心甚喜。今三婦你助我。明日分開之時。多把家財產與你。汪氏今日便是這等說明。日到手。丟我一邊。來分時。忘記此言。有光曰。我心不比別人。心甚均。三个媳婦。平平就是偶然。黃氏入來。因禎曰。說未了。你二人皆有幹得停當。並無一人知。恐今新婦覺察。知之不當穩。便你二人莫若脚一起污之。以塞其口。免後面被他識破。出

二一
姆助



翁奸婦

明外人不雅黃氏曰此事容易何必置懷次日
 午春明兄弟三人皆出外去汪氏黃氏乃呼
 石氏曰新婦入來同坐你一人坐恐會痴困同
 來講話精神更爽石氏因二姆連叫二次徐
 而入坐不移時見翁自外而入石氏欲起身
 避黃氏曰坐與妨只見國禎欣欣而近石氏
 坐也而奔乃被二姆扯住有光近前抱住解帶
 的解帶剥衣的剥衣不由自願石氏高聲大喊
 汪氏以手掩其口恣行雲雨國禎與盡而止石
 氏滿面羞慚穿衣理髮忿忿而出入己房自縊
 而死春明兄弟三人及午而歸春明入房見屍

春。明。回。



見。妻。縊。

吊之。大哭驚駭。不知其故。問于二嫂。皆曰不知。

東。隣。西。舍。皆。往。視。之。不。明。因。何。致。死。春。明。令。人

報。于。外。家。岳。父。云。富。母。方。氏。舅。石。康。石。泰。奉。家

上。門。來。看。乃。謂。春。明。夫。婿。有。不。合。處。受。氣。不。過

自。縊。而。死。大。鬧。一。場。春。明。曰。今。日。上。午。我。並。未

在。家。石。富。曰。既。非。你。不。和。必。與。二。姆。講。口。以。致

如。此。大。鬧。一。場。歸。一。月。我。等。就。有。何。事。講。口

富。曰。請。說。與。我。我。女。因。何。故。致。死。次。日。具。狀。告

于。官。曰。

告。人。石。富。告。為。身。死。不。明。事。有。女。碧。玉。及

并。出。嫁。余。春。明。為。妻。縊。歸。一。月。無。故。縊。死。切



父
母
上

門
看
女

心婚出農田女耳自縊非翁逼奸即姆開口
乞 翁臺法究何辜正律斷填生死而感

告

是 周國祚青年進士蒞任明如秋月清若寒

水 其狀乃審過口詞一遍即准發牌差華英

李 拿來余春明具狀訴曰

一 狀人余春明訴為返誣事身娶石富幼女

二 妻入門方纔一月身往田間午歸遂絕切

三 姘媾未久何事競爭非懷善好

四 天細審涇渭自分上訴

縣 准訴亦審口詞一遍次日拘執

石富地



縣告狀

點過汪氏黃氏不到縣主曰此事必要此二婦
來方可研審令差帶出次早齊到縣主曰一應人
犯皆跪踴道上不許上來眾皆跪定縣主曰汪
氏上未聽審孀娘之死你必知端的汪氏曰是
日上午並未有一毫之事我與二孀同坐彼一
人獨坐不知如何尋此短計縣主曰你屬一家
如何你二人坐獨不叫他同坐汪氏曰二人亦
曾叫他他自不來縣主曰此言亦未可信帶下
去叫黃氏上來而言曰你婦已明白言矣看你
如何說黃氏曰新孀自歸四門不出獨坐房中
前日不知如何無故縊死縣主曰先問你大婦

公坐左帶



犯投利

已云三人同坐。你又說他獨坐。如何言語不合。黃氏曰。後因我二人叫他。方纔入來同坐。縣主曰。既同坐。如何遽然吊死。你怎不知。黃氏曰。坐久。出去入房。吊死。縣主曰。先你大姆云。你與他因事廝罵。他纔出自縊。黃氏曰。我並未。有左推右托。話不明白。縣主乃將扯起帶。在一傍。又喚汪氏曰。你說你二人同坐。新婦一人獨坐。你二人又說。你叫他三人同坐。因事廝口。受氣不過。你新婦纔出縊。却因他未說。因何事廝罵。故你扯起。你可直說。如不認。一同扯起。汪氏七推八阻。指東話西。言語不一。亦將撻起帶。在一傍。



乃喚春曦春旭而問曰你二人妻子平日有
 夫否皆曰並無雜人來往縣主曰此必是與人
 有奸挾之同從故尔自縊春明曰老爺神見昨
 日小人見妻吊在方上解下為之整衣但見裡
 衣皆裂陰戶流膏縣主曰事無疑矣又吊黃氏
 汪氏問曰分明是你二人有甚情厚奸夫挾令
 其從石氏性烈自縊而死你明白招承免受刑
 法二人強爭強辯縣主令鬆撻重挾黃氏熬刑
 不過乃直招出前情縣主即差精兵四名拿國
 禎國禎自知理虧赴水而死將二婦各打三十
 擬定填命判曰

官
兵
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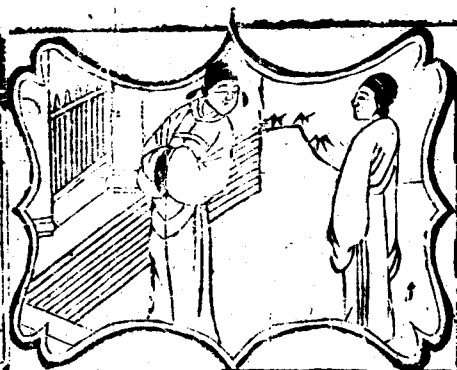


火
燒
屋

審得余國禎豺獍為心。犬羊成性。父子同化。效新臺之醜行。翁媳併倨。做秦俗之夷風。理虧赴水罪不容殺。汪氏黃氏既不察身而自淑。而乃含血以汚人。寃且辱人而同醜。故爾移禍以及媾。翁不翁媳不媳。行同畜類。紊亂綱常。姍不姍。媾不媾。心符鴛鳥。敗壞王章。明正厥辟。以正王朝之紀法。令火其居。以洗華夏之咄咄。

本秋將二婦處決。差兵折燬其房屋。以其大壞人倫。故與大類者同刑。是以為後世之龜鑑。周公之審。不先問男而準問婦。口詞不一而不

士。民。遊。



觀。僧。寺。

詰其有奸無奸之故能使春明遂料其理了然
明矣新民君子遇重情必究心加察方得其真
萬母草率可也

●蔡府尹斷和尚奸婦

洪熙間閩嶺有一寺名曰水雲寺。寺宇軒昂。和
尚累百。禪房幽雅。方丈高明。士民遊觀者無不
悅心賞目。俱曰不啻蓬萊勝景也。孰知和尚乃
淫惡之徒。假設一求嗣壇會。若有誠心求嗣者。
可以感格赤脚禿頭仙。親自送子。和尚將方丈
一邊整一間靜室。開一張牙床。紅羅錦帳。綉褥
花裯。檀香滿室。但婦人求嗣者。俱要沐浴齋戒

信女建



醮祈嗣

三日齋香躬詣壇前。設醮一日。是夜淨身就寢。干靜室牙床。無不協喜。殊知和尚將房間柱頭。剛空。可藏一人。柱頭乃是圓轉的。若婦人求嗣。寢于內。其夫將房門外鎖。豈知和尚已藏于柱頭之中。待婦人裸躰就寢。和尚將柱頭推一轉。遂入于房。哄兒响動之聲。婦人已謂禿頭仙送子來也。遂袒身仰上。和尚輕上舉步就床。將婦人接抱。玉莖雄健。一鎗直入。緩上抽徹。婦人遍体酥麻。戰而且久。精溢于席。雲雨已訖。婦人睡去。和尚輕上潛出。移時又一和尚亦在柱頭中。輪入亦復仍然。蓋和尚等候多時。玉莖未入。

婦女信



感相告

門陽精已先出戶矣。王莖軟了。不能亟入。和
輕。近嬾之身。慢。待王莖剛硬。一下插入。婦
人驚醒。已謂還是禿頭仙。又欲雲雨也。其婦心
中默喜。此宵必然懷孕。次日婦回。道及于無子
之婦。昨夜果有一禿頭仙親身下降。將雲雨之
事。大畧口說一番。婦皆以為實。其後求嗣者
源源而來。寺門轎馬不斷。如是者一年。懷胎者
十有一二。于是風聞遠近。士庶無子者。無不深
信。紛紛而至。有等淫慾之婦。求嗣不孕。貪其通
宵快樂。藉此為名。又復去者。有之。並無人知。查
是謬事也。求嗣之婦。亦不肯吐出雲雨快樂真



情于人而人何以知其謬矣。蔡知府新之任，聞知此事，大不信焉。府尹曰：人之子息有無，皆命之所招，豈有奇戒三日可感動仙家送子乎？于是求嗣者日見紛上。蔡府尹將信將疑，猶豫不決。一日，府尹欲往觀焉，先令火牌向前，和尚百餘遮道，迎接到寺。府尹上香禮畢，果見寺宇軒昂，禪房幽雅，佛像金光耀目，香煙馥郁，襲衣。府尹嘆曰：正是山寺日高僧未起，美來名利不如閑。府尹分付皂隸，叫寺中幾個老和尚試問他求嗣根源。和尚跪于案前，府尹問曰：汝寺中建求嗣壇，會果是真事，抑是假事？和尚答曰：乃是

府尹命



妓

真事。府尹曰：汝何以知是？曰：真事。和尚曰：婦

者誠心齋戒。三日若感動，將赤脚禿頭仙翁親

身下降，必然協孕。府尹曰：烏有此理？和尚又答

曰：來求嗣者十有二孕，其不孕者或不誠心也。

府尹覺爾而笑，不問分付和尚且散。隨叫打轎

轉府。是夜不寐，又側思之，心終不信。越半月，尋

思一計，分付皂快密去，叫美貌妓婦一名。妓

婦赴臺，府尹輕言指教，妓婦今水雲寺中，建求

嗣。僧會汝可改換服飾，粧做良家之婦，假為求

嗣，探取真假何如？若是夜間果有仙來，同衆送

子，汝可帶些胭脂去，待他近身何如？汝可將胭

脂



脂搽于腋下。汝莫待天明回。汝可五更時分。催
 但就歸。赴臺回話。切莫洩漏我机。如洩我机。即
 將粗校子。活上打死。决不饒汝之命。次日妓婦
 改換服。往水雲寺中。假為求嗣。仍然建醮。夜宿
 寺中。未及二更。果有一禿頭和尚。漸上近床。將
 妓婦撲抱雲雨。正值雲雨之間。妓婦依府尹之
 計。將胭脂紅水。搽于彼肘腋之下。五更時。就起
 不待梳洗。乘轎而歸。將夜間雲雨之事。回報府
 尹。府尹發咲曰。吾想決無是理。即時帶一哨軍
 馬。竟往水雲寺中。分付軍馬。將水雲寺圍上。圍
 住。府尹止帶壯精兵十名。牢仔二個。書吏五

娼婦備



陳始末

人皂隸四對一齊入寺。百餘和尚駭得魂飛魄散。無處可逃。精兵滿寺搜邏。將寺中和尚一齊拿到方丈府尹案前。將和尚逐名點過。叫皂快看取。但肘腋下有紅色者。放在一邊。無紅色者。放在一邊。於中止有兩個有紅色者。蔡府尹罵曰：「你這死禿驢。淫污人家婦女。罪惡滔天。天豈容汝。」叫皂隸。選過粗板子。各打八十。府尹罵曰：「你這死禿驢。好上招出根源。免受刑憲。俱不肯招。」又將重刑六問三敲。受刑不過。只得供招。委是小和尚。將求嗣房間。木頭削空。旋入與嬾人雲雨。是的受刑者。生死各半。將未死者。捆縛于

府尹到



寺審拿

寺中。遂叫軍人放火。將寺宇俱焚。化為灰燼。止帶慧真慧悟二僧。腋下。有紅色者。轉府審問。乃

批云

看得水雲寺僧慧真慧悟等。恣慾迷心。貫盈極惡。佯說建醮祈嗣。良婦誤遭惑引。駕言禿仙送子。信女夜宿禪房。屋柱雕空。謬作藏身巧計。房門外鎖。斯乃潛跡穿牖。轉輪聲响。疑是禿仙。未到通情。樓抱真如。羅漢降臨。白練遭污。掬水終身難澣。暗中被辱。机緘沒齒不言。是以夜令妓女求嗣。以胭脂而抹臉。早窮娼婦緣由。以巔末而詳陳。往寺點名。胭脂。

官
兵
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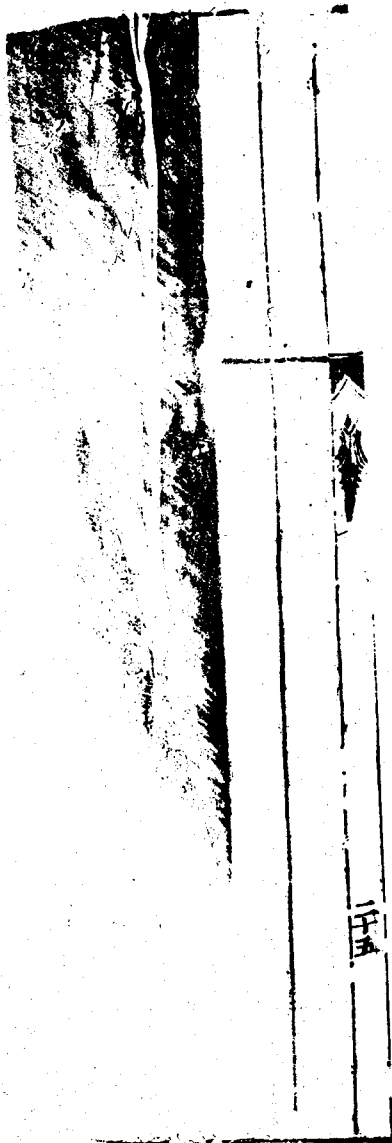


火
焚
寺

在拘臺細審實跡可憑燒香惑眾罪且不寬
誘衆奸良死莫能逃粉骨碎屍方足謝罪殺
戮其首梟首允恻其宜水雲惑衆其業皆應
折毀寺院藏奸其數合令火焚

予按此淫僧三歸不諳十戒罔知假祈嗣以奸
婦遭燬骨以捐身佛祖其可以欺善惡其無報
者也此非蔡青天照胆方鏡燧破奸心曷以除
此大獎乎今而后求嗣者宜鑒諸

詳刑公案三卷終



利榮飲



酒割襟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卷之四

婚媾類

蘇縣尹斷指腹負盟

武昌府武昌縣黃利與葉榮二人同庄常上在佃戶家共飲甚是相知閑暇時各吐家事因而言及二內皆有孕葉榮曰我你二人蓋稱契合久交吾欲令代上子孫皆如我你利曰既有此心極好但恐子孫之心未必同然榮曰此言極是莫若今日二人議定明日二家產出或男或女締結婚姻你意何如利曰如此尤妙二人滴

黃利憑



媒小定

酒誓天各割衣襟毋逾前議及後黃利產一男
 取名世祿葉榮產一女取月仙利托庄鄰鄧晉
 為媒將金環一隻過聘榮以金釵一對回之越
 五年利因病死又歷十二三年世祿讀書不能
 營運家中一貧如洗榮帝悔請盟將女另嫁之一
 秀才唐國卿時世祿已十八歲乃與唐國卿
 財為勢又恃國卿是个秀才毫不不為唐國卿
 無意而回族人知之聞其故皆抱不平乃令世
 祿告于縣曰

告狀人黃世祿告為歪儒奪婚事父存與岳
 葉榮割襟指腹為婚庄隣鄧晉為媒葉榮

黃女改



配國卿

羊山公案

聘盟誓山海金環為誓金釵回像鄰里週知
豈料無恥生員唐國卿衣巾大盜賊今父故
媒亾欺身貧莫富爭簧二鼓岳易盟奪娶為
妻不思婚以寸絲為定以信義為根貪財
絕恩謀娶毀法懇天作主追還完聚人鬼
沾恩上告

唐國卿次日具狀訴曰

訴狀生員唐國卿訴為婿奸剪刀事媒非受
幣不親親家得禁混告一女百求納聘為定
當憑媒藥春方聘禁采女為妻問名納采週
年今苗世程陵告奎婚未審何媒行聘徒以

蘇公審



問各犯

指腹指影民皆效成風且割襟非正律據
醜實浮辭似此如瞞惟天可殛祈電霹好仰
慈哀訴

蘇公堆狀自思世祿貧而年雜遷而來告此必
真情以日行牌拘審人犯齊到縣主曰葉榮你
當時既有指腹之受今日安可棄貧貪富葉曰
當時並無指腹之事今日陡然混告既有金環
聘定必有媒証世祿曰是時憑媒卸晉今已老
死故爾負心榮曰未定而曰受聘媒人而告死
者種七虛情乞冬嚴刑殄刀鞠出咬救世祿曰
欺死瞞生貪財負義小的如欺心妄告天不

縣主封



銀貯庫

地不載縣主見世祿是真情所發乃心生一計
狎謂國鄉曰事皆吾知當初相愛許親或有想
賢契過聘必未大費親斷與你要你出銀五十
兩葉崇出銀三十兩共八十兩給與世祿另娶
各發保出國鄉爭辨不一縣王半言不聽限三
日後辨銀交納三日後又發牌催皆備銀對過
又謂國鄉葉崇曰今日銀已對過權收庫中你
可擇吉日本月仙來衙我發鼓手送入賢契家
成親他文牒上告恐不官便一人磕頭叩謝
而去次日擇一吉日崇送女出官國鄉亦着衣

縣主令

副本



巾與世祿同見縣主縣主見女子俱在高聲唱
 曰吾國知你做官員不守財庫奪占人妻是何
 道理在公刑去系中重庫即做申文申明提學
 道兩院重究重然叩頭謝罪縣主令將世
 祿月仙同房監起延至半月世祿與月仙同
 寢食兩意綢繆已通情矣國御英三齋師久來
 說保全衣中蒲學相知皆保縣主伴轉喚齊一
 起人犯復審縣主曰月仙你意欲嫁國御乎女
 不答而搖頭你欲嫁世祿乎女亦不答縣主曰
 此女到是好人不以貧而改志即斷仍歸世祿
 國御既列衣冠安可不遵法度本欲申上重

齋師通

學領保



緣三齋先生與通學生員素保全爾衣巾。將前八十兩之銀付與月仙以粧奩之資。世祿月仙叩首而謝。縣主援筆判曰。

世不唐虞。民皆狡猾。逞私智以欺貧。以行僥倖。詐信貪財。威羨者比。比然也。某有女月仙。未產相愛。指腹割襟。海山既誓。于危酒既產。踐言釵環互聘。姻盟復締。于水人與廢殊途。曠息詔光。世祿以父故而家資比。之亦月仙之數。苛且矣。涼世態棄貧就富。葉葉以謀死。而悔說唐國。知既忝。豐官當遵聖訓。為欺孤。命配情勢。峻貧滅天。甚矣。序

世祿月



仙成婚

有考人士沐荆棘令申黜退以殄乃風第以
齋師滿學保頌令其自新姑存學校諒追銀
五十兩給付世祿月仙以為遮羞之資其業
榮進銀三十兩給與女婿以為粧奩之費月
仙世祿令歌詠天之詠業榮國卿省擬不應
之條

下規此斷非有大力量者不能也始以斷親而
其出銀既以同盟而今其親愛方秉公執法
刺去衣巾使國卿坐口無辭至直無私使世祿
二口有資可稱善于濟弱鋤強是以邑人皆服
能仁矣

龍臣同



船過京

● 載府尹斷姻親誤賊

潮州府鄒士龍劉伯蕪王之臣三人相善情同
管鮑秉重分金後臣龍二人同登鄉薦共船過
京會試鄒士龍到船心中悒快王之臣慰之曰
大丈夫所志在功名離別何足嘆龍曰非為此
也賤內懷有七月之娠屈指正月臨盆夫婦之
情故不放心耳若此事賤內亦然想天相吉人
諒獲平安不必望慮龍曰我你二人自幼同學
從師稍長同遊黌宮前日同登龍虎今又二嫂
彼此有孕豈偶然哉臣曰兄言其是世有同心
未必際遇同。一事同未必事同我你真奇事



也。龍曰：兄不棄，明日共二者皆男，呼為兄弟。二女呼為姊妹。倘一男一女，結為夫婦，兄意何如？臣曰：斯言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臣命僕取酒書歡而飲，後益相親愛。至京會試，龍獲聯登。臣落孫山，遂先歸。回龍送出郊外，囑曰：今家書一封，勞兄帶回家中事。乞兄代為兼押。一二臣曰：家中事自當效力，不必累念。惟努力殿試，與前三名爭勝耳。袂分繾綣，掩淚而別。臣抵家，見妻魏氏產一男，名朝棟。臣問是何日，魏氏曰：正月十五辰時。鄒大人家同日酉時得一女，名瓊玉。臣心喜悅，遂送家書到龍家。龍妻李氏已先得聯

臣遣厚



樣過聘

登捷報又得平家信。信中備道舟中指腹之事。李氏命婢設酒款臣。自後龍家外事。臣悉為主持。毫無私意。數月龍授知縣。而回擇日請伯蕪為媒。二家交聘。臣以金箱玉如意表禮為聘。龍以碧玉鸞釵一對答之。及龍赴任。往來書啓通問。每月無間。臣越數科不中。亦授教職。歷任廣東惠州同知。病革遣書一紙于龍。中間別無所云。惟諄口囑之。扶持幼子。既而卒于任。龍偶歷廣東巡道。得書大慟。親往弔焉。臣為官清蕪。囊無餘剩。龍贈銀百兩。代為申明。上司給延途。夫馬船隻。奔柩歸葬。喪事畢。欲接朝棟來任。讀

士龍親



往帝孝

書朝棟辭曰。父喪未畢。母寡家貧。為兒者安敢遠行。龍聞言嘉其孝。間給資以贍之。令之勤讀。而家資日見頽敗。十四歲補邑庠。生龍聞之甚喜。亦遣資焉。自後朝棟惟知讀書。坐食山崩。遂至徹貧。而龍歷任叅政。以無子致仕。而回朝棟與伯蕪往賀。衣衫襤褸。偶府縣官員來拜。龍自覺恥已。心甚不悅。朝棟已十六歲。乃托劉伯蕪去說。擇日完娶。叅政留難之曰。彼父在日。雖遇小聘。未嘗納絲。彼乃宦家子弟。我女千金。小姐二家亦非小可人家。既要完娶。必行六禮。朝棟聞言。乃曰。彼已知我家貧無措。何故如此。番進

龍
回
諸



親
迎
接

我當發喬倘然悻悻他安能斬乎竟不復言一

日叅政謂夫人曰女今長成分當遣嫁夫人曰

前者王公子未諫完親彼雖家貧我只此女何

不令其入贅豈不兩便何必要他納綵叅政曰

吾見訓棟將來恐只是個窮儒我居此位安用

窮儒做門婿諒他無銀納綵故爾留難且彼大

言不慚尋過一年我叫劉兄去說既不納綵叫

他領銀百兩另娶我將女別選名門宦宅庶不

致就悞吾女夫人曰彼今雖貧猶好讀書將來

必不落後但彼不能營運致此耳彼父雖亡

于言猶在豈可因此而改盟叅政曰是非尔所

朝棟托



媒議親

知也我自育處不知彼女瓊玉在屏後知之次
 日與丹桂往後花園中觀蒼見朝棟過于牆外
 瓊玉問曰牆外何人婢曰王公子也各上相盼
 而別瓊玉見朝棟丰姿俊雅但衣衫襤褸心中
 私喜第二日又與丹桂往蒼園朝棟因見女子
 星眸月貌光彩動人與婢觀蒼意必是瓊玉次
 日又往園外而過瓊玉令丹桂呼之曰王公子
 王公子朝棟恐被人見不敢近前婢又呼生見
 呼之切意必有說竟近牆邊令開小門瓊玉備
 以父言之事告朝棟上曰此親原係先君所定
 我今雖貧豈區守守錢虜耶銀決不受親決不

生
女
花



園
相
詢

違父命而退。令尊欲負而遣，嫁亦憑令尊。瓊玉曰：家君雖有此意，我決不從。你可用心讀書，終父團圓。身上怎不穿些好衣服？如何這等襤褸？朝棟曰：其奈無何。你既無衣，晚下可在此來。我有事問你，恐有人來。今且別去。朝棟回去，候至更闌人靜，徑去門邊見丹桂立候。乃曰：小姐請公子進去說話。朝棟曰：恐尔老爺知覺，兩下不雅。丹桂曰：老爺夫人已睡進去，無妨。朝棟猶豫，丹桂促之乃入。但見備有酒釀，因而留朝棟對坐同飲。慾不能制，欲抱行雲兩玉，堅不許。乃曰：今日之會，蓋憫君之貧耳。豈因私欲而致此哉？



倘今苟投合色之際將何為質耶朝棟曰此事
 固不敢強但今尊欲易盟別嫁將如之何王曰
 我父縱欲別選東床我豈肯從古云一絲已定
 豈容再易朝棟曰你今此言合理然終恐令尊
 勢不得已王曰我父若以勢壓不從惟死而已
 遂牽生手對天盟誓既而又飲時已三更笑女
 年幼飲酒末節乃醉倦忘辭生回和衣而睡生
 欲出丹桂曰小姐未辭想有事說坐片時俟小
 姐醒來生往視之真若睡未足之海棠生興不
 能制抱而同睡王略醒乃曰我一時醉倦有失
 瞻願生求合王意綢繆亦不能拒遂而同寢是

聖人殺



婢劫財

夜驚頭鳳。倒不覺腥紅恣衣。生乃半推半就。女
乃一進一避。嬌啼數聲。不知春從何處來。二人
纏雞鳴。生女同起。玉以絲紬三尺。金手鐲一對。
銀釵數隻。授生。臨別。又令次夜復入。生自後夜
來。晚出。兩月有餘。一晚朝棟。偶因母病未去。丹
桂候門。久不見生。乘忽聞有脚步响。連曰。公子
來矣。不意祝聖八。慣做鼠竊。撞見衝入。丹桂見
是。越來慌忙。走八。聖八趕進。丹桂欲喊。聖八抽
刀。殺死。入來。變下。先是賊至。開門。走出。堂
上。暗處。解之。聖八入房。盡擄其物而去。至天
微明。乃叫母曰。房中被賊。叅政曰。如何不叫。玉

愛玉被



曰我見殺了丹桂只得開門走避藏于暗處故
 不敢喊參政往看見丹桂殺于後門問曰丹
 桂緣何殺于此以無言可答心甚疑之玉乃為
 之驚病不能起亦參政欲去告官又無証証乃
 令家人梅旺到街各處探訪朝棟因母病無銀
 討藥將金手鐲一個倩銀匠饒貴換銀貴乃應
 諾未收朝棟出舖梅旺備在舖門經過望見銀
 舖棹上有金手鐲乃進問曰此誰家物也銀匠
 曰適纔王相公拿來借我換銀的旺曰既要換
 銀我拿去叫老翁到銀與他銀匠曰他說不要
 說出誰的你也不必說毋令他知怪我遂付與

梅旺獲



賊報主

烏旺持回家謂叅政曰此物畧像我家的可請
夫人小姐來認夫人出見乃認曰此是小姐的
後何處得來旺曰在饒銀匠舖中得來是王相
公把來倩他換銀的叅政曰那網王相公旺曰
即朝禮相公叅政曰原來此子因貧改節遂至
於此寫狀令梅旺告于府曰

告狀人鄒士龍稟告為緝盜事狼惡王朝棟係
故同知王之臣孽子因父相知往來慣熟突
於五月十一日夜二更時分哨黨衝家殺婢
丹桂逐女竄逃財貨什物劫去一空次日緝
獲原賊金鐲一隻銀匠饒貴見証乞天親勦

朱政命



僕告府

追賍償命除害安良生死感激上告

時戴朝用知潮州府事清如止水明若秋蟾即

差兵趙勝孫勇即刻往拿朝棟次早具狀訴曰

訴狀生員王訓棟訴為燭奸事業紹箕裘頗

開詩禮叨登列薦歷任惠州上佐官居清節

僅遺四海空虛表鯁音梗生音梗標音梗名列音共巒音共宮音共岳父音共朝

士龍曾為指暗音暗之好長女鄒瓊音瓊王允音允偕音偕伉音偕儷

之緣如意聘音聘儀音儀鴛音鴛釵音釵回音回荅音荅孰意家計漸微音微難

行六禮瓊王仗義憫貧私遺獨音獨釵音釵段音段疋音疋岳父

愛富嗔貧屢承退休另嫁久設阱音阱机音机無由投

發偶因賊劫音劫飄音飄陷音陷禍音禍坑音坑欲絕舊緣思音思構音構新音新緣

朝棟告白



府訴狀

賊殺婢命坑陷婚命。額天電奸緝盜斷女。畢姻劈陷安良哀訴。

戴知府問曰。既非你殺丹桂。此金鐲從何處得來。朝棟曰。金鐲乃伊小姐與生員者。府主曰。此事必然。朝棟曰。可拘伊小姐對証。府主況吟半响。問曰。你與瓊玉有通乎。朝棟曰。不敢似說。有言而晚視。衆人府主微會其意。即退川堂。帶之同入屏。絕左右而問曰。既非有通。安肯與你交物。朝棟曰。今日非此大冤。生員決不言而喪德。今遭此事。不得不以直告。遂將其事一一詳道一遍。府主曰。只恐此事不的事。真明日互對。

泰政朝

棟互對



之時你將此事一一詳說看他父親如何處我必拘伊女証果實必斷完娶如虛必問你償命朝棟再四叩頭曰望大人週全次日拘審士龍親來互証謂府主曰此子不良望大人念朝廷分上執法斷填府主曰理在則執法在何論情朝棟亦宦家子弟厚厚後英何分厚薄乃呼朝棟而謂曰父為清官子為賊寇尔心忍玷家譜乎朝棟曰生員素遵詩禮舊傳居仁由義安為此大不順之事耶府主曰你既不為賊從何出朝棟曰伊女付我豈却得之貨與上龍曰此宛然是他理虧無對又推在吾女身上府主曰

泰政命



僕接女

伊女深閨何能得至朝棟曰事出有因府主曰
有何因由詳細說來朝棟曰春三月因事過彼
老園小姐偶同丹桂覘花相視良久而返生次
日又過其地小姐已先在矣令丹桂叫生至花
園小門偷言其父與母議欲悔親別嫁要叫伯
庶音來說與銀一百退親只夫人不肯小姐見生
衣衫襪音被約音生夜來說話生依期而去丹桂候
門延入命酒雞鳴生出遂付金鎊一隻銀釵數
隻絲綉三匹臨別令生又來是以夜去明回每
夜丹桂候門以至于今前十一夜因母有恙是
晚音身不得未去不知何賊瞰知故遭此變偶

夫
人
命



女
出
官

兩手迫無銀為老母買藥故持金鋪一隻托鉢
 銀匠代換銀用被梅旺哄去故裁此禍陷生望
 祖父母体好生之德念先君止有生一人母老
 在疾乞臺曲全烟事緝訪真賊以正典刑御結
 有日府主曰既然如此大人亦籍束不嚴安怪
 此生恭政曰此皆浮謬小女舉止不亂安能有
 此府主曰既無此事必要令愛出証涇渭自分
 朝棟曰彼令愛若肯面對知羞其死士龍心中
 甚是疑惑意此事得虛我對夫人說的話此生
 何以知之意此皆真則不好說話二則自覺
 無辜心中猶諫不決府主從而激之曰老大人

瓊玉人



府聽審

身係朝綱何為不加察焉。士龍被激乃曰。知子者。莫若父家。有此事。學生豈不知一二府主曰。只恐有此事。便不甚准。既無此事。令愛一出証何妨乎。士龍一時不能轉側。乃令梅旺討簪接。小姐來梅旺即刻回家。對夫人將前請說了一番。夫人入室與瓊玉備說前事。小姐駭然自失。數日卧病。毫不知父已告生。初不肯去。自思此生非我出。寃不能白。旺又催曰。府中老爺專等小姐聽審。小姐乃昂然登輪而去。二門下轎入見。府主曰。此生去金鐙是你與他的。令尊云是劫得之贓。湮滑在你公道說來。小姐寧盡

瓊
玉
當



堂
新
別

不答朝棟曰既蒙相與直說何妨你忍令致生
 於死地耶小姐年雖終不敢答府主遠敲棋子
 厲聲罵曰這生可惡口談孔孟行同盜路何為
 將此許多虛語欺官罔上重打四十問你一个
 死罪朝棟嬰兒之態復萌乃睡於地下大哭而
 言曰小姐你有當初必有今日當夜之誓今何
 在哉我今受刑是你悞我上死固不足惜家有
 老母誰將事乎小姐亦低首含淚乃曰金鑄是
 我與此生的殺刑柱者不是此生其賊入房灯
 影下累見其人半老有鬚的模樣府主曰此言
 公道你打他生乃洋上起來跪在小姐邊傍

瓊玉



生

小姐見生鬢皆散了。乃跪近為之挽髮。叅政見了。聞言心中怒起。乃曰：「這妮子，嚇得眼花見不仔細。一發胡言，明白說過小姐見父怒，遂不敢言。」府主曰：「令愛既嚇得眼花見不仔細，想老人見得仔細。既然老大人乃叅政之戚，比學生權戚更重。吳若你自問此生一個死罪，豈不更便何待學生？千言萬語，况册挂為此生作待月之紅線，彼安忍殺之？」叅政曰：「小女尚年幼，終不然有西廂之故事乎？」府主曰：「你說無西廂之故事，先煎真情已見於總髮時矣。何必苦上爭辯，據你之言，必散問此生死罪，方遂你願。」叅政曰：

朝棟



香告父

知罪知罪。我不合養出此不肖之女。幹出此事。憑老大人公斷。府主曰：依我處。你當時與彼父有同芳之雅。此生有指腹之盟。兼之男心女欲。莫若令之二人完娶。一則賤當時之信。二則遂二子之心。更得兩全其美。叅政曰：據彼之言。卅桂之死。雖非彼殺。實彼累之也。必要他清出此賊。方能脫得彼罪。不然。終難白吾心矣。府主曰：賊容易審出。俟七日后。定然獲之。然後擇日。單姻。叅政忿而去。府主令生女各回。是夜朝棟回家。燃香告父。父曰：男不幸。懼罹此禍。受此不美之名。奈無香。此賊處。終不了事。我父有靈。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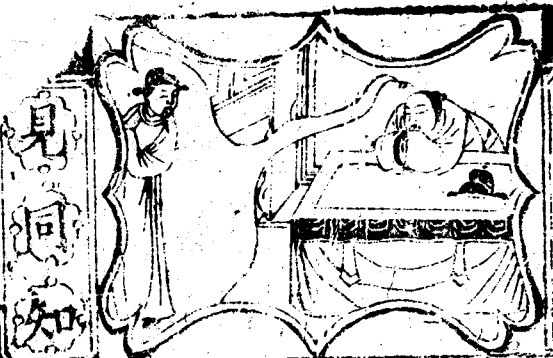
朝棟夢



父坐堂

示報應。祝畢就寢。夢見父坐於堂。朝棟向前揖之。乃擲竹筭一隻於地。得聖筭。若八字形。朝棟趨而拾之。父乃出去。遂而覺。烏戴公退堂。心中思忖。將何策查出此賊。是夜夢見一人。俄冠博帶。近前揖謝曰。小兒不才。多叨培植。擲竹筭而去。戴公視之。聖筭若八字形。覺而思曰。賤名非姓祝。即名聖。或名筭。次早升堂。差人喚王相公到此。有事商議。朝棟聞喚。即小衣入府。來見府主。府主曰。可換衣巾相見。府主退堂。相見禮畢。命坐朝棟。不敢。府主曰。私衙傍坐。無妨。朝棟乃坐。府主曰。夜來夢見一人。俄冠博帶。見我揖謝。

戴公夢



擲竹筥於地。下得聖筥若八字形。朝棟曰：此乃先父感大人之德。特于謝烏門生昨夜已曾焚香祝父。乞報賊名。即夢見先父冠帶坐堂。生入前。仍擲筥于下。而去。生夢與祖父母夢相符。合想賊名必寓筥中。府主曰：我五更細想此賊非姓祝。即名筥。或名筥若八字形。或派第八也。竊契思之。有此名。門子在傍聞得。稟曰：前任劉爺。已捕得一名鼠竊。名祝聖。八後以初犯刺臂。釋放。府主曰：即此人無疑矣。即升堂。硃筆標票。差二人。魁上拿來。公差至聖八門首。見聖八正出門來。二人近前。一手扭住。鉄鎖扣送。

戴公朝



棟請愛

府主曰你這畜生黑夜殺人劫財好大的膽聖
八曰小人素守法度並無此事府主曰你素守
法如何前任劉爺捕獲刺臂聖八曰劉爺誤捉
審明釋放府主曰以你初犯刺臂釋放今又不
悛殺婢叔財重打四十依直招來聖八推托不
招令將夾起並不肯認府主見腰間有鎖匙二
個令左右取來問曰他家中有父母妻子否左
右荅曰無父母有妻子差二人徑往他家私處
之曰如此依計而行如有漏洩每人重責三十
革役二人領鑰匙到其家曰你文天今日到言
承認劫了御家財物拿此鑰匙未你開箱照單

七

十六

戴公拷



賊
驗
財

取出原贖其妻以為實然遂開箱依單取還二人
 人祇至府堂聖人駭然無詞爭辨乃招曰小人
 是夜過鄰宅花園小門偶然丹桂呼曰公子來
 矣小人衝入彼欲喊斗故不殺之擄財是的是即
 差人喚叅政到堂認明色衣四十件色裙三十
 件金首飾一付銀粧盒一個牙梳銅鏡一一收
 領戴公判曰

審得祝聖人素行竊盜猖獗害民案卷中重
 看魚鱗犯刺不悛恣行偷盜花園內驟起狼
 心殺侍婢而入劫財貨以利己悞朝朝而幾
 陷縲絏以離婚原贖俱在大辟物宜斬士

朝棟瓊



玉成

枉列冠裳心既忍而不傾名義厭貧貧富思
 退親而欲悔前盟籍東不嚴以致怨女曠夫
 私相授受防閑法弛俾令戴月披星私自往
 來侍女因而喪命文婿欲陷極刑分宜按法
 惜爾官休年老姑從律減擬尔薄示不應王
 朝棟非罪而受叢挫合應免擬緝瓊王求好
 而歸前盟以斷成婚使效唱隨而偕老俾令
 山海同心

至朝棟與瓊成婚失婦和諧事親至孝次年科
 後復膺一第過京會試黃榜聯登官授行人餘

未暇論

朝棟



斜田家

予觀蘇公詳施審察能發奸於意外卻公暗于
知人不能逆料於將來朝棟一時逼厄幸青天
而割斷無私漸尔清貧際風雲而終成大用視
人者豈可以顯晦論矣惟哉此一斷也非惟有
閔于為惡者之懲戒抑深有係于知人者之鑒
鏡而人可不察歟

●趙縣及河而媿訟婚

淮安府清河縣龍光生二女長曰美王適錢
幼曰美玳嫁諸慶各適嫁六七年美王生子錢
引美玳女養英二子同年僅五歲因父母生
日皆帶子往賀姊妹平日和睦姐見妹之女亦

龍氏姊



妹割襟

巧竹伶妹見姊之子俊秀魁梧因而各許婚配
當姊妹割襟各訂舅龍祥為媒越數月各回龍
祥說合遂過定為及後錢佩家事日迫齊慶知
之乃將女另聘李賢納綵禮行錢佩托龍祥往
言齊慶且留祥飲酒毫不相動佩日望回音並
未見至乃思親已聘定只得具狀告于縣曰

告狀人錢佩係本縣民告為悔盟絕桃事先
年憑媒龍祥將銀鐲金環聘定齊慶長女春
英與男錢明為妻叙會有年迄今男成女長
托媒催促完娶詎惡窺家為落復受富氏李
賢重聘逼立休書奉家驚慘痛生一子娶媳



紹宗遭此仇變誓不戴天懇命怜貧剪惡完
娶陰功萬代上告。

趙

士登蒞政是縣准狀拘提胥慶乃訴曰

音頤

訴狀人胥慶訴為法正倫理事慶女賽英憑
姨夫錢佩為媒聘與伊姪錢忠為妻不幸錢
忠父子繼故逼嫁伊男錢明為室不允別聘
切思尊卑親屬難容結配兄娶弟婦倫理變
常乞天正律明倫杜亂剪強止訴

縣主准訴次日勾拘二犯齊赴縣主呼胥慶曰
你一女既許錢明安可改盟再聘慶曰小的當
時將女許嫁伊姪錢忠忠死另嫁理之常也佩

縣主審



問二家

曰。當時過聘。媒書可証。何嘗許姪錢忠。皆抵
歸之言。望老爺斷女。還男完娶。接紹宗支。陰隲
齊天。縣主曰。龍祥你為媒人。就是訛非。公道說
來。祥曰。先年二姊。未賀小的。父親生日。各帶子
女同來。自願結婚。後以銀鐲金環。憑小人過聘
是實。縣主曰。既如此。胥慶錢佩。嫡親兩姨。依律
不宜結婚。合當離異。胥慶不能慎之於始。受聘
而悔。盟干終。重責三十。錢佩違律結婚。重責十
板。援筆判曰。

審得胥慶之妻。與錢佩之妻。兄弟也。禮嚴姻
配。律例森然。胥慶既受錢佩鐲環之聘。不合



改圖二姓。但春英與錢明實兩姨之姐妹。安可違禁成婚。各捏虛詞。並應擬杖。聘財入官。男女離異。

予觀齊錢二姓其始也。以私愛而成婚。其終也。以媾訟而離異。為婚姻者宜度之以禮法。毋成之以倉卒。慎始慮終。當以此為鑒云。

●童縣尹斷殘疾爭親

寧國府太平縣呂智生女二長曰淑姑。聘姚儲次曰美姑。聘何標長子何南為妻。大禮已行三年。美姑適爾上樓失足。跌下折斷左足。求醫方得安痊。但行路略疲。標聞知。遂欲謀長女具狀。

美姑跌



傷左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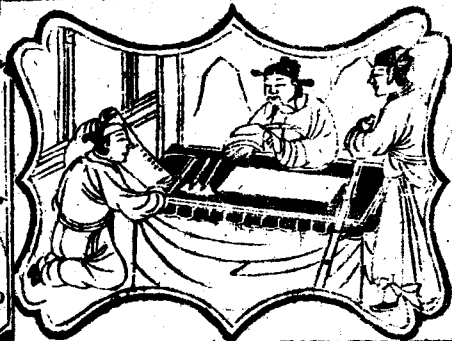
告于縣曰

告狀人何標係本縣民。告為負義藐法事。先
年憑媒桂芳議聘。奸豪呂智長女美姑與幼
男為媳。當受過采銀拾兩。金釵二股。隣族週
知。豈期豪惡於本月。密受姚傑厚聘。將女重
嫁。切思一醮不再。人道之常。貪財重聘。律法
何在。投夫電霹。以正法風。上告。

章習孔蒞任。惡此澆漓之習。遂准狀牌。勾呂智
具狀訴曰

訴狀人呂智訴為捏陷事。身生二女。長配姚
傑。次配何標。幼子。兩家媒書存証。續因次女

何標生口



狀爭親

下樓失跌致傷左足奸親托媒屢求易配身
不允後捏詞誑告投臺詳鞫分訟以杜訟端
上訴

准訴二犯媒灼互對縣主謂桂芳曰二家既結
朱陳各競筆端人具一理爾係媒灼宜秉公道
毋令兩家觸角何標原聘長乎抑聘次乎芳曰
原聘在次但次女年幾稍小似乎不均長女相
當猶乎得宜且姚傑年幼以次配之兩家均便
縣主曰這廝可惡言語猶豫在家言語豈無陰
陽具致兩家冰炭皆爾之咎既曰不均當時安
可說合何待疲足之後而持此言重責二十以

縣主斷



親仍舊

懲不忠何標既聘幼女安可因疲足之故而挾
換長女爾所不欲誰其欲哉諒責十板以戒刁
奸判曰

人生夫嬾作合自天豈人力所能與哉呂智
幼女淑姑傷足於既聘之後此亦天也命也
何標合應取歸以且天意何乃妄生訟端以
乖風化呂智得理免罪免笞親仍舊議毋得
紛更何標合擬不應取供

予觀呂智存心澆薄立志不仁已有疲媳之振
胡為不安天命猶然橫暴而紊子他人之媳幸
而趙公清明故爾強者不得恣其奸而弱者不

言所之第
丁譽王



女成親

致受其害。慈治協宜。萬民嘆服。
秦推府斷良賤為婚

蘇州府常熟縣丁氏科甲。聯書香。接武。族有
丁爵者。家資消乏。祖訓罔遵。綱常倒置。其心惟
知有利。不知有義。生子丁譽。年十七。尚未議親。
其近地主貴者。其祖楊福。曾為王給事。家人因
而改姓。頗善積蓄。終事死後。王福求出。漸成
家。傳至貴手。家資已萬。二子一女。爵利其財。將
子為之結婚。毫不吝。族人知之。卒然而行。大札
次日。即取成親粧奩。以千金計。族人莫知所以。
後知是王貴之女。羞。長皆登門辱罵。爵父子不

尊長登



門阻罵

敢出對祠尊具狀首于縣曰

首狀人丁文義等首為違法結婚事男女貴
賤律禁成婚今姪丁爵財利薰心綱常不顧
酷信周代巧言相誦不論良賤干碍親娶王
奴楊貴幼女與長男丁蒼為妻紊亂人倫有
乖律法身恐坐罪為此上首

常熟縣主朝京推官秦秉忠署印平生專惡壞
法亂紀之人即行牌拘齊人犯候審秦公升堂
公差帶出投到秦公曰爾閱名家安與此等
結姻豈不玷爾家譜爵曰王貴乃先給事王
瑞同族論匹配可以相賞論閱閱可以相稱族

尊長具



狀首官

長曰王貴之祖名福本姓楊投入王給事家中
 為奴給事因賜王姓何嘗是給事族人若是王
 給事族人小老等毫不敢言貴曰小人祖曰王
 朝顯未有名福若此皆先時與小人有宿仇今
 日故捏虛詞誑告以阻婚姻秦公曰爾既與王
 給事同宗必有家譜取譜來看定有分曉如無
 宗譜必是假姓貴曰宗譜原有但先年家遭回
 祿已被焚去秦公曰你家被焚別支必有借來
 一覽貴曰族人嫉妬者多遇此事他亦不肯秦
 公曰此皆縫飾之言丁爵王貴各責二十男女
 離異爵曰男女成婚今經半月安可離異秦公

公差拘



拏二犯

曰你不想祖宗何等。人今娶僕役之女。而主
縻爾祖宗在所歆乎。抑在所繼乎。律例當難何
論成婚日久。族長叩頭謝曰。老爺青天。斧斷甚
公。不惟小的等感戴。而祖宗地下亦當結草。秦
公判曰。

詩首閔眚。人倫為大。禮濫媒妁。名義為先。故
閱閱要於相當。而伉儷宜乎克敵。律例森嚴。
豈容毫髮。王童整肅。孰敢妄干。今丁爵世系。
名家。不知求配。王貴祖緣。僕役。妄許成婚。財
利薰心。不顧點污。白璧厚粧。援上藉言。縮繫
赤繩。葭倚瓊枝。不嘆姻緣。弗稱鳥隨彩鳳。鳥

准府斷

判離婚



知匹配非宜。薰猶不辨。玉石扶同。若做侵。是之請婚。實壞蕭何之律法。夫不夫婦不婦。均宜杖懲。良自良賤。各判歸宗。

予按此斷甚有門子世俗。近來結姻者。先揣家資殷實。次擇女貌端莊。二者有一。並不思其出身。誰何。雖侏儻末派。亦結姻盟。此不當于帶子之心。久矣。而秦公此斷。澆漓可掙。厚龐可駭。足稱能稱振紀綱者矣。

新鐫國朝名公判斷詳刑公案卷之四終

府。官。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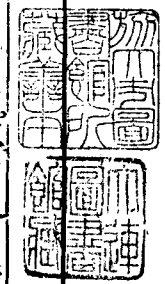


擗龍舟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卷之五

女奴拐類

● 張判府除權權歸



張思道任河南府府判政刑清簡舉措合宜持身硬直立性嚴肅柔亦不茹剛亦不吐通郡號為鉄面判官五月初四夜慶黃衣和尚產出十餘嬰兒覺來心甚狐疑次日瑞陽與府尊高凌雲同知湯銘盤推官萬邦寧等僚屬出城觀龍舟偶有二婦人擗一個木偶黃衣禪師過其前後有和尚四個隨其後皆已過步府判倏然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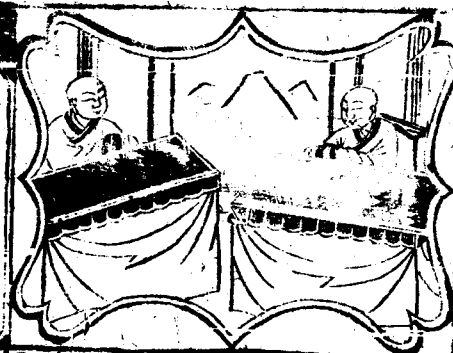
公着捉



教手僧人

起夜夢黃衣和尚與此木偶禪師無異。燕察四僧之中。有二僧不類。男人体態。令手下速喚轉來。府判在高處望見四僧。如倒窟拔蛇。不肯轉來。又差四人去。如不肯轉。即扭來見我。衆僧見勢不能免。莫若轉去。衆人喚到判府曰。據此神像。若何僧吞曰。據往各處抄化。判府曰。爾等能誦經否。僧曰。此是為僧者本等的事。如何不會。判府曰。既會誦經。左右帶入衙去。今日端午。我有舊願。年七此日。要請僧誦經。僧曰。誦經只用二人。容小僧下一歇店。將祖師放下。二人在座奉祀香火。二人進府誦經。判府曰。多七亦難。

判府轉



衙問僧

帥皆神也。一起搵入祀之。就是何必下店二僧
 進退趨起。判府即令左右送入衙內伺候。且私
 罵左右守之。毋令去。違者重責三十。皆領諾
 而去。府尹笑曰。迂之甚矣。我做官。要出佛徒
 儒何故。自役邪道。判府曰。我有心事。明日領教
 看罷龍舟。日晡回衙。問曰。僧人何在。衆皆跪見
 叩頭。已畢。判府曰。尔何名也。一曰清虛。一曰悟
 虛。二曰了塵。了俗。判府曰。清虛悟虛。你在此川
 堂誦經。了塵了俗。你書館誦經。令左右取香燭
 與之。燃起。各各誦經。判府聽清。虛悟虛二人誦
 經。明。朗。而。了。塵。了。俗。並。無。誦。只。有。教。神。

二僧川



終夜皆誦現的聲。喜全是婦人。是夜判府又夢前夢。覺思甚奇。天明出書館。細看裨師一遍。以手衡之。雖穴甚輕。乃喚了塵。了俗問曰。你二人出家幾年了。塵曰。出家三年。判府曰。既出家三年。緣何不會誦經。各打十板。二。再。三。求。饒。判府曰。你二人非男子。何故為僧。莫非為拐者乎。了塵訴曰。妾周氏。係臨武。夫名岑壽。家在孤村。彼四人來家借宿。丈夫曰。辭。彼乃放下祖師。強要借住。丈夫不得已。而告之。四人明燈靜坐。候至三更。取出戒刀。油燭。衝入房中。丈夫起看。掩而殺之。有子三歲。亦將殺之。嫂七年七十六。

女僧書



館誦經

詳刑公案

禿賊殺於刃下，勒奸小婦，僧不肯殺，彼效賊恃強，不隨自願，將頭髮剃去，僧衣加体，勒同雲遊。又將家中屋宇放火焚之，小婦幾欲自死，奈彼左右不離，二則夫仇未報，今日幸觀青天乞靈除害報仇，生死感激，判府曰：了俗，何以從之？了俗曰：小婦係新化縣樊氏，夫薛榮因遠出三年，無信，僻住山鄉，叔薛貴，舊年七月往尋，未回家，中只叫小婦人弟樊辛在家看顧，至十一月，燔吳氏懷五月胞胎，因禿賊日間，三人撞祖師來家，抄化燔，問彼求，禿賊乘机探問，燔以直言禿賊聞此，言語知家中無有男子，是夜黃昏。

卷五

三

判府詢

問女僧



五八素家借歇。燕幸出看被他殺死。強姦妯娌。不。芝皆被挾制。好後將婦剖腹取胎。藏于祖師。強刺婦頭。挾同雲遊。幾欲往訴官府。奈乘。跬步不移。今遇青天。垂為除亮。雪怨。况此賊肆。害。非一家一人。而已。竟得孤村有婦懷胎者。即。假宿為由。遂殺而取之。甚至有傷數命。而得一。胎者。判府曰。彼取此胎。何用。婦曰。可治怪疾。換。得金價。判府陞堂。令左右拿下二僧。二齋人。又。令左右取開禪師一看。但見其身。乃篋胎紙糊。中是空的。果藏十餘嬰兒。判府曰。這西禿子。天。理合誅。即喝將各打四十。又謂二齋人曰。這廝。

判府公考



打二僧

你何故輔他為惡亦當擬死其二婦送回母家
另嫁判府具招申上司曰

雷得賊僧清虛悟虛佛法罔遵假抄化而雲
遊方外戒規廢弛恣十惡而慘害鄰村殺其
姑戮其夫逼樊氏而披緇削髮斃其弟剖其
臍動樊氏而蓬梗飄零畫入鄉村採實尋虛
如哨邏夜來屋舍取胎剖腹若傾囊孕母何
辜而至此血胎何罪而罹斯良善心全然特
沒慈悲念殫爾論亡王法峻嚴今秋典刑大
辟女清凜烈身後磬確刀山齋人如覺如真
同謀濟惡輔助為非例應減等絞罪施行榜

判府親



婦周氏樊氏身遭垢辱志在伸怨解回原籍
守嫁悉終

呈索府尊服其精明自謂已弗及也申間上司
兩院繳下即以四亮的决示衆將周氏樊氏行
文起解回家周氏夫回仍同偕老樊氏父領另
倚終身其後知府推薦上司保舉張判府言選
由是河南之民聲口相傳至今猶頌其德也

● 曾主事斷和尚奸拐

江西建昌府曾傑任南京主事之任時正遇暑
天過池州地界有一天福寺其寺僧衆百餘人
往來官員皆往遊焉曾公因病者而往寺暫養

衆僧自迎



接主事

疾馬和尚迎出山門。迎入方丈。虔備酒飯。款待
夜送東廂官房歇息。曾公惡迎禪房。頌經之聲
喧嘩。乃令家人移過西廂官房。上是高樓。是夜
月明如晝。曾公獨自登樓。觀玩。俄見二僧。攜一
食箱。盛貯酒食。過樓前。而入後園。曾公揖其足
而察之。但見其僧入于茅室。搖動地鈴。有人接
入酒食。曾公恐僧復轉。遠避樹陰。俟僧出去。蹏
入茅室。細觀內覆有板片。輕啟視之。見有數美
婦于內。忽手候動地鈴。內有曰。食未完。少刻來
取。曾公應而覆之。恐有僧來。連步趨出。不意其
門外鎖。只得潛傍樹陰。少頃。僧人四五。啟門入。

主事見



僧送飯

乘直抵茅室。曾公揖其足而出之。入樓少頃。又見三僧入去更深未出。曾公亦就寢焉。思至天明將何策以除之。天早自駕一角緊急。密封公文。差人馳往池州府投下。知府張日亨接得公文。即點得一哨人馬徑往天福進發。衆僧初以為南京差來迎接魯主事的。數僧出山門視之。見人如蜈蚣。後是池州太爺數僧出門遠接。漸近來將寺圍住圍定。太府入見主事禮畢。將滿寺僧人盡皆擒捉。中有殺開寶兵而逃走者三十餘人。主事指示地戶。取出數婦問曰。你何以此。婦曰。衆僧皆善鬻人家有疾。往往請治。

二公審



問衆僧

無有不驗。由是米往人家。出入不避。又有靈符
 一沾其身。縱有廉貞節烈之婦。終迷而溺于慾
 焉。故爾有私奔于此者。或有為所籠絡于此者
 一入此地。衆僧曰。夜輪宿。悔不能及。今日幸覩
 青天。皆無面目。惟死而已。曾張二公令衆婦各
 發回家。有夫者。回夫家室。無夫者。令父母領回。
 令兵將火焚其寺。一面差人緝捕餘黨。將衆僧
 審斷曰

審得天福寺僧衆。圓明圓寂等。寄跡浮屠。罔
 遵釋教。假誣鑿而出入人家。遊心淫慾。恣肆
 禪規。仗符法而誘迷婦女。賞夜拐來。深藏土

官兵放



穴沉淪慾海。日夜輪流行樂境。恣迷業地。他
年陸續墮鄴都。本部訪咨。已經實據。衆僧招
認。該府捕送。各婦被誘。願領者。仍歸夫室。不
願者。官賣。示民寺院。藏奸。盡行煨燼。僧人拐
婦。悉發典刑。

予按此事。實魯公之善察。亦僧衆之惡盈。且神
明致譴。以致于斯。不然。何一宿而能察出數載
之隱惡。次日行文。令府尹同拿。此猶見高處。倘
輕視不揣自拿。必激其變。而禍患豈渺小哉。此
虎一除。而民受無疆之福。自是曾公名震京師。

矣

文煥夫



婦携行

威逼類

• 晏代巡夢黃龍盤柱

寧波府奉化縣監生程文煥娶妻李玉蘭三十
無子夫婦虔誠素齋三載常往各寺觀行香祈
嗣繼後每往寺則鷄鳴而起不用轎馬不帶僕
僮夫婦誠心携手行徃日側方田近地寺院皆
久伺察其行藏三月二十四日以鷄鳴後月亮
大明夫婦沐浴早行徃慶雲寺行香其寺僧有
自餘甚是殷富田連阡陌棟宇連雲僧多淫慾
恣肆妄為是早火頭出開山門見文煥夫婦逸

如空調



玉蘭

逝而未長報長老起而迎接夫婦入寺拜了佛
祖忝了菩薩延入方丈待以齋飯後往遊勝景
經閣夫婦倦坐方丈文煥忽然覺精神不爽隱
几而卧玉蘭坐側有一僧名如空見玉蘭花容
月貌色心可人况且文煥睡卧遂近而調戲之
玉蘭性本貞烈大罵曰秃子無知我何等樣人
敢大膽如此因而驚醒文煥如空遁去文煥詰
其故玉蘭曰適有一秃驢見你倦睡近前調戲
被我罵他幾句方走入去文煥心中燥暴乃曰
這秃子欺吾忒甚高聲罵詈明日往縣必除此
賊方消此氣俟爾眾僧皆知恐他首縣私相議

文
煥
夫



婦
罵
空

詳
別
公
案

曰此夫婦入寺天早並無人見莫若殺之以除
後禍况此婦出言可惡囚禁此也久後不怕不
從高議已定出而擒之如空持刀欲殺文煥見
其人多衆寡不敵又有數僧擁扯王蘭入于別
室欲姦王蘭死不肯從一僧止曰從容彼一時
焉肯就從且囚之別室以厚恩待後必肯從此
婦性烈一時逼之恐傷生也衆依其言而禁之
于靜室文煥被衆僧欲殺自思難免乃曰我一
人在寺猶若姑肉既奪吾妻想爾等不放但容
我自死如何如空曰不可必即殺方除其禍中
間一老僧見其言可憐之狀乃曰今既入寺安

衆僧逼



殺文煥

能走得但禁于靜空令之三日寬容自死罷衆
 乃依命送往一靜空人跡罕到四面壁立高牆
 衆僧與砒霜一包繩索一條小刀一把囑曰憑
 你自用鎖門而去文煥自思一時雖可以緩然
 終不能脫此天羅內椅橙皆無只得靠柱碌而
 坐平生好誦三官經開能解厄乃口念不輟是
 夜晏思孔任浙江按院巡歷寧波而往台州夜
 宿白嶠驛夢有二將使人見謂曰吾奉三官法
 旨請君往遊慶雲寺代巡曰此去其寺路有多
 少將使曰五十餘里代巡與之同行到一山門
 舉目視上有金字扁曰勅封慶雲寺入寺遍遊

行
巡
夢



遊
見
龍

詳刑公案

至一靜室。毫無所有。只囚一黃龍于內。盤旋柱
 梁。俄而驚醒。乃思夢甚奇異。中間必有緣故。以
 早升堂。駟丞參見。代巡問曰。此處有慶雲寺否。
 駟丞曰。慶雲。此去六十里。其寺甚是廣濶。其僧
 甚是殷實。富厚。代巡曰。僧人多少。驛丞曰。僅有
 百人。代巡曰。今日吾欲往一遊。即發牌起馬。徑
 到山門。眾僧迎接。代巡入寺。細思此夢。遊是致
 毫無所異。深入四面。遊觀皆夢中所歷。過一經
 閣。入左小若。達一靜心齋。又入小室。傍有一門
 鎖鑰。恍若夜見龍。代巡令取匙。開看。僧稟曰。
 此內自上祖以來。並不取開。代巡曰。因何不開。

五



僧曰。傳云內禁妖邪。代巡曰。豈有此理。此內縱
 有妖邪。我今日必要開看。有禍來。吾其當之。僧
 必不開。命軍人斬開而入。果見一人。餓倒柱下。
 忙令扶起。以湯灌之。纔醒。傳令出外。四面緊圍。
 不意代巡斬開門時。知者已走去。五六十人。但
 軍人在外。見僧走得慌忙。不知其故。心疑之。僅
 捉獲一二十人。少頃。聞內有令出。圍寺。只獲得
 老僧上童三十人。代巡與文煥酒食。久而能言。
 訴曰。生係監生程文煥。奉化縣人。三十元嗣。夫
 婦早入寺中。進香。日午倦睡。生妻坐側。孰意禿
 子如空。趣生睡。而調戲生妻。妻罵。驚。竟生辯論。

代巡詢



問文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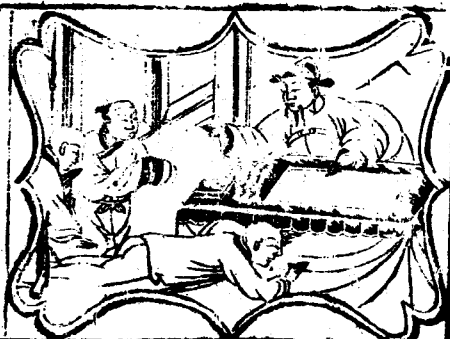
觸怒衆禿持刀欲殺再三哀求自死方送入此
地與我繩索一條小刀一把砒礪一包絕食二
日生平日好誦三官經坐於此地口誦心惟今
日幸大人塔收勝若再生父母代巡嘆曰如是
者神其有靈乎我昨夢二將使云奉三官法旨
請吾遊此寺隨使而遊見此室有黃龍盤柱今
早到此其夢中經歷境界毫毫不差貧契獲救
即平日之善報也令正今在何處文煥曰被衆
僧捉去今不知在何地代巡將僧拷鞠招云
此婦是日不從衆藏入靜室將厚酒欸之欲誘
之後從毫不曾食遂自縊死埋于後園樹下代



巡令人掘出文煥哭之哀慟異當代巡功止曰
 令正節烈可稱宜申奏旌表其僧老者幼者皆
 杖八十还俗其比而設謀者毋分首從各行誅
 戮審曰

審得慶雲寺澄僧却空如空等惡熾火坑不
 顧釋迦之法心沉色界罔循佛氏之規監生
 程文煥過寺行香窺伺行藏已久携妻李氏
 叩神求後覬覦羨麗堪佳心猿意馬趁夫睡
 而戲調其婦罵言詈語触惡怒而欲殺其夫
 懇饒刀及求願寬容判鴛鳳于一時拆鴛鴦
 于傾刻拘執李氏于禪房款待加殺百品囚

代巡拷



問屍首

詳刑公案

卷五

李文煥于中軍慶用死路三條卽哉李氏不
飲進泉而心寧自縊善哉文煥不甘就死而
口誦真經睡值東蘭感將使請遊僧寺神馳
寤寐夢黃龍盤繞柱傍是以往寺遨遊恍若
夢中境界入中巡規斬開室內閔門文煥泛
危獲救終當大用李氏自經全卽卽賜旌揚
劫空如空等逼奸陷命律應梟首合寺老幼
等黨惡匪非杖罪還家寺院火焚錢糧官用
判訖將劫空如空等六十人斬首示衆其老幼
等受杖還家代巡又責文煥曰賢契心明聖經
子息前緣命應有子不待禮佛自產麟兒倘命



死嗣縱使繳神何能及哉。况尔夫婦早出夜回
 亦非士夫体統。自後務宜勉旃。毋惑悼妄可也。
 文煥唯上謝罪。代巡令領屍殮。葬官給棺。象樹
 坊于墓。痛貞烈淑女之墓。立廟祀焉。其後文煥
 南監。所登官至侍郎。不娶正妻。止娶一妾。生二
 子。而黃龍之應。始不虛也。
 夫士人出入貴依体統。文煥夫婦早行。裝体甚
 矣。以致淫僧之侮。倘非素行動神。而入代巡之
 夢。夫婦二人必遭荼毒之手矣。而文煥此事。是
 足為良民婦女。不守清規。潛遊寺院者之龜鑑
 也。而人可不鑒諸。

過客祭



奠蛇精

除精類

●鄭知府告神除蛇精

岳州之野有古廟背水臨山川擇險峻蓄茅綠
 草一望无際大求恭天蔽日者不知其數内
 有妖蛇藏于枯木之食人無數身大如桶長
 十餘丈居如利履眼似銅鈴風雨往亡生于其
 上人皆畏而事之過者必以牲牢献于其下始
 克往來不然風雨暴至雲霧晝暝咫尺不辨隨
 夫其人如是者有年矣洪熙間鄭宗孔新任登
 州府尹書吏等遠接俯伏叩頭迎駕府尹曰勞

各。後。迎。



接。府。尹。

汝眾等如此遠來衆人答曰小的一則分該遠
 接二則預報爺上得知小的地方近官道之旁
 有古廟枯木之中蛇精藏于其內食人不計其
 數知者將牲牢奠于其所始克往來始全其命
 不然則夙雨暴至雲霧晝瞑咫尺不辨隨失其
 人府尹大咲曰焉有此理越二日道由庙下果
 不設奠迤然而往未及數里大風振作飛砂走
 石玄雲黑霧自後擁至回頭見甲兵甚眾追者
 似乎乘万騎自分必死府尹未第時曾誦玉皇
 經見事勢既迫且行且誦不絕于口須臾則雲
 收風息天光開闢所追兵騎不復有矣僅而

府尹縣



尹坐談

全其命得至岳州蒞任各縣上尹大小官員
見此畢既而與各縣上尹坐談叙及古廟枯木
之中巨柝成積食人無數日前本府書吏軍民
出關接我報道此事我深不信及至其所行未
數里果有狂風猛雨回頭似覓千萬騎兵馬來
追我意必為所害苟幸得全其命請問列位賢
宰此妖猖獗民不聊生却將如何殄滅一則為
國治民一則為民除害皆我等取分之所當為
各縣尹答曰卑職下僚德輕行薄無能以祛之
今幸有老府尊職任憲臺夙清海宇虎北渡河
可以逐風可以滅火不諫刘琨之德政可並元

府尹親

拜城隍



規之十奇何患乎此妖之不迹跡耶話訖禮揖而別次日府尹升堂叫城中男婦老幼俱要虔齋戒沐浴贖香跟我叩謁城隍三朝府尹具疏禱于案前言曰

神威灵而有感妖孽潛藏功顯赫以無方夙稱善應奈惟某蒞任州州黎民遭異常之孽害職居惶署秉公正驅境內之妖精大顯神通仰瞻薄祐整冊秉而懇達企玉駕以奏申保茲蠢之民殄彼在之怪先害无灾生者樂而死者安降福降祥邦邑寧而人民育

城。壇。奏。



上。玉。帝。

城壇是府尹帶領男婦老幼誠心齋戒叩謁于前以謝崇乳生平正太鬼伏神欽抑是文曲之星乃奏上至帝將蛇精害民事情一一陳奏時王帝即差天兵五雷大神前去登州古廟枯木之中。延死蛇精毋得延送旨天兵乘馬持鎗雷神揮火持斧一齊擁至其所登時天昏地黑猛雨滂沱疾風迅烈電光炯灼府縣人民駭得無處奔逃。湏臾只听得一聲霹靂震地蛇精被延死矣移時天開明朗眾口嘖嘖想是鄭翁德感天也。延死蛇精也。眾往觀焉果見巨蛇斷作兩截人亦裝成堆。報知府尹府尹一齊躬詣

天兵雷



將除精

其所視之見者无不驚駭。府尹分付將苑焚却。焚至一日一夜。燒成灰燼。于是登州人民。戶戶稱慶。在上欢欣。皆云非鄭命誠心格神。至德勳天局克臻。此上司聞知。鄭侯至德通神明忠誠格天地。惠澤被生靈。與民除害有功。遂賞獎。勵以彰其美。未幾一載。見其才德。宜改調大邦。濟南府府尹登州父老黎民。不忍去。陳象各奔投。蘇代巡處。具保留故而言曰。

保留循良以安黔首。以庇地方事。本府居界一隅。略通三省。財賦下於休歛。石荒首於東南。李賴鄭等父母體梯宅心。勵精圖治。越自

官民往



觀蛇所

下車之始。首珍妖魔。繼以彈絲之餘。每公民
曠省耕。問稼視民餓。猶已餓。斷獄詳刑。處公
事如家事。和息不標紙價。罪贖悉報。循環事
社倉。備四時凶歉。賑貧乏。免老稚流亡。糧以
分限。催徵民咸稱便。差役當堂。僉點吏雜。舊
欺裁濫。冗總甲百餘。鄉閭不擾。摘潛伏。劫
十數。烽火無驚。門扁懲頑。狐鼠之奸俱息。木
皂勾犯。衙胥之暴何施。禁牛而牛判。皆蠲。蠲
塩而塩弊盡。除常例全革。鋪戶不科。操若玉
壺水。蓮今復政。澤如金。莖露。紹古循良。抑且
樂育英才。作新學校。士沾時雨。人坐春風。通

言
升
公
堂
老
百
民
保



地絃歌滿門桃李兒童幸依慈母子弟慶得
宗師蒙德政之未幾聞調任之在即班塵將
起寇轍難留撫我之日幾何瞻依之情孔亟
攀轅念重即轍心惶矧今饑饉薦臻于頽仍
盜賊交馳于鄰境非仗長城之寄曷遺帖席
之安幸際天臺按臨郡邑伏乞軫憂時變
俯徇輿情揭善政下九重另撥調任甯福星
於一路用奠子元非惟黎庶更生且俾士林
稱慶謹啟

蘇代巡批。鄭知府才德兼備除害有功登州
府小宜調大邦不然有屈大器也抑何蒞任

縣尹之位



任升堂

羊川公案

一載遷聯民心。父老攀轅。黎民卧轍。隱然有班耿之風。非善于撫字者。不能如是。合役民欲聊為曲全。

●曾縣尹判除赤虱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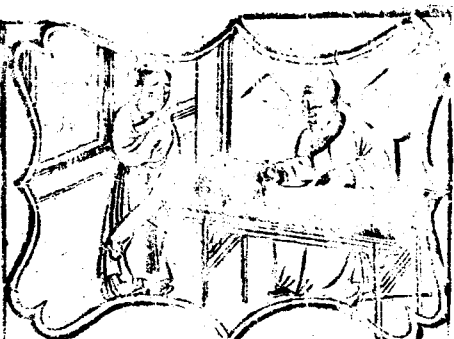
廣西南寧府隆安縣。禁中犯人有繫于內。有過半載死者。或過兩月死者。或過半月死者。不可勝紀。張縣尹蒞任。不解內有精怪。只說牢子受錢害死。將重刑拷鞠。牢子已死二名矣。後得曾縣尹為官清正。廉朗拆獄如神。到任未及一月。有告人命者。將重犯收禁中。不過三日。犯人便死于內。是夜巡監牢子。稟告犯人死了。曾縣尹



曰我未出朝門聞有此事今果然矣將信將疑
 次早虔心禱告城隍三朝城隍托得一夢說心
 有一精怪在地窰之下次早升堂分付皂隸將
 禁中地皮掘開一陣撲鼻騷氣熏人果見一窟
 木虱在內多不可言於中有一大者身如瓦礫
 遍躰毫光見之者無不驚駭曾縣尹分付皂隸
 將油鍋未燉大者小者一齊焚死于是降縣人
 民俱稱曾知縣真神人也上司聞知俱給獎勵
 牌後陞官三級民為之歌曰

曾侯垂簾清政薄斂省刑妖邪進跡好究
 心吏民整肅相畏相欽法臺明鏡神鬼駭

善為



狀寫

舍哺而樂鼓腹而欣官陞三級德感匪輕
圍祛孽寇枉啣恩揚名海宇善政斯興

除害類

●鍾府尹斷猛虎傷人

廣西地方最多猛虎出入成群動輒噬人南寧
府崇正里老嫗謝氏兒媳孀亡惟存孤子室鼎
週歲謝氏撫養十八年偶上山採樵被虎食之
老嫗哀泣日夜有隣居富壁專弄刀筆見謝氏
悲泣謂曰本府大爺鍾維新一清如水善斷無
頭公案爾說被虎傷孫我為做一紙狀詞往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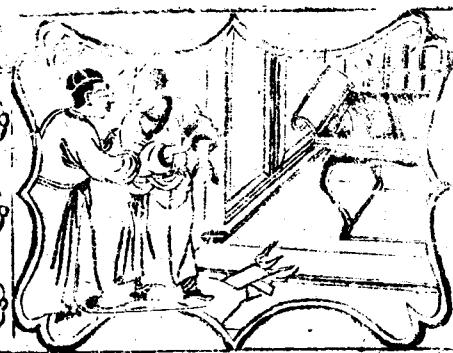


命台下去告着池何如去斷老姬取筆現寫其狀曰

告狀婦吳阿謝告為惡獸吞孤事阿身不幸
 早失所天兒媳繼亡遺孤週歲劬勞撫育始
 得成人於本月初五日入山採薪充爨豈料
 喇虎張牙露爪活噬孤孫坑阿生前日食誰
 供死後蒸嘗誰祭情慘黑天苦冤蔽日懇天
 法勸除害安民上告

鍾府尹接得此狀微上而嘆曰人可加刑虎將
 何治老姬且哭且隸曰幸遇俞上青天大施憫
 隱普發慈悲斷虎死罪以世此冤府尹欲不唯

公差社



壇林監

其狀奈此婦哀泣再三心中思忖聞社令掌
莫若出票差社令拿子虎究罪乃曰你且起去三
日後聽審令該房行牌其牌曰

南寧府為惡獸吞孤事據崇正里吳阿謝狀
告前事為此票仰本里社令前去拘拿各正
犯初九辰時赴案毋得遲延湏至票者

四月初六日 右差社令司准此

該房呈牌過印會押差人將票往崇正里社令
壇入焚之初九日早府尹升堂但見群虎自
南門而入街中人畏懼閉門虎皆低首行至府
前把門兵入稟曰前日老爺差社令拿虎今日



果有猛虎十餘。已在府前伺候。府尹令皆進堂聽審。兵傳言曰。犯虎進堂。听審。衆虎皆低首進府堂。府伏皆下。府尹令謝氏同審曰。你居深山。無故將謝氏孤孫吞噬。致令老姬生無人養。犯無人差。依法斷償彼命。無罪者自出還山。正犯伏前招認受刑。衆虎向一白額黃斑虎身連咬作咆哮聲。府尹曰。正犯莫非白額者乎。衆叩頭而出。惟白額虎伏前不敢去。府尹曰。正犯是你合死償命。虎點頭得咄。府尹判曰。

審得白額刺虎處深山。而張牙露爪。據茂林而耀武揚威。吞噬人民。食傷牲畜。整南山之

謝氏孤孫



斬虎

行言罪無窮。決東海之波而流惡不盡。今傷
謝氏孤孫。老嫗誰養。而絕吳門。後裔宗祀。誰
承傷一人。而累兩人之命。食一子而絕數代
之嗣。罪惡貫盈。大辟抵罪。人命重情。斬首就
刑。

府尹斬畢。乃謂虎曰。可往十字街心。就斬示衆。
虎低首而出。俯伏街心。又差劊子手。處決劊子。
皆不敢近前。府尹曰。可插劍街心。令之自死。劊
子手未言插。則其虎自觸劍而死。府尹令分屍。
張掛山林。示衆。是即人人傳訟。皆感格向善。上
司聞知。兩院三司交章具奏。超陞三級。自後鄉



方寧靜。虎狼屏跡。皆鍾公之德。有以感之矣。
 予聞劉琨能感虎北渡河。已稱絕德。而鍾公能
 令虎耳就死。猶出其奇。猛獸向化。人民可知。為
 政者可不修德以感之歟。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五卷終

嘉慶命



子為商

羊剛公

新編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卷之六

六竊盜類

● 馮縣尹斷木碑追布

抚州府崇仁縣吳嘉慶娶妻林氏家頗殷富生
 子無文年十八慶為之娶雷氏為妻夫妻和睦
 孝順公姑一日慶謂郁文曰家中雖則優裕吾
 思創業難若登天覆敗易如燎毛今家中所食
 者教所人者寡吾恐所入不足以供所用為可
 株守而不營謀尔今年當少壯正好營為欲令
 汝出外經商倘獲微利亦足贍家不知汝意何

郁文收



買机布

如郁文曰老父夙命即當就行但不知那項生意好做慶曰四川成都最好賣机布汝可將本銀一百兩往福建收買机布到川發賣不消一年可以回矣郁文依父命領銀一百兩往邵武寺處收得机布七挑碎別父母妻子往川賣布夜往曉行數月即到成都尋得東門城外張華店安下發賣未及二日郁文自思離家遠出心中不快即令家童沽酒散悶強飲幾盃不覺沉醉偃臥不意華隔隣有劉勝者暮見郁文酒醉於三更時分將布盜去三担直至郁文天明酒醒起來方知被盜即呼店主曰吾今投汝店內安

劉勝之夜



竊布化貝

洋川公案

下昨晚酒醉行此不良串賊盜去机布三挑古
云有眼主人无眼客在家靠父母出外靠主人
汝為典守亦难辭責汝可代我清究不然往縣
吳訟悔无及矣華曰吾開歇店衣食賴客豈有
串賊偷貨之理郁文不听具狀告于成都縣曰
告狀人吳郁文係江西崇仁縣告為串賊盜
布事身販机布末川發賣偶投張華店歇詎
思見財利已欺身孤客串賊盜布三担坑貧
素手回家懇乞爰刑追究究剪盜疏商上告
時縣主馮士奇看狀已畢乃曰見賊方可斷理
今無証証如何斷得不准狀詞郁文再三哀告

縣尹審

問張華



只得唯狀。次日張華具狀訴曰：

訴狀人張華係本縣民。訴為誣陷事。身開歇店。本分營生。吳郁文販布。未家宿歇。皆因好酒醉。睡被賊盜布。飄捏串賊告台。實出无辜。懇捕追還。免身遭累上訴。

縣尹即將張華當堂勘問。華曰：小人歇客一家。衣食賴此度活。如何串賊偷客。正自截客路了。望老爺詳情。縣尹自思所說。亦是郁文苦栽。縣尹思不能斷。且將二人收監。次早取出二犯。問郁文曰：汝布被盜。毫無影響。如何斷得。又問張華曰：你門首有何物。否華曰：無。只屋傍有先時。

官。兵。鄉。



人。擡。碑。

老爺一个去思木碑記縣尹即將二人各責十
板發回家去劉勝當夜盜得初布藏在幽僻之
處即將首尾號頭尽行塗抹更以自已印記在
上使人難办改號停當然後陸續挑入城中賣
在京舖李芳舖內劉勝得銀人手並無人知自
為得計後未縣尹將張華二人責罰發回之後
退堂心思一計次早升堂即令皂隸二人去華
屋傍扛擡木碑到縣要問木碑取布还客是時
縣前開雜人等皆入衙聚觀縣尹見看者紛上
乃高声喝曰木牌如此可恶左右代我重打二
十打畢又將別事來問不移時又喝道打如此

縣尹考



打木牌

者三次直把木牌擡人階下。縣尹見衆人省者愈多，即喝左右將頭門閉上，把內中畧个儻者捉下。四人覘者不知其故，縣尹怒曰：「吾在判事不許開人混雜衙門，汝等不守法度，无故擅入公堂，實難饒罪。今着你四人將裏省者各記姓名，內有糶米者罰米，賣肉者罰肉，賣布者罰布，但各隨所賣者行罰。限定未時交納，違則罪歸汝等四人。」四人領命，頃刻之間，人人取齊。各樣皆有進府交納。縣尹看見內有机布二疋，就喚四人曰：「這布留在此，餘物各領出去，退还原主。」不許尅減，違悞。四人領諾而去。縣尹令皂快喚

四民入



衙觀看

郁文張華到縣上尹恐其冒認先令內衙取布
二疋與之曰汝認此布是你的否郁文看了乃
曰此布不是不敢妄認縣尹見其誠實即將前
一疋與之認郁文反觀看過乃曰此二疋之中
有一疋是小人的不知老爺何處得來縣主曰
此布印記非是你的緣何認得郁文曰其布首
尾印記被賊人換過中間還有丈尺暗記可驗
老爺不信可將此布量過如若不同小人甘冒
認之罪縣尹如其言分毫不爽隨令左右喚前
四人到縣問曰此布是何人所出其人曰此一
疋是李芳舖的那一疋是謝太舖的縣尹曰謝

捉獲真賊



賊真賊

天的布可領還他即拘李芳問曰此布何處賤
 賤李芳曰此布是劉勝所賣又喚左右拘劉勝
 勘問即刻拿來縣尹喝令將劉勝打四十打淨
 皮開肉綻一一招承曰盜客机布三担止賣二
 担尚有一担寄在人家縣尹即差人押令同去
 取來給還郁文所賣之銀俱追給還之又有地
 方結淨劉勝素行竊盜即擬發問後三年判曰
 審得劉勝素不務本行檢已虧于夙昔窺無
 真布貨復致于今時將發賣自謂暮夜无
 知真贓豈復是乃天網不漏抑且地方具結
 諸罪貫盈卿有若人合當懲勅罪擬依律准

典史迎



官
田
縣

徒三年原贓追給失主領回

縣尹判后即起批發解二人叩謝而去於是成
都盜賊屏跡而民受其澤多矣

○許典史斷婦入盜鷄

嚴州府壽昌縣典史許振因李三府查盤本
縣迎接轉縣入北門街中聞婦罵詈時已天晚
轉衙次早往叅三府回又聞呪罵即駐馬問曰
呪失何物皂隸稟曰因失鷄而罵乃令左右捉
上下十家婦女十三人進衙許公問曰你等為
婦緣何不守清規偷鷄吊狗甚為可惡是誰偷
了自認則只追一鷄賠還不認我少刻審出一

許公審



盜鷄婦

一問罪皆無人肯認許公心生一計令門子取
 稻草心十四莖斬得般齊呈上許公佯曰我幼
 時曾學一茅山法專追偷鷄賊故將手指書數
 字號於草上叫各婦人齊上站立不許交頭接
 耳令門子各分草心一莖乃曰此草有字號在
 上各藏袖中一刻少頃拿出如盜了鷄者草長
 一寸如未盜者草則依舊不長不短中有一婦
 心虧恐其草能長漸以手搯短約有一寸久
 之許公令門子逐一收草以則比之衆皆依旧
 般長只有此婦的草短一才乃問曰此婦誰妻
 門役曰此婦龔氏夫名富教四許公問曰龔氏

蔡
州
盜



婦
示
衆

昨晚偷鷄今還在否龔氏曰小婦人並未偷鷄
許公曰既未盜鷄緣何將草心搯短篋直招未
免得加拙苦不肯認乃將拙子攢起乃招曰昨
鷄已食止餘二腿尚在許公曰既有腿在放於
何處龔氏曰放在房內小廚中即放手令皂隸
二人往其家搜出其贓併捉夫未許公曰富家
四你的妻子盜鷄怎不止過安可扶同重將天
婦二人每責二十令教四鳴鏗吶喊將此婦迎
示六街四門自后人家婦女母蹈此轍又差二
人手執荆條如不喊叫將荆條重打無辜婦女
各回家滿城百姓無不悅服如神其後城中盜

代巡



廣上任

賊屏迹縣主每有難斷事悉委之皆得其情三
府聞知加其才能申聞上司次年遂陞廣州府
麗水縣上丞屢有明斷

搶劫類

●徐代巡斷搶劫段客

江西徐僑河南籍任廣東巡茶御史奉旨赴任
值八月天氣來到一地名橫溪二十里都是山
僻小路並無人烟至其地時正半下午忽有一
陣黑氣衝前不覺代巡住轎令左右二人細覓
看氣從何處去來尋至半里許見黑氣從嶺畔

巡覓



見死屍

松樹下新土中而出二人回稟代巡親自乘轎
往覘之即令左右掘開新土二尺許見有死屍
一個森然身上短衣皆是紬段代巡令反覆看
視但見心頭腦門俱破乃知被人打搶謀死忽
見衣帶上繫一木刻小印即令解下細觀其字
乃是印緞疋的号記代巡藏入袖中仍令將屍
掩覆而去行至十里有官亭俱是府縣大小官
官迎接禮畢隨即入城察院司坐定各官復入
叅見代巡回歇息代巡思村路上被謀死屍離城
不遠且死者只在近日想搶劫賊尚未離此次
早升堂各府叅畢乃召取丘知縣分付曰此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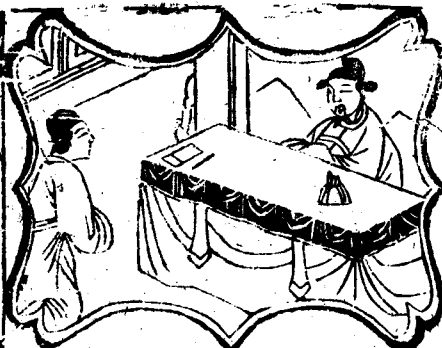
衆官迎



接代巡

有經紀可喚號名未見知縣即傳令皂快於各街喚得當行經紀江明寺五名未見代巡曰我要買上絳緞絹數十疋汝作經紀必知誰有上絳的汝即於各舖或行商坐賈處緞絹綾羅每樣各揀一疋進來如用得即來領價如不用原貨退還江明寺領諾而去即到各舖將諸色緞疋各選一疋併自家本店行客亦選數疋送入交與代巡代巡逐一開過都皆印號不同及後看到一疋與其印字皆合代巡曰餘者皆可退還惟這樣緞疋選二十疋即令本商自送入素領價江明出將前貨退還各舖回家令賣緞

代巡令



棟
緞
疋

客壽三棟過二十疋一同送入司見代巡代巡
細看繡頭將本印較之分毫無異乃問江明日
此客共夥幾人明曰共夥四人正欲發貨往池
處去齊聞老爺要貨去未起身代巡差官兵四
名即刻將三人拿到拿到晚作一堂代巡緩辭
言曰汝這一起皆是搶劫賊有人在此告首目
前打搶客人埋在橫溪嶺畔松樹下是你兇人
依直招來葉祿等聞得此言魂不輔体勃然變
色交口爭辯曰此貨是我自販來的何嘗是劫
奪之物代巡即取印令之自對皆同啞口無辦
代巡喝曰這起強賊尚自抵賴胡不自招四人

代巡捉



賊

眼各相視推托不認代巡令各人責四十用長
枷將四人枷起收下獄中跟勘四人皆魂飛魄
散乃招曰此偶僱挑夫小人等不合伴絆挑夫
中途謀死是實代巡曰你數人何名一曰葉祿
三人曰范亨韓鳳方赤四人招認明白代巡親
筆判曰

審得葉祿心不仁慈假挑担而思謀財貨性
多猖獗遇僻地而傷人性命實獸中之豺狼
螫中之虺蝎者也贖捕已真合擬大辟其從
惡范亨韓鳳方赤等俱配邊遠充軍經紀供
明無罪

祝壽迷



失問路

徐代巡既處決發配後又問死商家鄉何處遲
差人前往召其子來悉以緞疋給之其子方知
父被搶劫其子感恩拜謝領貨搬屍回塋由是
徐公之明已著後三任御史而獄無晉寃矣

● 吳推府斷僻山搶殺

南雄府保昌縣民祝壽販膏雜貨過走鄉村未
至一地名松源從便捷小路回家經過山嶺崎
嶇險峻三里不聞鷄犬聲又過山凹有一人家
姓鄭兄弟二人名福二福三假以砍薪為名素
行打搶遇有孤客便起歹意壽欲問路望見二
人連連而來近前拱而問曰此去祝方多少路

福二謀



死祝壽

程福二答曰只有一日之遙福三問曰你從何
來壽曰我在各鄉村賣貨欲回家去聞此處有
一條小路甚是便捷不意來此失路望二位指
引福二曰前面山凹過嶺千里即是大路壽以
為真是樵夫遂任意任步行去及到前途乃是
峻嶺絕路只得坐石寺人借問忽見福二兄弟
盤山而來一刀揮下壽未曾提防刀中頸項登
時氣絕二人搜其腰間得散碎銀七八兩又有
幾貨簪一挑內中雜貨約值一兩有餘兄弟取
下將死埋掩山傍兄弟將銀貨均分俟尔半
餘矣毫無人知近有地簫立胡忠二家爭山

推府勤



山見屍

界不明簫立往上司告狀即發本府推官吳起
勤明審報推官遵命往山踏勘簫立得理斷
山與之管照胡心受刑伏罪推官令左右擺道
回府來至山傍忽一馬嘶鳴不去推府思曰嘗
聞馬嘶過冤枉不行莫非此地有甚冤枉乎推
官喝馬曰果是冤枉再鳴數聲其馬復嘶鳴數
聲推官即令二人於各處尋覓於山傍有一死
屍被斃拋開下截露出在外二人回復推府推
府親往視之令左右一起開看見頸項數刀乃
知被人謀死復命左右為之掩覆回衙不知誰
人殺死無計可施次早齎香徑往城隍殿行香

推府拜



祝城隍

祝曰

某菲材末技身任刑館之職每願百姓幸安
不意橫溪山傍謀殺一人身帶重傷卑職不
知賊人名姓虔誠贊香拜懇伏乞

神明鑒視垂念生灵預洩冤根使我無愧厥
職謹告

祝畢回衙至夜独坐書齋霎間陰風颯上燭影
不明推府遂奮精神困倦隱几而臥似夢非夢
須臾一人散髮鮮血淋漓泣訴于案前曰

殺搶財貨

橫溪五福

若獲真贓

床頭寶貯

祝壽夢



中訴究

訴訖令究而去推府持此一夢心下躊躇橫
溪有各五福者天明升堂察差林虎傳堂二人
彼彼處覓訪如有各五福者拿來見我二人應
諾而去及至橫溪訪問元名五福者但有各福
二福三者二人不敢擅拿轉府回見推府曰小
的蒙差訪拿五福其地未有此名只有各福二
福三兄弟推府思忖半晌即會其意一名福二
一名福三共成五福乃曰既有此名即此二人
該房可發牌火速拿來見我二人復去拘得兄
弟即至所審問推府喝曰你二人搶劫客人貨
物好生直招免加重刑二人強硬不認又令林

公差拿



犯

虎傳望直往他家床頭有篋可搜來我看二人
 不過半日至其家二人床頭果各得篋篋一隻
 挑入獻上推府令樓開篋看皆是雜貨始知所
 殺者是賣雜貨之人也遂大罵曰所劫財貨在
 此這二賊猶自強硬喝令左右將二人每責三
 十重挾長枷兄弟受刑不過只得從矣招曰二
 人乃祝方人往各鄉村發賣雜貨偶因塔失問
 路小的佯指令入僻處殺死是實今蒙訪出此
 亦冤魂不散推府見皆招明乃判曰

審得鄭福二福三兄弟恣肆害民假欲紫
 人僻地持刀殺死劫財利已肥家惡大滿盈

推府判



二
犯
死

皇天豈容漏網死魂夢訴死者豈肯甘心
既獲招認已明刑就大辟秋季處斬
此冤既伸黎民悅服自後搶劫之風日息謀害
之慘不復見矣

●岑縣尹証見童捉賊

岳州府巴陵縣有崇政鄉民姚升姚禮兄弟挑
擔營生姚升自幼與隔溪沈仁相交姚禮一日
與姚禮曰我你終日做此生意趣錢僅可度日
終非久計當此壯年此事尚可做待倘或老弱
將如何終身我思想各項買賣我你通知奈
无本錢將何以處姚升曰我幼時曾與沈仁相

兄弟計



議別業

知只是如今家貧不能延攬他家終有生放我
 若求他揭借本錢做客明日包此利錢還他必
 然肯的姚禮曰既有此等机会合速畜之姚升
 依其言次日往其家去特作相看之意沈仁聞
 是升來即出相見升曰久欲見兄商議一事不
 敢開口仁曰既在相知有事但說不妨何須推
 遜升曰我想如此營生僅可度口今者忙時可
 以攢些用此恐老來不能做時將何度日目下
 欲往江湖販賣倘積行分毫亦得養老奈缺少
 銀兩作本故來見兄揭借幾兩按川加利奉還
 不知肯作成否仁曰你是自做還有夥伴同做

姚
井
與



仁
求
借

羊
列
八
下

姚井不隱直言典弟同往仁初欲許借後聞
弟同行故意推托曰兄自來未有半千金本該
奉命柰目下錢糧條編甚緊雖有分文在外未
取身无餘剩却不敢應承姚井知其推托之故
不復再言辭別而回姚礼以為兄必借得銀來
坐家等候回信及見兄回問上不樂姚礼問曰
兄往泥宅借銀肯否升曰我至其家泥仁就欲
留酒量度其意似肯應承後問有夥同伴否我
乃直說賢弟同事遂以他事推托不允似此舉
事不成反被人笑是以憂悶也姚礼曰不允也
罷但可惡泥仁太欺負人終不然我兄弟後他

兄弟殺



時彥

錢本成就不得事且往挑貨再作計設過了數日沈仁有子名時彥往庄取債回家欠戶苦劬時彥飲了數盃不覺昏醉來到巖嶺亭內睡於檐上恰遇姚升兄弟二人挑擔回來姚升認得時彥謂其弟曰伏睡者即沈仁之子也姚升聞知已恨其父不肯以錢借他思欲害他無由聞是其子乃謂兄曰你休怪弟大毒深恨沈仁无理今乘晚間四下無人待殺此子以泄日前之忿姚升曰所為務要值密休將事露便了姚升取出利斧一把劈頭砍下遂死搜尋身上藏有銀子十七兩尺剝切而去棄屍途中其他嶺下

徐榮撞



見死屍

有一村人烟內有徐榮原是個木匠侵早赴城中人家造作携着鋸藍尺鋸行未半鎮忽見一死屍倒在路上一視之通牀是血知被人所殺唬得魂不在躰思道今早出門遇洋采頭不好待轉家明日再去遂翻身而回黑早混沌未明不意脚踐其血一路行回皆是血跡及半上午沈仁知之急趨來看正是時彥其父不勝哀泣乃集隣里驗視其致命處則斧痕也又見地上一路血跡隨血尋覓而素是徐榮門首隣里皆道徐榮殺死无疑沈仁深信即托隣里鎖送官府審勘沈仁具狀告曰

仁投



重之驗

告狀人沈仁係本縣民告為搶財殺命事切
 男因意定取銀回踏經及嶺突遇徐榮持斧
 殺死銀被吞衣遭笞刺隣里踏明血跡可
 証死者令究生人飲痛屈蔽无伸叩臺捕
 朱縣尹唯理研審隣里合口指說徐榮殺死是
 的徐榮有口难辨縣尹疑之權收監中連年未
 决時餞代巡出巡其府所屬官貧迎接入司坐
 定先問有司有疑獄否朱縣尹熏曰地无疑獄
 惟旧年沈仁告徐榮劫殺其子一事徐榮爭取
 不招事有可疑今監候獄中年餘不代代巡曰
 不以情之輕重繫獄勤經一年少者半載百姓

鄰里鎖



榮送官

何堪允當決者即決該故者發回斯上不自
廷委任而下民亦得安生天下都似沈仁一事
罪化安能得出有司无言懷慚而去次日代巡
便服帶一二公人入獄見徐榮細詢之徐榮悲
泣嗚咽將前情訴了一遍代巡思被殺之人不
合頭上欲一斧痕且血跡又落尔家今被不肯
甘服必有緣故再勘問代巡離獄次日又入
審問一連數道徐榮所訴皆合前言代巡不得
明決正在遲疑之間見一小孩童手持一帕飯
送來典獄卒更說幾句私語獄卒點頭應之代
巡則問獄卒適那孩童與你道甚話獄卒不

代巡案



岳州

取正對詳以血答換代巡知其詐逕來堂上發
請左方散松而刺呼那孩童入後堂細問曰適
間此獄卒說何話孩童曰快直告曰今午出東
街恰遇二人在酒店坐見我來以手招我入店
那人取過碎銀一錢與我買菓子教我入獄中
探訪今有个巡按審勘搶劫死罪事看徐榮承
認不是此緣故別无他事代巡令庫子取銀貳
千賞你你可引公差到酒店捉此二人見我分
付訓東崔貴眼孩童送到東街酒店正值姚升
兄弟正在伺候孩童回報不限防公差搶進捉
任登時解入公堂來見代巡代巡怒曰你二人

代巡細



審見童

搶劫殺人奈何累他人償命奸七招承免尔刑
法姚升曰小人兄弟姚擔度生素守清貧並無
此事老爺无故批問正是半天下雨不知耒頭

有招認代巡喚孩童証其前言二

人驚駭不能隱避姚禮供曰殺人是實緣因沈
白家富與兄亦頗相知兄往沈家借銀買
初有肯意及言與小人同夥遂推托不允因而
懷恨日後見特彥傍晚年睡是行殺死代巡
拘沈仁問說前事仁方悟答所言皆是代巡
明即釋徐榮回家以姚升兄弟償命判曰

審得姚升姚禮與沈仁揭借不允致懷宿恨

代巡判



斷填命

偶逢伊子曠亭持斧劈死苗為泄忿此操心
狠毒肆惡尤慘者也合擬大辟以正典刑徐
榮悞踐血踪拘牽數年此正後免爰維羅
罟中之章也釋此无辜合行省發沈仁不察
薄示招誣

予覩饒公此斷如天行道斯上不負君命下不
滯民冤千古之下民仰其德

●鄧縣尹判賂傍失布

濟南府鄧平縣盛俊為人能好麵蕪販布營生
自有往縣發賣近縣五里外有村崇象里俊入
店買酒因其店酒甚醇美独飲三壺初不意

盛俊錄



睡失布

及行里許上盧崗一時渴發踞傍有大松一株
樹下有一大石俊脚軟坐石忽然倚樹而睡偶
城外王九由鄉而回見俊睡濃乃起不良之心
遂挑其布而去及俊醒覓布不見已去幾久
矣登高回望但見崗側有一族人烟姓盧自思
此必其中有人往過此處見我睡而挑去一時
無奈只得往縣借歇一晚怨恨未合一日聞江
西卽應奎青年進士新任本縣甚是精明遂具
狀告于縣曰

告狀人盛俊告為失貨坑本事家無田產既
布營生挑至盧崗力疲困倦凭石睡濃殊料

盛俊告



棍惡竊去。醒寤無踪。切思崗上往來有數諒。係近地行人。懇爺拘彼地方。盧術盧奇等。送究。給還營寨。有資不遭盜害上告。

縣主見狀。乃曰。尔知名姓。方可追得。不知其人。安能追得。出俊再四哭泣。曰。小的家有老母。入旬。惟賴此生意。供贍三口。今被盜去。家中二口。教。上將何奈。即乞爺。上向將地方。責令清。且。自。然。知其姓名。縣主見之。訴出苦方。與准狀。行牌。拘。勾。地方。術。奇。具。狀。訴。曰。

訴狀人盧術盧奇。訴為飛禍事。身充地方。素守官法。盛俊山崗失布。阻家約有里餘。現請

縣尹審



問地方

衢要道繼續往來伊不自謹知誰挑去証告
會等昧已瞞心懇命懲刁不遭陷害上告

縣主見訴代准拘原被听審縣主曰盛俊你在
山崗失布亦难以禁制地方俊曰小的亦不敢
言即地方挑去但彼家住近崗頭只夾被作小
的清光術曰你布山崗失去又非在我門首崗
上過路者得過未續那知是何人挑去小的族
下人人守法個個忠厚昨日聞告各各清光並
無人得况白日挑回能掩崗上無人知見倘回
至門首豈無人見乎縣主心生一計曰盛俊你
睡在其地有物否俊曰只有一根松木下有

縣尹拷



石究賊

一石小的故腫此石上其餘並無他物縣主曰
既有石頭此挑布之人認此石必知該房行牌
差二公人拘來所審公筵至其地即起鄉夫七
八人擡其石而至令放於月臺之下縣主下階
問曰石頭盛俊失布告你作干証你可報何人
挑去依直說來石不能言又厲聲曰此石可惡
我問他全然不答左右可重責二十打後又曰
石頭你今日被責諒你不言明日可明白報來
今牢子將盛俊二廬一起收監每日出吊牌問
事列各事後寫一審虛崗石頭作干証事每日
事後取俊拷問一番或三十或五十日打一

老客入



現打石

出將三人又監如是者三四日矣滿縣百工技藝買各貨的驚其異皆入衙來看審石縣主並不禁止至第五日公事畢又吊出三人來問打石頭七十但見滿衙皆是閑人買各貨的通有陰令守門精兵魁七掩上頭門凡有賣布者皆令取手中之布上末先謂盛俊曰你布有號頭否俊曰有縣主曰既有號可自寫花押上末要與原的一樣俊依布寫一上去縣主將布遍對果有二正同號其餘不同各發原客領去即拿下手執同號布者問曰你何姓名王九一時唬得魂不着伴人曰小的姓王派行第九縣主曰

縣尹令



責王九

此布何處得來王九東指西推縣主喝令
三十日你白晝挑人布去累此石受殃又受拷
打可明白招來送出原布還他也罷不然仍似
此石一般受刑王九不認縣主曰尔布號頭皆
同猶自不認取杖棍夾起王九招出其布已賣
去十二個餘存家中縣主曰賣去的可將銀還
未賣者可將原布還之遂判曰

審得盛俊挑布独行性耽麴孽昏七醉睡山
崗王九御回偶見頃立集心魁七潛行私窃
半途挑去不願坑人背本當街貨賣惟知肥
己私囊有謂人眼可瞞豈料天心難昧

起解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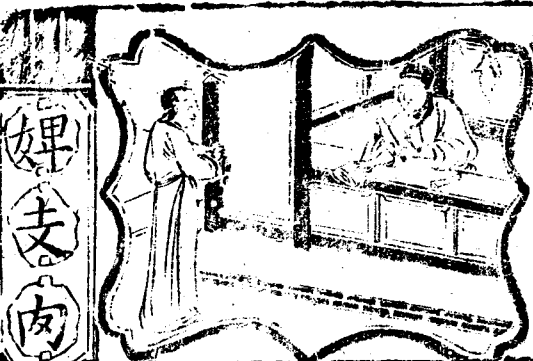
九當徒

追捕疑非他方人寺失所近城知是市棍
徒日括石刑令人駭異視觀不禁欲獲真兇
是果抱布入衙已獲原贓辨証認招是實
依拘摸同刑准徒一年迺解者典盛俊不謹
諒應懲戒領布貨賣虛竒無辜分應免掛省
發還家

予觀鄧公此斷有意外之料法外之思倘非以
石拷刑安能捕獲真贓是邑以神斷稱之而名
實不虛也

強盜血類

周氏命



劉縣尹斷明火劫掠

徐州府碭山縣有民官元娶妻周氏生子二人俱皆孱弱家資殷富家有婢女秋蘭頗有姿色主母常令之往屠戶鄭陽舖支肉鄭陽愛之每秤肉將好的又或拋秤頭與他或今別婢秤肉非無秤頭即肉不好婦人小兒遂以為秋蘭會做買賣每秤肉皆令秋蘭去往來久熟一日鄭陽調戲秋蘭七七正色拒之鄭陽亦甚怪仍將好肉與之而去次日又來鄭陽曰我將許多情意待你昨日纔謹一言你就變臉秋蘭低首不言鄭陽乃四顧無人遂強抱入房秋蘭乃拚

鄭協調



戲秋蘭

不能拒之惟罵詈而已鄭陽曰你今日往來也
蘇如不從我我遍處假揚說你日日送來與我
相好倘或聞于你主人之耳他不奈我何只是
活活打死你這賤人秋蘭自思主人主母都皆
嚴謹倘或知之弄假成真必不輕放乃曰今日
未久恐主母見怪且稱肉我去明日又未就從
你意鄭陽曰現鍾不打又去掠銅我會如此你
明日不未終不然未你家叫得你今不肯我就
纏到脫去秋蘭思不得脫勉強應承稱肉回去
自後鄭陽常炆起燴肉餽秋蘭未即與之食而
情甚惡秋蘭每未店中不待陽言自入房未半

秋蘭鄭

陽通安



年有餘而官元常往庄上佃戶家取債取租多則一月方回少則半月秋闈慾心昌熾遂約鄭陽夜入家中同睡鄭陽夜入曉去無曉不來遂為衆婢查察常已談笑秋蘭即告鄭陽已又問曰主母知否蘭曰不知所知者衆婢而已陽思恐有後患欲殺衆婢枕恐露机並不與秋蘭知之過兩晚官元出庄末回串強盜二十餘人明火衝入其家周氏聞知賊來携二子出奔後山而去鄭陽與衆賊先將衆婢三人俱害去一人入開殺傷三人殺死一人又將秋蘭縛于柱上繫捲其財貨而去次早天明氏携子而回

劫
劫
劫



掠
官
元

但見殺死衆婢，綁起秋蘭，慌忙解下虎符，膽戰心驚，即着人往接那官元回家。元聞知毛髮皆悚，即刻回來，遂投黨里，驗明具狀，告于縣曰：

告狀人官元，告為明火劫掠事。本月初三日，身往取租事，兀未回，是夜更闌，強徒一黨二十餘人，塗眉益臉，各執利刀，破門衝入，驚逐妻逃，子竄，殺死男婦六人，刃傷兩僕，綁婢秋蘭，穿房繞戶，罄捲家財，四鼓方散。次早，身回投明黨里，墾天要捕，勸黨要良，開單上告。

是時知縣劉起鳳，為人謙作，最有才能，極惡賊盜不正之事。一見其狀，心中大怒，乃曰：祿告此

縣尹審

鞠秋蘭



狀緣何無賊人名姓又無証証如何斷得元曰
小人一時難覓乞老爺即代訪緝縣尹曰數婢
皆殺惟留秋蘭其中必有緣故明日可即令秋
蘭出審必知真賊元次日歐婢出官听審縣尹
曰秋蘭是夜劫賊見是何人秋蘭曰彼賊衆多
皆抹紅抹黑那里曉得縣尹曰既說搽面必是
熟人賊殺衆婢何不殺你秋蘭曰見殺衆人心
貼皆裂正欲走去被一賊拿綁柱上衆賊攪攬
家財而去縣尹曰殺衆而不殺你必是你的情
人為盜與誰有奸依直拍來秋蘭胡遮乱掩並
不招出縣尹喝令搜起秋蘭受刑不過只得招

公差子捉



獲鄭陽

羊州公案

曰小婢只與屠人鄭陽有奸彼不做賊其餘未
 有縣尹曰既與鄭陽有奸此賊即鄭陽也又且
 搽臉恐尔認得即發牌差兵王顯謝緬二人密
 拿听審鄭陽正在賣肉二公人伴入其店買肉
 故意爭奪奪以王顯一手拿住謝緬以鉄索緊
 扣送官縣尹審曰鄭陽你既奸秋蘭何故劫主
 鄭陽曰小人與秋蘭並未有好會素守分賣肉
 營生毫不妄為隣里可審縣尹曰秋蘭昨已招
 明是你何故推托即令左右重責三十發之招
 承知陽仍前推阻並不招承又令重杖敲打二
 百有餘梳然強硬不服縣尹見重刑不招無如

十一

公差哄



出真財

之奈心生一計問其家有妻否左右曰有妻有
母密差王顯謝絀二人祝以私語又以原告之
開之單授之而去王顯謝絀依計去至其家詐
謂其妻曰你鄭陽前劫官元家衣服首飾今是
他親筆開單老爺令我二人未取原贓你可搬
出典我挑去此二婦不能識字又且心虧以為
實是丈夫寫的遂入房整檢付與王謝二人即
挑入見官縣尹喚官元認明官元細看件上皆
是乃曰諸物皆是但所劫小的財还多眼前之
物三分之一耳縣尹曰鄭陽既說未劫官元此
物何處得來鄭看見奉手錯認惡言可答只得

官元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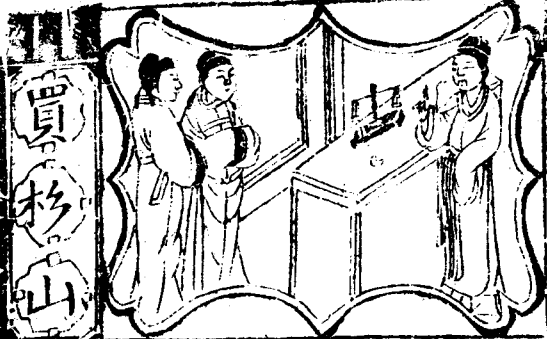


堂認贓

依直登招縣尹曰你劫官元賊黨甚多可以實
報鄭陽曰此衆人皆是小人情來的非管他事
今日事發小的身該白當安可累及他人縱老
爺挾死決不招扳劉縣尹見鄭陽任挾任打不
肯招出只得將鄭陽問斬償命贓給官元其判
曰

審得鄭陽奸誘秋蘭行同夷狄夜未曉去微
露醜声恐聞家長欲起殺人之念統糾賊黨
遂成劫掠之謀殺死衆婢圖為掩口秋蘭綉
柱實出其情因飾非而殺傷八命據財貨而
逐簞子妻自謂一奉兩利宜知天鑒在茲獲

客
人
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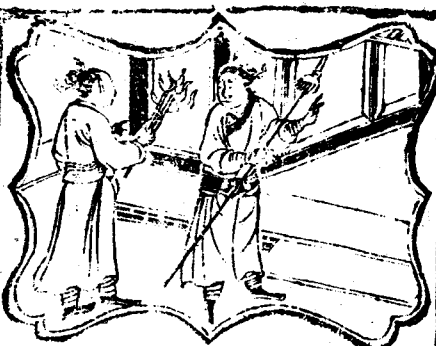


此暴兇殆似蟄中虺，十五 馮伊行誼，十五 鉢如獸類，
旁奇招認，既明罪，依律擬原贓，皆獲斬首服。
刑秋蘭因奸引賊，亦應絞罪，贓還失主申報。
施行

● 阮縣尹斷強盜擄劫

衢州府常山縣丁文丁武，其祖曾任守珠主事，
遺下家贖數萬珍珠，廣多子孫，亦善守善創，日
易增益，且山多竹木，適有徽州處源客人王世
帶家丁隨行十餘人，往販杉山，聞得丁宅山，多
用價銀一千五百兩，登門買換，當憑中交銀丁
文兄弟厚設酒筵款待，次日開山去訖，經過西

衆賊明



火劫掠

月有餘遠近皆聞丁宅拚山得銀有慣賊何子
秀哨党陳子清等爲合四十餘人往劫丁宅是
夜明火持鎗衝開門壁驚丁宅男逃女竄只有
丁文愛妻祝氏奔走不及被子秀子清擒捉奸
淫祝氏被污看見賊人子秀身材長大方面貌
牙貌類王恒記在心下衆賊殺傷家僕衆賊登
擄財貨五鼓賊散次早祝氏告知丁文曰昨夜
賊人即是前日拚榭客人丁文曰何以認之祝
氏曰前日客人飲酒時我於窓隙中見其身材
長大方面貌才夜來強污我者相貌皆同毫無
異樣丁武乃謂兄曰大抵王恒山中工人最多

祝氏訴



告丁文

必是王恒為首統集劫掠我正在疑似之間既
曰面貌相似不必他疑即當具狀告縣請兵勤
捕以除此害其狀曰

告狀人丁文係本縣民告為劫財慘殺事
兇王恒前月携銀來家拚木窺探虛實於本
月十七日夜挾黨四十餘人群推烏合操持
鋒鏑明火燭天破衝門壁蜂擁來家老幼驚
逃男女被竄愛妾受汚家奴遭殺金銀釵鐲
綉緞服色檢擄一空言可痛心聞皆酸鼻懇
天法勒除害安民上告

阮縣尹即准其狀隨差應捕二十名往山擒捉

丁文告



縣捕賊

應捕領批同黨里地方寺迺至山下等但見工人皆陸續有樹下山應捕寺守待一一有樹下未即將穿柙鎖住已捉三十餘人及午山上衆人造飯已熟疑曰衆人下山許久並無一人上未吃飯此何緣故齊下山未看見皆受擒應捕又欲併擒衆人皆不知何故各自奔走王恒在山蓬中坐想衆人下看亦未上未此事可疑頃刻間應捕二十人齊至將王恒紐鎖恒乃騁然曰典故而捉我等此是何如應捕出批典看王恒駭曰既無辜有此冤枉我即自去訴明具狀訴曰

誤捉王



恒衆工

訴狀人王恒係徽州府婺源縣民訴電冤劈
 陷事身走江湖已經十載懷刑守法毫髮無
 虧帶本數千丁門拚木丁文被劫知是何人
 飄告良民黑冤蔽曰強盜重情難瞞法眼乞
 嚴緝捕細審細查別分涇渭上訴

縣尹見訴乃謂恒曰是夜擄捲之時明白見尔
 恒曰既劫伊家山厰豈無証証無証無証平白
 安可指人丁文曰小妾被污明白是你他見得
 仔細方面豹牙身材長大貌無兩樣何得抵賴
 恒曰天下之人貌相皆類者多黑夜烏能詳办
 且小的並無與伊妾一面何以識認誣陷顯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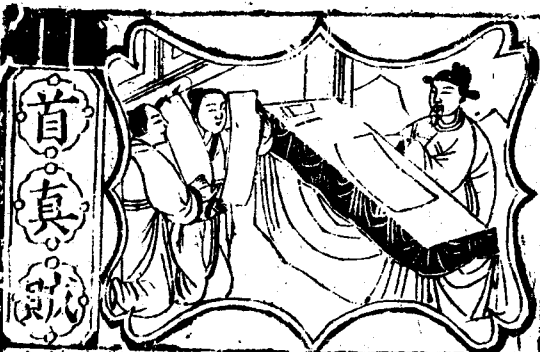
王僕遇



賊分贓

縣主見其所言皆是。各加小刑。細審衆工四十
八口。同一詞。並無一異。疑不能決。樵皆收監。次
日吊出。又審詞辯。同前。仍然收監。有王恒僕家
與典衆工人。趙昇一見衆被捉。亦奔入深山。逃
命。山上偶然望見衆賊。在山窠分贓。但見銀以
秤分。珠以斗分。二人隱身樹林密處。見淨仔細。
賊中惟子秀子清。乃是本鄉昇一認淨的確。其
餘外郡。皆不能識。人至日側。分完衆賊皆散。惟
子秀曰。衆兄弟皆去。我你分得這物。且不可
帶回。樵將埋在此處。俟久事靜之時。取回家。子
清曰。此言正合我意。原擡淨川箱四隻。及衣服。

二一人出



首真賊

段正金珠粧於箱內埋完而去家與昇二人
 亦不敢取去昇曰今日不知官兵是何事來捉
 我等。如是天晚且覓路魁上回我家而去。過數
 日打探是何事。又作區處家與曰如此。及家提
 帶。是晚回家。次日乃知丁宅被劫。告發官兵拿
 拆客人家。與心懷羨氣。哭謂昇曰。家主待我
 等衆人。如全骨肉。今既無辜受刑。我心豈忍。我
 想昨日分贓之賊。即劫丁宅之物。敢勞老兄同
 去見我主人。出首於官。一則救出我主。二則發
 人罪名可脫。昇一曰。我也正有此意。即日同往
 縣中。先入獄中。見了王恒。告說其事。王恒大喜。

僕引公



差取贓

但見衆工人被官穿脚擒捉。又受刑法。且無人送飯者。而死者二十人。必頃縣尹升堂。家與并一二人。口首前事。縣尹細問的當。即差捕兵二人。往拿子秀子清二人。次日拿到。縣尹曰。你二人集衆夜劫丁家。累人受刑。今日拿獲。從直供。招子秀二人強爭強辯。毫不招承。縣尹即喚家與昇一面証。茫然推調。家與曰。你二人與衆賊。後復將贓物。粧在四隻川箱。埋在山窠。而回。尚口硬。子秀二人低首無言。縣尹你既見真贓。我今差數人。全你取來。家與直引公差往山取。得原贓入官。陳敲縣尹。令丁文認明。皆是。即喝



令將于秀等各打四十令之招承。報出夥党。于秀曰。我賊夥豈重盟。此事是小的。根集衆人。我今事發。寧做二命死。不敢連累衆人。如衆人被獲。只板倡首一人。小人自招死罪。任受苦刑。死不板人。縣尹見說。乃援筆判曰。

審得慣賊何于秀。何于清。寺屢犯不悛。烏合群党。四十餘人。劫掠丁家。逐其妻。淫其妾。恣惡而介鬣王法。擄其財。傷其僕。逞兇而螻蛄生靈。既獲真贓。合應大辟。餘黨不剪。終釀禍根。仰捕嚴訪。以除後患。丁文誤告縣死理。合招諒罰贖物。給空死者。王恒等。無辜所陷。

二賊法



場受刑

亦已數遭俱應省發

判斷明白申聞上司即發法場斬訖懸頭示衆人皆以為天理昭然藉令僕人不遇衆賊分贓而王恒幾累死矣。是可見王恒無辜終見天日子秀寺為惡竟受辟刑。正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未早與未遲。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卷之六終

六終

六終



使者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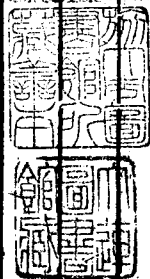
衆還魂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卷之七

妬殺類

●許兵巡斷妬殺親夫

湖州府烏程縣趙仁監生出身任仁化縣縣丞以年老無子告歸林下止有一女名瓊娘招贅張仲為東床以養其老而張仲為人多行不義心性無常輕視岳父母忽略趙瓊娘趙仁欲逐仲將女改贅瓊娘曰古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豈事二夫仲雖不象夫之當時既與之醮終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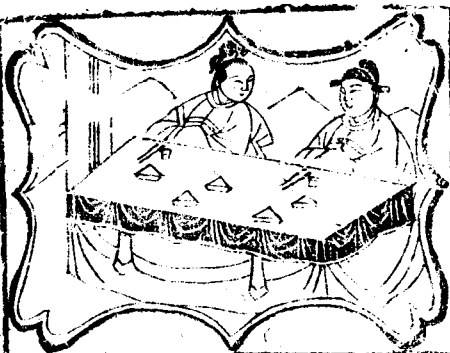
趙仁招



仲為婚

豈改望爹娘此念當氓母令人些議可也仁聞
女言遂止越數丘仲登鄉荐覲政刑科選官廣
德思欲易妻路過陽關窺見青樓士女中有楊
媚娘者姿容冠世美麗堪佳且長於詞章妙於
歌舞遂通媒灼不惜白金婚為二室自是朝歌
暮飲極盡人間之樂悉窮天上之歡棄趙氏于
獨樓不全衾枕暫離鄂地又至越州見唐氏艷
質旣奇頓起易耕之念私行媒灼共效鴛鳳之
歡唐氏初以仲為轉房及歸張門不意已有二
婦唐氏一見禮畢遂終日啼哭仲偕行旌俱帶
赴任一路舟行三妻同船性與楊氏交歡趙氏

趙氏



酒樂飲

唐氏未全衮稅既至廣德之任奪趙氏金冠霞
服歸于楊氏穿戴終日與楊氏酣飲樂飲令趙
氏唐氏二人近壺傳盃稍有半言不順輕則長
跪於階下重則鞭撻於庭婦更闌醉後令二氏
另入幽房先封其門後同楊氏就枕日高三丈
陽臺雲雨未收政事荒淫琴堂酷政偏多不論
是非動輒七批公僧需索良民財物過徵額外
錢粮居任六年廣德之民無辜而受害者不知
凡我暴惡而免者詎止百千後有徐代巡考
察本縣知其貪酷欲行勾革仲善于夤緣多行
賄賂吏部黃綺陞授松江同知既到任時趙氏

陳仲榮



歸故里

唐氏所食者蔬菜藜藿衣者破損粗衣楊氏所服者蒲身羅綺食者美酒嘉餼楊氏已生二子亮悍惡性常時凌辱二氏又有婢女菊花伍二嫂等皆仰私狎楊氏常行箠撻到任一年數人共憤受彼矜持欲謀殺之雪怨對天盟誓合力同心計謀已定柰無机可乘一日彭士奇與仲有同年之雅過衙拜謁仲即留飲仲亦酌酌置寢唐氏四人欲謀下手行事偶表通判歐飲公堂回衙文將趙氏等跪打一番刀入臥房醉腫四人候主三更時分趙氏批一鉄搥伍一嫂唐氏批一菊花批今四人直入床前趙氏將一搥

陳仲得



官之任

羊剛公案

向頭上打去。仲即時暈死。唐氏以刀斬其頭。棄
花挑斧。砍其臂。趙氏將刀遍身爛剝。仲頃刻死。
於非命。後入內室。欲殺楊氏。母手忽燃風動。外
邊僚屬官負。即帶上宿兵。皂入衙。但見各執利
器。即令官兵將幼男奪去。將楊氏放開。楊氏母
子倖免。官兵即將四婦擒捉收監。次日鄭知府
審一番。具由押送上。許兵巡。審問趙氏。自供曰
狀供惡夫。縱妾凌妻。積恨謀故事。緣氏父居
薄宦。屢謹清閨。年已就衰。每有絕宗之苦。老
當益壯。偶遇弄瓦之歡。生氏深憐本。趙門之
半子。欲納良配。廼托張仲。以終何意。月老無



端固失百年之望。冰弦有間。遂孤諸老之期。
 親迎而未諒。為卓門佳婿。乘鸞而至。休誇唐
 室良甥。不念布衣寒士。逸報關閩之門。墻玉
 質儂姬。下適狐寒之微賤。蕙葭得倚于玉樹。
 藤蔓乃附於金枝。曰岳曰母。視如陌路。若夫
 若婦。竟如仇敵。父欲逐惡。而改行尚作賈山。
 而謀氏期烈性。无更畜。僅有下稅之卒。是故
 不惜資金。教誨叨登于雲路。何憊路費。營為
 得侍于王庭。現政刑科。選官廣德。一朝得意。
 萬德俱忘。非惟背象失恩。抑且決謀娶妾。迺
 過陽關。窺見青樓士女。諧謔勝景。欲要月裡

仲娶楊



氏為妾

水人楊家之女願往張氏之郎輕蕩賂通媒
妁頭合秦晉旅邊花柳恣意恋情室內糟糠
了无掛意但惡每有蒸甕之情何彼不伏宋
弘之文暫離鄂地行至越州見唐氏之姿容
有易新之惡奉私通月老欲效鸞凰假托秦
山彼云求諾誰知已有貳房妾將此則為三
妾歸家作会三人覲觀紅顏叙礼方言二妾
唐氏喙吻墮淚豈惡不分妻妾奈入房幃即
備行粧俱令赴任一路行來未曾與氏同食
三妻共舡未曾與唐氏同枕至州船泊河頭
上任輒未驛下一入驛時就變顏色將氏頭

陳仲復



唐氏

戴金冠身穿霞帔畧假手于張郎反婦于楊
 氏惟敢怨而不敢言惡乃情而多在重白頭
 之嘆料不克於終身蓄髮之詩免不歌於閨
 閨禁門深鎖炭閭常封糖頭甜而不能以寒
 羊羔之美桃頗妙而不足以奪張臺之好終
 夜飲酒揚其客而恨其主二人傳逆氏其婢
 而唐其奴稍不順情即令跪於檻外畧不如
 意思怒自秋於堂中酣醉之時酒闌之際先
 封二氏房門后憑楊娼幃帳日出三竿倘有
 相身理事案積多文何曾本手施為稍出升
 堂板死無辜數百暫行比較刑加不罪千人

陳仲赴



任升堂

易冠粧而打工匠對博奕而損命門家奴
役嗚死無數使婢侍女打死本多酷政嚴刑詐
逼良民一兩三而三兩五重政需索富戶一百
四而二百三酷罪荒淫貪求無濟恨氣冲天
怨情關地此時正欲謀害渠命未遭其難將
門不特鎖禁無罅隙之可行惡妾初與交通
无毫末之可奉况唐氏與氏結因未深菊花
與衆婢交情未厚倘或事機不密禍先將至
只得容情隱忍截氣時時不覓考察年未謀
板貪酷官勾將財賂囑史部謀陞松江同知
到任未及兩月拷氏受刑三次衆容楊奴將

言
神
制
魁



氏朝夕陷欺凌辱不可言大肆奸心時被百
般欺侮不能尽訴氏母帶來之物悉統楊奴
次氏朝廷之賜俱歸狗婦且在唐德六年不
親親顏相故老母遣舅探望被惡即發還家
及未松江一載不通音信故老父差价齋書
被惡釘婦原藉唐父未衙責令地方移去不
容時刻留身楊兄進驛即令吏農相請淹留
數月而婦狗婦所服者滿身羅綺二氏所穿
者粗衣破裳楊奴自食羊羔二氏常食蔬菜
氏乃花燭正妻荆釵偏插于蓬頭楊廼偏房
小妾珠翠盈粧於翹首以卑凌尊以妾奪嫡

仲
與
楊



氏
樂
飲

雖天地亦所不容若神人也能抱恨處久必
伸仇深欲雪偶值旧年七夕庭下有瓜蓂之
除二人對約室內有不平之嘆唐氏蓄謀欲
行陰害攜手而次心中懷嫉唐氏有叮嚀之
約遂令菊花即非香案深上拜跪於庭中應
灑命危於中內心懷恨何憐月質花容志
在伸冤不惜粉身碎骨念至首肯而輒悔意期
今是而昨非飛料一心如旧畧無權氏之情
兩意相投竟棄予之甚終身仰望者空芳
琴瑟調和者缺兮花悲蝶其如蝶公花惜月
隨人可惱人虛月色紫簫声断始知夢絕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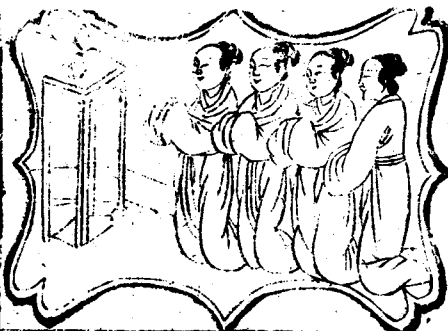
仲打趙



氏唐氏

樓王鏡臺高自負鬼飛溫府所知者唐氏然
氣怒腸可就者菊花懷恨積怨予天切幽附
心彼二人慘天動地鬼神不傳冤家聚首是
彭年伯采酌私窩退婦甚欲奪依氏等殺身
已決又袁僚長傲飲公堂未衙恣意跪打吾
輩惡日益堅幸得皇天有眼欲除害以救民
大造无私意剪齒而報怨假我三人之手在
湏更了彼一人之命於頃刻乘其醉酒幸彼
開門会同唐氏悅菊花伍一嫂執腹刀并地
斧劔三更時分古至房門前彼方酣醉睡於
帳中氏繫一四頭上昏迷駕枕閃入不歸

四
婦
林



香
日
定
盟

唐氏斬其頭已至傷恨无幾菊花欲其臂乃
知折却一肢氏則痛身碎剝數年積恨方消
惡即一時絕命十指壯齒已散復回內室至
楊房欲將伊碎剝刀方酬恨惡恃男殺絕
嗣正在喧嘩不查息風動要行擺佈誰知
僚屬來銜先符留奪去后將楊氏放開略
少机関徒為話柄於利害性实不甘可憐
今則封凶器則貯楊氏輩以寄監律有明
條自耳夢遲决死且海玩法但願碎骨償伊
雖云數載夫妻元一場話柄所謀非氏乃
寃假手之勞其助石神实屈魂借刀之殺氏

四婦殺



死陳仲

寺頭身殞死免致玷辱於官家惟全尸无
使有虧于体面謀殺親夫之罪氏所甘當而
嫉妬致死之由彼何可免伏乞先斬渠問以
過妬忌之風縱死九泉之下尤能瞑目雖如
馬踐之刑亦自甘心輕身若山視死如歸伏
望高明推詳体案亮虛詞供是矣

供畢呈上許公覽閱後筆判曰

審得趙氏唐氏殺夫元亮滅倫大惡恨夫陳
仲縱情楊妾不若宋弘之大義反目室家惟
效黃允之陰圖十載糟糠頭被天桃專寵百
卒配偶反為怨讐台羞佳兒佳婦空為六親

僚屬知



風入救

告成為婢為奴不念双環入沒忍心感白頭
之味掩耳歌綠衣之童爰辱殊情遂起不測
之嘆姤心爭寵敢萌碎首之謀待菊花一嫂
牙瓜有人而生竟死命咸婦耳制秘密之謀
何工慘毒之至遂决焚香定盟已非一日之
心持刀弄斧併合群虎之力初更嚮梅衆媚
奮奮勇房幃一搥氣絕群刀斬剝于身軀宛爛
燭天星斗為之慘黯血流液地瓦礫同其棄
捐白日猶為僚屬之上賓昏夜遂作刀鋒之
冤鬼惜哉上佐判官死于婦人之手恨我媼
妻勝妾昔將鋒鏑之加藉令外役不聞二子

巡道斷



四婦刑

幾乎喪命同僚不救楊氏陰爾淪亡值此太平有象之時寧當有此即使夷狄无倫之域恐不若斯毆罵親未尚不容主朝之律持刀殺死安免碎副之戮即服凌剝不足懲其絀未滅倫之惡苟縱之不戮則西浙為无倫之國五刑為无用之條今陳仲若此雖路人當為之慟矣有司能不為之寒心起雲懲端莫自趙氏唐氏同謀濟惡是皆一嫂菊泥唱首宜應細副從惡亦服斬刑夫地昭彰鬼神共怒王法不逃求茲不赦據情按法申請施行予觀陳仲豎闕缺刑于之化房橋必起教之友

聖別妻



妾往商

而致殺之由皆其自取是望衆情固能者益諸

謀占類

韓代巡斷嫡謀妾產

溫州府西門民袁家頗饒裕娶妻尤氏貌美
三十有五子娶妾程氏生有二子繼而尤氏亦生
一子自思日後家中產業妾居二分已上有一
分心懷妬望無可乘一日家聖自思家有
餘蓄尚不營運恐坐食山崩乃謀置貨出往湖
廣經營買賣表至臨行囑其妻妾善視三子尤
氏口中亦應諾而已時值重陽尤氏設宴庭下

羊州府

卷二

尤氏藥



酒毒妾

召程氏及二年同飲尤氏先置毒藥壺中乃斟
 酒奉盃屬托程氏曰我雖有子尚且年幼尔子
 長成他日年老之時托尔侍奉吾子托尔子扶
 持只在此盃之酒預為身後之蓄程氏曰自是
 如此何待言說我素量淺不敢當此於是尤氏
 苦劝程氏勉強痛飲及懼而罷是夜藥發程氏
 母子七孔流血相繼而死時程氏年三十長子
 十二歲次子八歲當日親隣大小皆莫知其故
 尤氏詐言暴疾卒死聞者莫不傷感尤氏詐哭
 盡哀以禮殯葬而已表聖在外一晚忽得一夢
 見程氏攜二子來訴其故醒來即欲收拾回家

程氏母



子孝死

秦因貨物未脫不能即回是以且住且疑鬱
不悅將及三年之間偶值韓代巡訪秦臨其
府下馬升堂府屬官負秦見禮畢忽然階前一
道汚氣冲天俄而不見代巡心甚疑之必有冤
枉是夜明火坐閱文卷更闌困倦伏几而卧忽
見一女子姿容美麗披頭撒髮携二子啼哭跪
至階下代巡問曰汝婦人住居何處是甚名姓
至此有冤在明白道來吾為你伸情雪冤婦人
曰妾乃程氏母子是也因夫表聖遠出經商主
母尤氏妬妾子多年長重陽置酒酒毒死母子
三人冤魂不散聞老爺案臨特來訴冤乞老爺

程氏夢



許代巡

代妾伸冤而母子九泉之下不勝感戴言嚴悲泣化風而去代巡醒來天色微明出升公堂即差周龍拘拏尤氏當堂審問曰妾子即同汝子烏洋懷姙而害三人之命絕夫之嗣罪莫大焉尤氏悔服不言代巡令之招承凌遲處死又令尊長抚其孤以俟夫回其判曰

審得尤氏惡同吕后妬類則天始也無嗣欲倚妾男繼後既焉生子遂懷妬忌媒家宴慶重陽奸謀有素盡藏鴆毒三命頃更怨抑不伸指下結成怨氣冤魂不散嗟中訴出冤情
三人之命應填歌遵明律

代
巡
斷



問
尤
氏

服以遲其有孤子家財仰表族公正尊長領
曾伏伊父回還延宗祀

入越三載去至經商利獲數十倍滿載而歸族
人皆喜尊長以前事告之還其孤子返其家財
至見家中五口只存一丁不勝悲咽族人親戚
皆勸慰之素至壽享八十有齡其子克肖篤生
五子且昌熾其後焉

予觀此事表聖仁慈故獲厚利而享遐齡而老
氏嫉妬雖有肖子而不獲令終可見為婦者當
孝奉公姑和睦妯娌勿專家權抗拒長子勿存
妬害欺凌勝妾否則昭彰之報其能免乎世人

長者受



婿禮物

其案諸

項縣尹斷二僕爭鵝

同安縣城中有龔昆娶妻李氏家最豐饒更多
聖各適一日岳父亦長者生日昆遣礼命僕長
財往賀昆臨行囑曰別物可遜他受此此鵝决
不令受了長財應諾而去及到李長者家長者
見其礼来亦喜以問曰官人何不自来飲酒長
財曰偶因俗冗未得亲賀長者令厨子受礼厨
子見其礼像皆甚非燕厨子择其稍厚略受一
二品乃受去其鵝長財意甚趨趨其主極嚴慮
恐回家况言彼謂或益闕上挑其筐篋而回

長財田



勘偷鵝

羊刑公案

到近城一里外見勘下田中有一群白鵝長財
四顧無人下田撻其大者乃捉一隻放在魚池
及將其毛洗濕放入籠中孰知看鵝僕者名招
祿回家去在山傍邊撞見長財籠中鵝及復
耒田但見長財捉鵝上勘放入籠中而去招祿
且叫且趕長財並不禮他只管行去行了一望
踴程偶遇招祿主人在縣回來招祿呼曰官人
前面桃盒的盜了我家的鵝可以拿住其主問
知一手揪住長財放下乃曰你這人好無礼无
故扯人何朝主曰你盜我鵝還說扯你何幹二
人競爭偶有過路眾人乃為之息爭曰既是他



盜你鵝衆人有處可捉轉放入群鵝即合夥疏
 是你的如不合夥相追相逐定是他的長財曰
 這夥老官言之有理可轉去試之長財放出其
 鵝入於群中衆鵝見其羽毛皆濕不似前時皆
 相追相逐並不合夥衆人皆言公道乃曰此鵝
 係長財的你主僕二人何以欺心如此可捉還
 他其主被衆人搶白竟得無趣乃將招祿大罵
 招祿曰我分明在前路見他籠中無鵝及到田
 時見他捉鵝上塲如何鵝不合夥心中不忿必
 要明二人廝打扭入縣中時頭縣尹正坐午門
 二人打入縣堂縣尹問是何事二人各以其故

縣尹斷



鵝還祿

言之細看其鵝心中思忖說是招祿之鵝何為不合其夥說是長才豈敢平白賴人的中有緣故思得一計令一人各且回家鵝放在此明早進來領去各且回去縣尹升堂二人進縣領鵝縣尹觀看乃曰此鵝乃招祿的長財曰老爺昨日憑衆人皆說是小人的今日如何斷與他去縣尹曰你家住城中米鵝必是粟谷他住居城外放在田間所食皆草菜鵝食粟谷撒屎必費如食草菜撒糞必青今查得青你何故混爭長斯曰既說他的昨日如何放彼群鵝之中相逐相逼不合他夥縣尹曰你這奴才猶自強硬你

夫。婦。同。



乘。過。渡。

將水洗其毛皆濕衆鵝見其毛不似前安有不
直逐者乎鵝給還祿喝左右重責二十板趕出
邑人聞知一縣傳頌皆稱頌公為神明云

蘇縣尹斷光棍爭婦

金華府金華縣崇德鄉民潘貴一娶妻鄭月桂
生一子線養八月因岳父鄭泰十生日夫婦往
賀乘至清溪渡雜與衆同過渡婦坐在船上子
飢月桂取乳與子食其左乳下生一黑痣被同
船中有一光棍洪昂雖見遠起不良之心及下
船登岸潘貴一携月桂往東路洪昂扯月桂往
西路貴一曰你這等無耻緣何無故扯人婦泣

二人廝



打爭婦

昂曰你這光棍可惡我的妻子如何爭是你的
二人廝打昂將貴打至嘔血紊爭扭入府中知
府丘世爵出升堂問曰你二人何故廝打潘貴
一曰小人与妻同往賀岳父生日來至清溪渡
與此光棍衆人等過船上岸彼即紊爭小人妻
是他的故此二人廝打被他打至吐血洪昂曰
小人與妻往賀岳父生日同船上岸被彼紊爭
我妻乞老爺斧斷以剪刀風府主一時錯認乃
吊月桂上來問曰你果是誰妻月桂曰小婦原
嫁潘貴一洪昂曰我妻不庶想當時與他有通
故今日約他同來做此圈套乞老爺詳情府主

府尹誤



斷素爭

曰既是你的妻子何處有記認否昂曰小人妻
 子左乳下有黑痣可証府主令婦解衣看見果
 然即將貴一重貴二十將其婦斷與洪昂趕出
 適有知縣蘇万民新任金華縣敬來參見府尹
 到府前只見三人出府其婦與貴一抱頭而哭
 不忍分別昂強扯婦去蘇縣尹問曰你三人何
 故啼哭貴一將前事細說一番蘇縣尹曰帶在一
 傍不許令他去了縣尹入府參見府尹禮畢稟
 曰知縣纔在府前見貴一爭婦一事聞府尊已
 斷夫婦不捨在外哭不肯別恐民情奸究難以
 測度其中必有冤枉府尹曰官宰既能察識本

縣尹詢



問緣由

其即奔到縣問明繳報縣尹謝領而出縣主
縣命一千人犯可在二門外伺候升堂坐定先
吊月桂審曰你自說來却道是你丈夫月桂曰
潘貴一是我真縣尹曰洪昂與你曾識否月桂曰
並未相見昨日偶逢船上子飽取乳與食被他
見乳下有痣那光棍即起此心上岸小婦與夫
往東路回母家被扯往西路因而厮打爭二
人扭往太爺臺前太爺問有記認否洪昂遂以
痣為憑太爺不察乃信其為實遂斷與昂乞爺
嚴鞫斷還丈夫死生相感縣尹曰潘貴一既是
你丈夫他與你有多少年紀月桂曰妾年二十

縣尹參



見府主

三歲丈夫年二十五歲歸親三年產此一子緣
得八月縣尹曰有公婆否月桂曰公婆俱存今
年四十九歲縣主曰你父母何名多少年紀有
兄弟否月桂曰父名鄭春今六月十三日五
十歲母張氏四十五歲生子妹三人二兄居長
妾居幼弟曰帶在此鄭伺候帶貴一進未聽
審縣尹曰婦人既是你妻何名多少年紀貴一
曰妻名月桂年二十三歲所言皆合分毫不差
縣尹令在東廊伺候喚洪昂聽審縣主曰婦人
你說是你妻子他說是他妻子何以辨之昂曰
小人妻子左乳下有黑痣縣尹曰那黑痣在乳

縣尹帶



裏轉縣

下取乳出養兒人皆可見何足為憑你可報他
何名多少年紀父母多少年紀洪昂一時無對
久之乃曰妻名款挂今年紀二十二歲岳父姓
鄭明日五十縣主曰成親幾年幾時生子洪昂
曰成親一年生子半歲縣尹曰這廝大膽無敵
占爭人妻猶自強硬重打四十發配北塞外邊
充軍發驛遞解不得于及糧里即判曰

審得棍惡洪昂略蠱毒心鯨鯢大膽脾脫王
法流惡人民其為害也久矣其受殃也多矣
潘貴一携妻賀岳誤雜同船而過渡鄭月桂
因兒思哺取乳止啼而露惹棍徒瞧見視若

縣尹斷



婦
血
逐
清

文評貪心頓起遂起謀端岐路競爭及致駭
 人吐血良婦思占何忍紛膺奪攘展晁錯之
 智囊告臺求倖弄蘇張之舌劔紫奪朱真洪
 昂無婦而得婦歡生頤臉滿悲有妻而無妻
 碎斷肝腸故知婦屬潘貴可次爭在洪昂既
 云舊偕伉儷應知月桂行藏問以丈人姓氏
 指西語東百不知其一二更質以夫婦生年
 指風捕影十不偶其二三蓋昂非月桂舊人
 故自徑庭出去貴乃鄭氏親夫是以券節相
 符爭占已明于鑑德充軍用配乎要荒驛中
 錦解免獲復民婦歸翁貴求世和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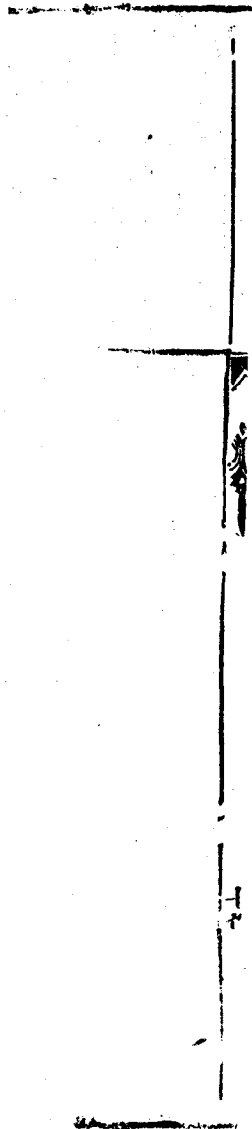
縣尹親



呈復命

是日午堂呈府尹大喜依擬起批通解加其
才能自后府中有難決之事悉委之剖決無不
得情是邑皆號之為蘇龍齒聞于上司各皆奉
保任滿欽取山東按院出脫無辜冤枉者不知
允哉矣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七卷終



文炳為



子過
娉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卷之八

節婦類

周推府申請旌表節婦

瑞州府新昌縣蔣文炳生子國顯行年二八忠厚誠實勵志業儒遵父命而無所違尊長上而無所犯友兄弟而無所私信朋友而無所揆疇不歆羨此老生此克肖子以昌其後也共都劉大受聞其美德遂托冰人說合以女配為文炳一意允承並不趨趨擇日過聘締結朱陳之好效尤中雀之榮越四載劉大受遣女歸蔣氏之

劉氏奉



事公姑

門侍奉姑舅孝敬不怠夫婦唱隨且也劉氏德性溫雅舉止端莊三從秉志四德立身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婦道克全誠女中之堯舜也未幾一載其夫沾疾百藥無效醫不能痊劉氏烹調藥餌朝夕如斯毫無怨望如是者一年矣不幸天奪之速一旦身亡劉氏號天慟哭不進飲食者三日哀痛慘怛無所不至劉氏披麻執杖送葬郊西七七哀泣靈前聞之者無不寒心真若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者也劉氏守制靈幃香悃不斷劉氏親伯公海十大敗倫紀不顧綱常日逐與弟言曰你兒子今死矣媳婦又年少恐

劉氏事



夫湯藥

詳刑公案

惟守制莫若另嫁他人。俾彼終身有靠。你意何如。弟曰。你言正合我意。你弟婦亦是此言。只是媳婦服未滿時。兄曰。無妨。既而依兄之言。對劉氏諭曰。汝夫夫死矣。况汝未產有兒女。汝又青年。如何守得。制日。前有幾起媒人探問汝。伯公已曾口許你心。下何如。劉氏答曰。你兒子不幸。我世是奴命薄。而遭大變。蓋不。覩諸諺云。鴛鴦失偶。未不重交。抑且夫死骸骨未冷。服又未除。守制終身。是奴本等。况又你一人無人侍奉。媳婦必無可去之理。見媳婦守制意堅。無如之奈。于是日逐惡言為誓。逼勒改嫁。劉氏凜然不受。

劉氏靈



前哀動

不敢半句怨尤。仍然起敬起孝。伯公聞知。劉氏心堅乎鉄石。志勵乎冰霜。復唆其弟。令其弟婦重加鞭笞。責令劉氏改嫁。劉氏受刑不過。服毒身亡。文炳計聞。劉氏之父大受。即時就至蔣宅。抱棺痛哭。一場大受。問其所以。然之。故族人答曰。你令媛乃天生貞節之婦。堅心守制。不肯他適。被姑舅伯公逼勒改嫁。姑又日逐重刑鞭撻。因而服毒身亡。劉大受見說。潸然淚下。怒氣捶胸。即具狀告于周推府。青天明斷。

告狀人劉天受。告為逼死女命事。塔死半年。骨肉未冷。竟遭強梁伯公蔣計。亡受人財。賄

公姑勒



家服主母

教唆弟婦撤去靈位將媳鞭笞逼勒改嫁媳
貞守制服毒身亡綱常淩漫情慘可憐律法
難容乞天正倫殄惡哀乞上告

周侯將狀詳看一番即刻拿蔣文炳十六一齊
赴臺研究蔣文炳即具訴詞曰

訴狀人蔣文炳訴為籲天杜陷事娶媳劉氏
于歸二年男病身故媳繼而亡殊惡劉大受
頓起梟心欲取媳婦粧奩身將十分還七抑
不甘心聳告一爺臺誣身逼勒乞審杜陷未
感二天上訴

周侯批云劉氏夫死未及一期獸心姑舅貪

縣尹申



請旌表

財遽撤靈位而轄劉氏之改嫁此綱常中大
竅也劉氏守制堅貞可並栢舟自誓斯亦天
生之節婦也夫何忍心逼劉氏于地死致貞烈
于冥途是播中國之醜聲俾夷狄之人笑也
劉氏侯申院候獎文炳十六合擬以法母得
他辭

按院批曰

恭滄節婦劉氏操履冰霜矢心天日累藥餌
以事夫僅輸一載夫死堅貞而守制未及一
期獸心姑舅貪財逼嫁貞婦節婦服毒身亡
靈帟未撤黑雲夜雨時光苦志終身白日青

府縣給



賞牌扁

天心事德全於婦人女子為尤難節並之象
士忠臣為無歉仰該縣禮房即造新神廳以
天與完郎四字官給衣衾棺槨費至本宅殯
塋旌表其墓建立祠宇春秋享祭以大夫人之
禮祭之以示

皇朝崇尚之意使滴倍還醇人知吳起非小可
也其蔣文炳蔣十六罪依的決以風天下

烈女類

●彭守道旌表黃烈女

漳州府龍溪縣民黃道娶妻陳氏生子東升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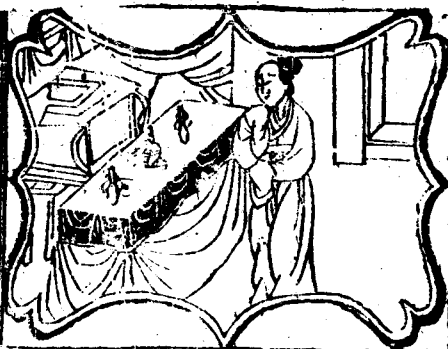
淑貞經



死霜側

生一女淑貞甫四日而陳氏卒淑貞既乳于姑
 父許淑貞弟林瓊至三歲時而父亦死焉未幾
 而停柩于家之東房日就月將淑貞漸長僅十
 五歲其家賞頽敗林瓊惡其貧而別娶富氏女
 士夫家每聞淑貞貧而端羨徃求婚為淑貞不
 甘他適謝絕諸人求婚自縊于父柩之側死立
 不仆容色若生族長隣里皆徃觀焉知其即烈
 令人擗其屍而歸殯于林家林瓊不納而返柩
 于黃宅但見黑霧蔽空烏雲罩日天地因之而
 震動有族長黃以德黃順等隣佑張仁里長萬
 世豪連名具呈于縣上申于府上申于道時彭

烈女表



振動天

仕進任分巡命府縣旌表烈女懲戒休變批曰

節烈關係綱常禮宜旌表薄惡大壞風俗法

當重懲龍溪縣黃烈女許事林夔生纔四月

就乳于姑比及三年父死家貧林夔別娶烈

女謝諸人之請婚經伊父之極側屍立不仆

容色若生婦殯于林克夔不納華刀昇回黑

霧蔽空此乾坤之正氣而天地為之震動也

已經題候

明旨旌表至於林夔娶富嫌貧不仁不義宜加

懲究以勵僥俗該縣即提林夔痛責發落仍

行縣造扁一面書貞烈之門喚給伊兄黃東

縣尹旌



烈懲惡

升懸掛一面書不孝之家發釘林瓊門首以昭懲勸

府縣接得倒文即將林瓊重責四十擬徒五年
禮休造扁二面差人釘訖即將林瓊解驛加徒
以示勸懲黃女貞烈卒獲千年令善林瓊負家
絲遺萬載免名此旌一舉得見僥習可致乎淳
風薄俗可略乎上理而人可不勉歟

雙孝子類

王縣尹申請表差婦

撫州府臨川縣金谿街饒華國娶妻楊氏夫

華國夫



婦奉親

賢孝父饒喬早故母徐氏年六十有五常有微疾華國許長齋而祈母壽續損已壽而益母年足歲二十二年因家迫遊孝金陵忽六月內母疾危吐血諸醫不療華國聞知趨回哀痛亡生夫婦日則奉事左右侍衛未嘗離側夜則倍卧扶持起倒毫無厭心楊氏于二十二夜俟夫倦睡禱天地祝竈神持小刀鏤開左脇取肝以手指索之未得復拜竈神絛一掬拜而肝自出以刀割取小片如指大楊氏遍躄麻痛昏暈于地竈神撫其背曰速起速起遂自強起以肝燂湯誘姑飲之夫覺乃與夫言曰先剖肝燂湯身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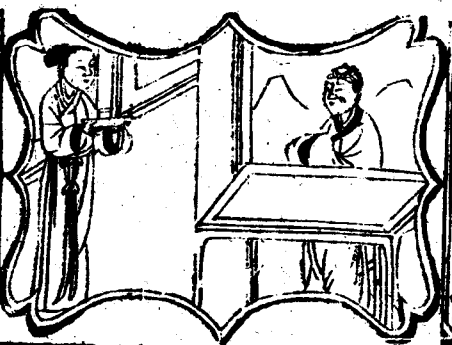
楊氏祝



富割肝

痛不能止。吾即死矣。君不得易吾血衣也。汝好奉姑矣。華國備將此事告母。母聞驚怖。遍躡於汗淋漓。而疾遂覺愈。為華國夜往禱神。即于途中遇一神人。化作醫者。問曰：「這等夜何處求華國以前事告之神醫者曰：『既如此。我與生肌藥末一服。回去敷之。即愈。』」華國持回。將生肌藥末敷于楊氏刀口瘡上。須臾漸安。方得不死。當夜鄰媪知而往觀之。次日鄰里皆聞。黃童白叟各趨視。由是載道。名稱奇絕。異常是街總印。頻子太。薛佑傳。開等連名共呈于縣。上尹王。未寧即發關外。約下副李。栢。鄧。儕等總印張。淮。張。顯。

楊氏



肝奉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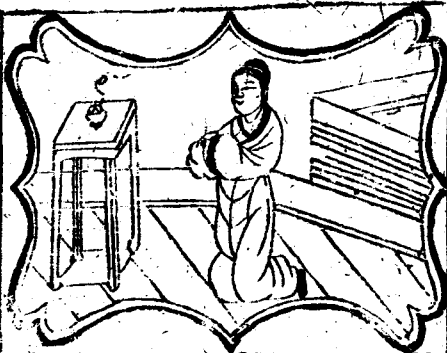
等往其家行查的實具呈回報又有族長饒相
等具呈于縣上主猶恐未的隨委唐典史親造
其家勘驗楊氏不肯出見自謂此特醫吾姑豈
有心以干名哉強之衆皆勸之久而纔許令夫
以被蓋其頭足僅出瘡口唐公視之果見脇間
瘡口約三寸許今漸合矣唐公見得的實回報
于縣尹又有鄉官陳一瀾舉人傅魁等具呈于
縣尹具申文申于府道上司兩院曰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王永寧一申為婦孝奇
絕殊常懇恩轉請旌獎以闡幽德以勵風化
事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據兩孝生



員傳梅張大化等呈稱前事內稱教先倫紀
 政始闡關曹娥救父之靈乘潮上下漢女奉
 先之敬時繁頌縈自古淑媛皆由政教汝係
 卧冰之地舊稟淳風今從化雨之滋益當芳
 躅家同曾閔俗比湖湘今有孝子饒華國義
 激終天情深愛日奉長齋以祈親壽因母病
 而誓以身妻楊氏念兩口之俱危捐一身以
 求代聞生朋之弥患割席以求及痛楚之昏
 迷得神而救鬼供其爨醫軫其瘡姑疾之類
 瘡夫蒸為之俱泰鄉閭共親今古稀聞伏乞
 俯賜勸明申詳旌表等情先是二十三日本

華國求



神
遇
醫
問

縣金谿街總甲顏子太隣佑傳開等呈為地
方事內稱本街隣人楊國華因母徐氏病重
華妻楊氏于本月二十二日夜將小尖刀割
開左脇割肝一片焙炙救姑事于地方等情
隨據族長饒柏等呈回前事內稱有本廂民
人饒喬有子華國家貧如洗遊幸金陵久因
母病長齋祈保今六月內聞母疾危吐血醫
治不癒哀痛凶生其妻楊氏于二十二日夜
俟夫倦睡禱天祝電持小刀鏤開左脇割肝
一指煎湯與姑飲訖隨自昏絕若神人撫背
安慰尋乃漸甦當夜隣媪會看次日童叟趨

鄉約呈



聞本將

觀孝婦異常敢不呈舉等情隨該本縣行查
復據南閩外約正副李楠鄧脩等總甲張淮
張顯等與回報事內稱各役前往伊家公同
游驗其事出自楊氏一點真心毫無欺偽先
自割脇以手指索之竟未得肝復拜窺神絲
一掬拜而肝自出以刀割取小片如指大是
時楊氏遍身麻痛昏且絕矣乃有神撫其背
曰速起速起婦自強起以肝煎湯誘姑飲之
乃與夫言前事曰吾即死不得易吾血衣
也汝好視姑耳夫乃與母言之母聞驚悼遍
身汗出而疾遂瘳平華國夜往禱神即干途

縣委典



史勸驗

中遇醫。與以生肌之藥。頗遂漸安。亦得不死。等情。本縣猶恐未的。隨委典史唐揖視造。勸驗。則見其家徒壁立。耳披蒙頭。足驗其劫間瘡口。約三寸許。合亦漸合。可保無恙矣。又據鄉官劉一蘭舉人傅魁等復呈前事。內稱。嬾女之忠。孝在父母。則易而孝在舅姑。則難。孝在井。則易。孝在捐軀。則難。造廬訪孝。目擊心酸。秉燹好德。令人感慕。欲振風教。而傳盛美。題詩旌表。似不容已。等情。據此。看得饒幸國妻楊氏。孝本性成。德符天祐。夫妻齊素。共祈親壽之綿。朝夕供養。全俟文工之給。夫得



寬其遊學。親亦保其遐齡。忽姑疾之熾危。將無救。且子情之求殉。甘與從亡。恐傷兩命。之摧不覺。五中之裂。執刀割脇。取肝具羹。乍聞怨其過情。覆勘更彰其隱德。委官造室。親夫齟齬。及如七而賦舟膜本。蓋而扶紫里。媪呈其餘瀝。燻烟酌其神明。昏憤再三。猶問。醫言之輕重。而不。絞更呼佛力之回春。氣屢絕。雨再延瘡。始疽而自合。醫有秘方之授。既救媳。以存姑。神之急救之聲。復因親而慰。子一誠上格。三口侯完。邑黨慕蒙而趨冠裳。華止老幼聞風而流涕泗。來言救父緹紫移于

縣尹申



請旌表

姑而更烈剖心金藏見于婦而益奇惟冀

天臺申表樹之恩庶明人倫闡閣之化緣係

崇獎異孝事理軍賊未敢擅便合就申詳為

此除備申撫按兩院外今備前由具申

伏乞

照詳施行

張知府詳曰

參着得孝子饒華國母病而長齋祈壽既篤

而死其身代孝婦楊氏姑疾而躬親論藥既

危而割脇鏤肝昏暈廚中誠格電神而撫養

呼夜求神佑薦靈佛力而授付生肌華國



孝心可與先賢並焉。楊氏純行。可全孝女。奏
駮神力。既佑於當時。獎勵宜加於此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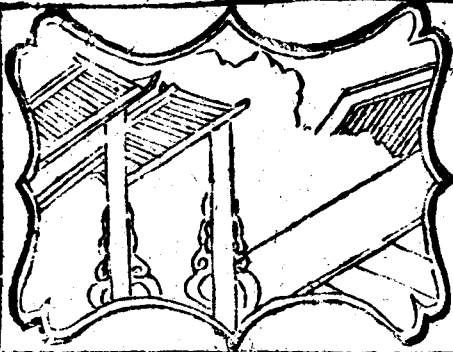
兩院批曰

孝誼闕乎風化。禮應旌表。婦道係乎綱常。分
合榮褒。孝子饒華國。身代母年。純孝可追上
古。孝婦楊氏。割肝和藥。全德可振依風。已經

題候

明旨。合支無礙官銀。立孝坊。以旌獎。仍着該府
賡扁親送。贈以褒楊華國。以子戡無虧。而率
身先雅化。授以冠帶。養母終年。楊氏以婦道
有光。而躋隆古高風。賜以粟帛。禮姑高壽。此

府縣樹



坊旌孝

繳

張府尹王縣尹承兩院命下即委官督建旌孝坊親送匾額崇給月未歲帛是可見皇朝崇孝之典明而世俗劝善之意彰矣

孝子類

● 湯縣尹申獎張孝子

饒州府鄱陽縣一人姓張名宗德娶妻吳氏四十無子將近五十幸產一兒名有化家業貧薄越三年宗德捐世吳氏守制抚子家貧不能延師訓誨及後有化年方二八忠厚誠實毫不表

有化跪



進飲食

為惟順母意或母罵詈並不回言鞭撻全無怨
懟吳氏身沾一疾四肢不能舉動朝夕臥于床
上有化侍奉朝則問安晚則問寢若進湯藥食
用之資每上以双手奉上以双膝跪在床前曰
老母請進食日匕如是毫無半句怨言孝敬不
怠時久日給不敷自己每日止吃一食惟知有
母不知有身日久如斯不得已而涕泣跪告于
母曰家中消乏日食難度抑且老母貴体不安
孩兒本不該離膝下奈勢不得已也我權且
在隣居家去傭工釐此日工錢來奉養老母不
知老母尊意若何母垂泪曰我兒你年小恭

有化傭



工供母

羊川公記

傭工只是虧了你早晚千萬要回來看頭我有
化答曰孩兒怎敢遠離此去不過半里之遙三
時自然歸來侍奉老母不必星心于是對泣告
別而往鄰居陳西家傭工侵晨備办食用藥之
資跪奉牙前請老母用後乃往主人家去上工
日當半午主人送有心係已分內的尽數包
歸跪奉母吃復往田中做工日午在主人家吃
飯已訖又潛歸家整頓午飯或湯藥亦仍然跪
奉于母吃訖纔去傭工夜則點歇于家偷办晚
飯跪奉于母吃訖打掃潔淨安爰跪告于母曰
兒去歇息如此者三年矣主人見有化為人事

有化辭



主娶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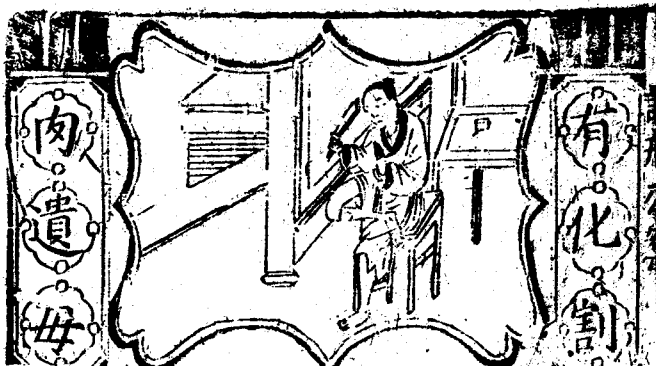
母至孝欲夢娶妻化辭曰多蒙老官厚恩賜我
日工贍養老母足矣何敢過望老官又與小子
妻妻耶况且小子家中貧乏母又在疾蒙老官
德度日遂容小子潛歸奉養母親小子感恩不
淺今生不能報老官大德異日當效啣環結草
張孟子曰非是我望汝報我我見汝迺是孝
心之人感動我意是故代汝娶妻以繼其後豈
望報乎有化將前事歸告于母母曰有這好人
肯替你娶妻乃是美事我也惟喜化曰那老官
是个忠厚長者生平義氣聞人之惡掩之聞人
之善揚之極好孝悌忠信之人最惡奸盜詐偽

化
以
主



德
告
母

之輩那老官見我痴蠢少語勤謹力田又怜我
母老家貧故此提掣起我兒試思之不過替他
傭工工錢又討歸奉養老母尚好要他代我娶
妻母曰憑你自家主意次日去主人家主人即
問曰親事你意下如何化曰蒙老官好意敢不
听從我孰思之决無此理化再三苦辭主人遂
而止之後與化桶子二十餘担綿布十數餘疋
歸家養母化見主人意專愧而受之于是閭里
之人欽敬親戚咸称此子不過一農夫耳這等
孝道感動汧人未幾半載母病又重思吃鹿肉
化即遍求鄉落之間一時那里去討化見母要



討吃得緊。又無處去求。遂將己身之肉。一刀割
 下一小塊。鮮血淋漓。昏悶痛倒于地。不醒人事。
 孝感神明。忽有神人扣其頭曰。我有藥在此。與
 汝敷上。患處即愈。化藥。甦醒而起。見神人將
 藥敷上。鄰人廷桂從外忙來。觀看神人。隨失矣。
 廷桂近前。只見有化鮮血淋漓。問其所以。然之
 之故。莫非適間。那不見。有人殺你乎。化微毒曰。
 不是。乃是為母病思。鹿肉吃山。鄉無有。只得將
 自己之肉。割下。以供母食。廷曰。真孝心之人也。
 廷告伊母。上驚駭。四肢輟能。奉動疾病。又愈。起
 而抱化。大哭曰。鹿肉沒有。就罷。緣何這等孝心。

隣親贈



化布粟

割肉遺我，駭得我汗流遍體，心思惶惶，托人移化就床。母問其故，這刀口上藥，是何人敷之？化欲訥其言，母又再三數寃，化不得不說。乃曰：我痛昏在地，不識人事。忽一人扣我頭，曰：我備有好藥在此，為汝敷上，即愈。少頃，那人不見。母曰：莫非神仙耶？移時人未觀之者，各七驚異而嘆曰：有如此孝道之子，真天生者也。抑過半年，吳氏終于正寢。家貧不能具塋，隣人親戚見其孝道，俱贈以布帛錢米，與化安塋。其母化不敢受，再三固辭曰：叨蒙列位看顧，恩莫大焉。抑敢又領列位如此厚賜，決不敢受。隣人親戚曰：我等

有化設



齋追母

見汝是個孝心之人故未相贈你可收下勿卸
我等鄙意化見衆人意思殷上遂納而受之即
開設道場追識母罪化於墓乙年隣人親戚見
其始孝教不怠遂呈于縣曰

呈狀人廷桂等呈為懇恩表揚純孝事鄉有
愚民張有化三歲失父遺母吳氏家貧親寡
不能荼儒傭工奉養孝敬克全母病幾危思
食麋肉遍求無有割已肉以供奉孝格天祇
使神人而藥救化幸其命母病勿藥而愈伊
母捐世廬墓一年裝等自擊世不常有懇恩
旌表以隆風化為此具呈

府縣



表孝子

湯疾見衆等具呈有此農俗之民能知孝敬言
肉供母感格神人救與抑母病勿藥而愈又廬
墓一年遂一函申文申聞上司請旌其孝德上
司批曰

恭得孝子張有化事母孝敬竭力服勞昏定
晨省奉養嘉隆割肉醫愈母疾廬墓更見真
誠子道克全斯人迺天地間生者也合宜旌
表仰該府縣造扁迎送張氏之門以旌表孝
德以激揚風化湯知縣侯題請

明旨加陞定奪

府縣官員接得明文即造牌扁迎送其家而旌



里皆增彩焉

新鐫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八卷終

南閩潭邑執林
劉氏太華刊行